

编

民

间

传

说

故

事

俞为民 主编

朱恒夫 编著

牛郎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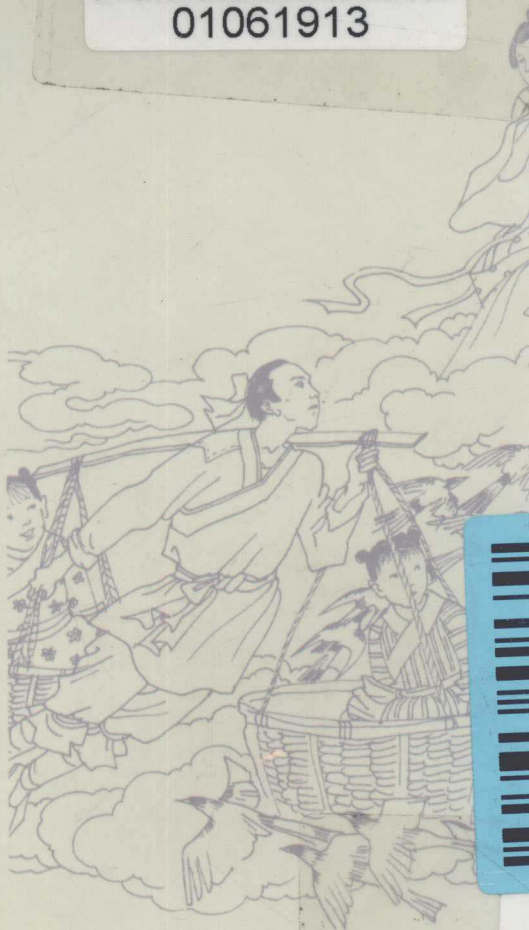


江苏古籍

封面设计 钱明钧
责任编辑 冯保善



01061913



ISBN 7-80643-048-2



9 787806 430484 >

7-80643-048-2/I·25

定价: 8.00 元

277.3
20043

阅览室

牛郎织女

新编民间传说故事

俞为民 主编

朱恒夫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郎织女/朱恒夫编著.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12

(新编民间传说故事/俞为民主编)

ISBN 7-80643-048-2

I. 牛… II. 朱… III. ①民间故事-中国-当代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939 号

牛郎织女

编 著 者 朱恒夫

责任编辑 冯保善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邮编:214027

开 本 大 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048-2/1·25

定 价 8.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民间传说故事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在历代民间传说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天仙配》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五个民间传说故事。它们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首先，这五个民间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道德理想，对美好事物的赞扬，对罪恶势力的抨击。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天仙配》都赞美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的追求，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幸福爱情的摧残和扼杀，并且最后都借助神话的形式，让美好的理想得以实现。又如《孟姜女》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暴统治，同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封建暴政的不屈反抗。其次，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加工与锤炼，使得这五个民间传

说故事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感人，而且每一种故事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戏曲、话本、鼓子词、弹词、宝卷等，适合了不同听众（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也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这五个民间传说故事一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产生这五种民间传说故事的社会早已成了历史，但我们仍能从这些民间传说故事中感受到古代劳动人民的道德情操，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有助于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此，我们对这五种民间传说故事加以整理，重新编写。新编的故事，力求符合现代人的阅读欣赏需求，一方面以前代流传的作品为依据，努力保持故事的原貌，另一方面也剔除了其中的一些糟粕，努力做到推陈出新。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民间传说故事的形成，我们还对每种故事的起源与流变过程作了简略的介绍，并且选录了一些前代影响较大的作品，供读者参阅。

但愿这套“新编民间传说故事”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俞为民

目 录

一、嫂嫂马氏	1
二、设计分家	4
三、织女下凡	9
四、男耕女织	17
五、织女上天	26
六、鹊桥相会	34
七、一双儿女	38

附录:

一、牛郎织女故事的传承与七夕“乞巧”的风俗	45
二、牛郎织女(明代小说)	59
三、牛郎织女(电影文学剧本)	95
四、牛郎织女(民间传说)	138
五、牛郎与织女(民间传说)	144
六、天牛郎配夫妻(民间传说)	146
七、蚕姑娘和牛大哥(民间传说)	156
八、织女传技七月七(民间传说)	159
九、牛郎织女后代的传说(民间传说)	161

在遥远的古代，浙江青田县秀禾村有一户中等人家，姓蔡，父母早丧，只有兄弟二人，老大蔡勤，老二蔡和。田地不多，水旱地也就十来亩，但兄弟二人十分地勤快，把田收拾得肥肥的，种什么长什么，几年下来，竟也弄得大囤子满，小囤子流。盖了几间房子，青瓦粉墙，竹树掩映。加之兄弟和顺，手足之情甚厚，惹得左邻右舍十分羡慕，教子都以他们为样子。就是这蔡家，发生了一个极为奇异人们乐于谈论的故事。

一 嫂嫂马氏

蔡家兄弟厚道、勤劳的品性渐渐传开了，十里八里范围内的人都知道蔡家兄弟俩的名字，竞相为他们说媒，大姑娘、小女子的生辰八字一个个传递过来。

依老大蔡勤的意思，兄弟俩一起相好人，一起娶亲，可老二蔡和不同意，他对哥哥说：“哥，你大我三岁，理应先娶。再说结婚花费很大，两份彩礼，我们也负担不起，还是你先娶。过几年，有了积蓄，我再娶亲。”蔡勤觉得老二说得有些道理，便允了弟弟。

谁知娶回来的马氏，虽面如桃花，却心如蛇蝎，当兄弟俩将钱

粮交给她管理时，她的小算盘就拨开了：“十来亩地，弟兄俩一平分，只有五六亩，糊嘴罢了。娶一房媳妇，最少也得积蓄三年。等到老二娶上媳妇的时候再分家，家底就更空了。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有啊？不如撵他出去，独占家产。”

马氏主意一定，立即就闹开了。开始还不好明说，摔锅擷瓢，发一通无名之火。后来，直接对蔡和耍泼，说蔡和挑回来的水浑浆浆的，拔回来的萝卜糠糠的，淘的米没把砂子拣尽，硌了她的牙。蔡勤是个厚道的人，晓得弟弟本分，不会像马氏所说，便想用丈夫的身份拿住她，常吼一声：“你胡扯些啥！老二做人我还不知道？”谁知马氏是存心取闹的，又看了丈夫也不过吼吼罢了，便索性大闹开来，不吃不喝，嘴里还不停地干嚎。蔡勤新娶了女人，自然想做些颠鸾倒凤的事情，马氏哪里让他沾身，竟开始从祖宗八代骂起来，让蔡勤彻夜不得安宁。一连闹了七八夜，左邻右舍也知道了这件事。蔡和不知道为什么嫂嫂这样刁难他，看到哥哥整天的愁眉不展，心里大不快活，但做事更加用力，也更加小心，希望嫂嫂找不出一点岔子来，图个清静。蔡勤被闹个精疲力尽，又看到媳妇不吃不喝，弄得面黄肌瘦，心便软了下来。一天夜里，便耐着性子问马氏：“你到底要干啥？”马氏又干嚎了几声，才说：“我看不惯老二，见到他就生气。这日子我没法过，我要分家。”蔡勤从来没有想到分家的事，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我娘临死前让我答应过的，一定要好好照顾弟弟。怎么能在弟弟还未娶亲时就分开过呢？不成不成！”马氏见丈夫说不行，立即就在床上滚开了，八步床被她滚得散了架似的。哭骂声也吵醒了熟睡的蔡和，他想起来劝劝哥哥嫂嫂。当他走到窗前时，只听嫂子骂道：“猪八戒鼻子插葱，硬装大象。你以为你了不得，能护住老二、养住老二一辈子！人家离开你，照样会吃得好，穿得好，娶上个好媳妇。晓得内情的人说你重手足之情，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你不分家，是有意地把老二当长工使唤呢？”蔡和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嫂子是在闹分家。

他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用被子蒙了头，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他想念死去的父母，若父母在世，哪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哭完以后，蔡和冷静地想道：“哥娶上媳妇不容易，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若天天这样吵吵闹闹，家还成个什么家？哥的身子骨也会被拖垮的。不如分了家，自己少了聒噪，哥哥也能过上平静的日子。”

第二天一大早，蔡和就起来生火做饭，弄成汤是汤、饭是饭后，隔着门喊哥哥嫂嫂起来，说有话和他们讲。马氏开始不理，直至听到蔡和讲分家的事，才一骨碌爬起来。蔡勤一夜没睡，灰头土脸，一副蔫蔫没主意的样子，也被马氏拉了起来。

“哥，嫂，昨天晚上你们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只怪我自己没得福分，不能受哥嫂的看护。既然嫂嫂要分家，我没得意见，只要你们日子过得好。”蔡和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起来。

“小弟啊，你说的是哪里话呀？不是我要分家，我是怕你吃亏，你身强力壮，一个顶仨，干的活又多又快。如果老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知要沾了你多少光。我们过意不去呀。”马氏虽然鬓乱钗斜，但脸上堆满了笑，说话时的神态像变了一个人。

“和弟，哥对不住你。不过，你不想分千万不要勉强。”蔡勤一夜思前想后，拿不出一个让马氏不闹的办法。见蔡和主动提出分家，也只好认了这一个办法了，但一想到弟弟还是单身一人，因为自己而去过孤独的日子，心里又实在不忍。

“死鬼，你想把弟弟拴在身边一辈子啊？没出息的东西，难道离开弟弟你就不能活了吗？”马氏一个抢白，蔡勤只得不作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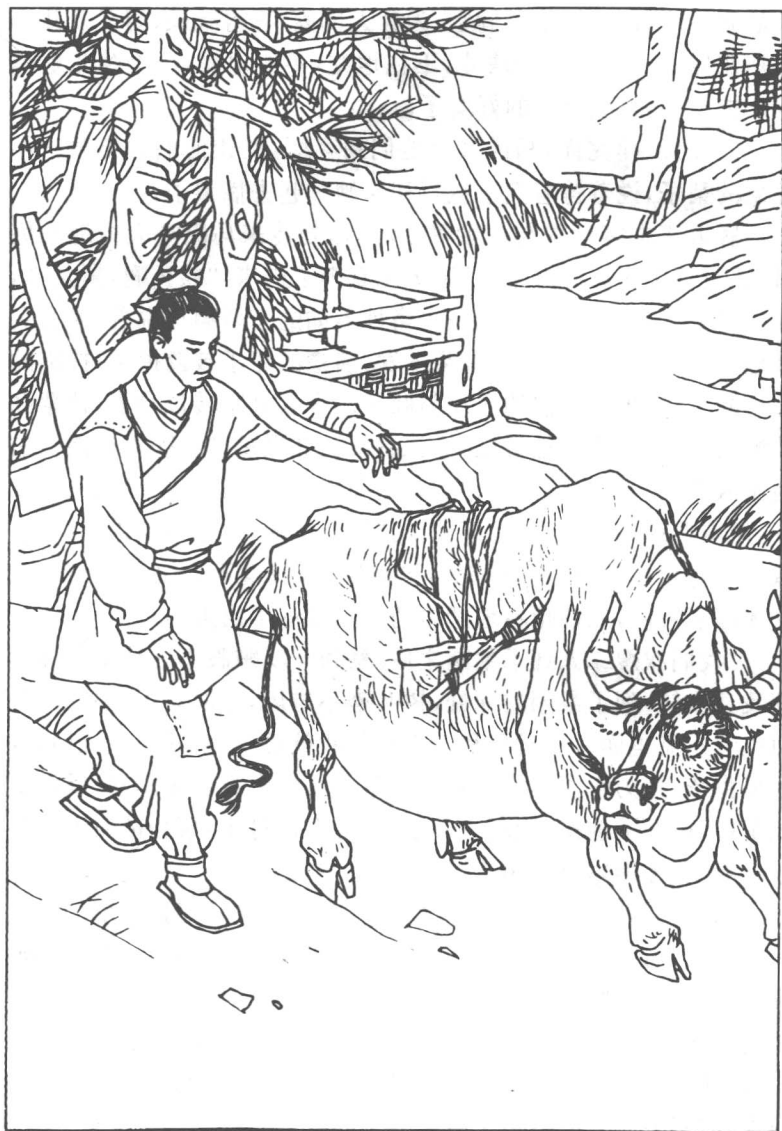
二 设计分家

奇怪得很，自从蔡和主动同意分家之后，马氏却不提分家了。自那以后，煮饭烧茶，织布缝补，勤快得没一刻功夫停下来。对于蔡和，她如同自家亲弟弟似的。每次蔡和收工回家，马氏便问累也不累，随即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蔡和见嫂嫂这么知冷知热，自然也不会提分家的事，只是更加敬重嫂嫂。蔡勤见他们叔嫂和好，心里暗暗高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了秋收季节。今年蔡家的稻子长得特别旺，穗子像狼尾巴似的，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农人们三三俩俩地来田头转转，既羡慕又有点嫉妒，咂咂嘴说：“看看，稻穗上面睡个人都掉不下来。”蔡家今年不但稻子长得好，牛也争气，牙口老得嚼不动草的老母牛，竟然生了一个牛犊。稻子用石滚子脱出并簸扬后，每亩达到六百斤。这在最高产量也不过四百来斤的青田县，一时被传为新闻。

一日，马氏对丈夫说：“稻子收得这么好，应该打点酒、割点肉，请亲戚族长来家坐坐，也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丈夫见马氏说得有理，便吩咐蔡和去街上打酒割肉，自己则去请族长和住在五棵树的舅父。

族长和舅父及几个上了年纪的邻居都来了，马氏还特意打扮了一番，鬓插的菊花，衬得那一张粉脸分外妖娆。她眼里嘴里都漾着笑，“叔祖”、“舅父”的喊个不停。她做每一个菜都仔细认真，该放



多少盐、多少料酒，用多大的火候，都一丝不苟，所以烧出来的菜分外的香。吃饭时，她忙里偷空，为客人倒酒，喜得族长、舅父及几个邻居眼睛鼻子都挤到一块儿，不住地吃，不停地喝，一个劲儿地夸媳妇能干，是百里挑一的好女子。

吃完饭、净完面，马氏又让他们到客厅，说让他们尝尝第一年挂果的梨子，说着挎着篮子喊蔡和与她一起去摘梨子。

客人正在客厅里与蔡勤攀谈时，远处传来马氏呼天抢地的哭喊，还没等客人反应过来，马氏踉跄着奔了进来，“族长啊，舅父呀，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蔡二是个畜牲不如的东西啊！”说着，撕心裂肺地哭着。众人一看马氏，披头散发，前襟的纽子被撕掉了，抹胸的带子断了，露出了雪白的乳房与肚子。客人赶紧转过身去，让蔡勤扶她到卧房。马氏哪里肯依，挣扎着要往井里跳，“我哪里还能清白地做人哪，我不如死了好，你们就让我去死吧！”族长已经明白了几分，便威严地咳了一声，大声地说：“勤儿家的，你把事情讲讲清楚，叔祖给你做主，这样的好媳妇，谁敢欺负，我就不会饶过他！”马氏这才停了哭叫，抽抽噎噎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我们叔嫂二人到了梨园之后，蔡和一双贼眼不住地滴溜溜地朝我身上转，到了梨园的深处，树叶密不透风，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也看不见里面。这时蔡和一把抱住我就要亲嘴，并说些疯话，我哪里肯依，用力掌了他一个嘴巴。蔡和不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更加蛮横，撕开了前襟，摘断了带子，幸亏在撕打中，蔡和被旧木桩绊了一跤，我才得以逃了出来。”

“畜牲！畜牲不如的东西！”“混球，竟干出这种猪狗之事！”众人听了马氏的话后，一个个气得涨红了脸，愤骂之声不绝。唯有蔡勤嘴里喃喃地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马氏立时扑了过去，用头撞她的丈夫，一边撞一边骂道：“你个知礼识义的弟弟，要强奸你媳妇，你还护着他。我没法跟你过日子了，我还是去死。”拼命向门口挣去，唬得蔡勤一时没了主意，只是死死地抱住她。

族长和舅父几乎同时一声喝令：“把那个混球找回来！”来看热闹的几个壮实的小伙子马上就奔向梨园，不多会儿就把蔡和架了回来。蔡和一边挣扎着，一边大喊冤枉。到了族长面前，涨红着脸，大喊道：“叔祖，我没有——！舅舅，我没有——！”族长酒力涌了上来，愈加气愤，抡圆了臂膀，甩了他一个嘴巴，刹时嘴巴上冒出了五个指印，嘴里还流出一股血水来。舅父年衰，亲自惩罚的事做不来，但也不甘落后，用尽力气大喊一声：“捆起来，打他五十大板！”这里民风淳正，尽管蔡和平时并没有得罪人，但人们都出于正义，出于对伦理的爱护，连一丝的犹豫都没有，七手八脚便把蔡和捆成粽子似的，一个小伙子也从宗族祠堂里请来了家法，也就是三寸宽，一尺五寸长的木板子，还没等舅父发话开打，板子已经接二连三地重重地捆到了蔡和的肉上，疼得蔡和杀猪似地哭叫。不到三十下，腿上、屁股上皮开肉绽，血水把裤子染成了红色。蔡勤实在不忍，扑过去，趴在弟弟身上，哭着央求舅父：“舅舅，看在死去的母亲份上，也看在小弟平常老实做人的份上，您老行行好，饶了他吧。”几个老奶奶想到蔡和平时勤快，经常替她们挑水砍柴，也帮着说情。舅父见蔡和只有哼的力气，怕打的人手重，弄出个人命来，不好向死去的姐姐交待，也就有了停打的意思。可族长说不行，还得问问勤儿家的意思。这时马氏早已停了哭声，从人后面漾了出来，愠愠地说：“我听族长和舅父的，不过，他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不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躺在地上的蔡和这时用劲抬起头来，两眼冒火，望着马氏，咬牙切齿地说：“嫂子，你都是为了把我撵出家门，你好狠毒啊！”族长大吼一声：“住嘴！你到这时还不认错。”蔡和头一歪，晕了过去。

众人认为马氏说得有理，这叔嫂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个锅里吃饭了。于是，众人在客厅坐下，自然地就谈起了分家的事。

事情发展到这里，蔡勤也猜到了马氏的用意，知道弟弟是清白的，但是他拿不出证据为弟弟洗刷罪名。众人议起分家的事，他第

一个念头便是不能让弟弟在家产分割上吃亏。于是，高声地说：“到了这步田地，我也没说，但家产应该让弟弟得一半。”马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随即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众位长辈，他们亲兄弟还是亲兄弟，就多我一个外人，我还是不如死的好。”说着，就朝墙上撞去。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邻居的媳妇抢上几步，拦腰抱住她，就是这样，额头上还是起了个坟包，青黑色中泛着点点血红的珠子。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拖住她，抚慰她，一时竟弄得乱糟糟的。待到马氏被扶入卧房后，族长冷冷地对蔡勤说：“你媳妇死了，你那不成器的弟弟得进大牢，弄不好得垫棺材底。你说咋办吧？”舅父推了一把低着头的蔡勤：“你分一半家产给那混球，他这样不学好，还不会嫖光赌光？还不如家产大部分由你们掌管，以后他日子过不上来，你也好接济一下。”几个邻居插嘴说舅父的话有道理。蔡勤无奈，低声说：“那就依了舅父。”

家产很快就分割完，蔡和仅分得了那条嚼不动草的老牛和靠近江边十年九涝的二亩田。总算起来，他只得了十分家产中的一分罢了。

马氏第二天就要赶蔡和出门，可怜的蔡和双腿稀烂，破裤子粘在肉上，哪里能迈动半步？蔡勤经不住媳妇的吵骂，央了几个邻居，在江边那二亩地的地方给蔡和搭了个茅草棚子，把蔡和抱到老牛的背上，又收拾了一个破锅、两只碗，几十斤稻子，一小袋山芋，一起送到棚子里。蔡和见到这个“家”，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蔡勤见状，抱着弟弟的头也哭了起来。

开始几天，蔡勤还能够每天送一罐子饭来，后来，马氏就不让了，饭煮得少不说，还把罐子砸了，并威胁丈夫说：“你敢走一步，老娘这条命就和你拼了。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跳河！”吓得蔡勤屁也不敢放一个。

蔡和见哥哥不来送饭，饿得没法，只好啃起生山芋来。谁知那山芋味道竟和往日不同，甜津津、香滋滋的，吃下去以后，人也觉得

神清气爽，心中的烦恼也少了许多。

他挣扎着爬出茅棚，见老牛正在附近吃草，见了他，便欢快地跑了过来。老牛一直由蔡和放养，也一直是蔡和使用的。夏天，蔡和在牛身上涂抹一层厚厚的泥巴，晚上又给它熏烟，不让牛蝇和蚊子咬它。冬天，总在它睡觉的地方铺上一层厚实的草，饮的水都烧得温温的。耕田耙地，老牛力气小，走得慢，蔡和却从不抽它一鞭子。

老牛跑到蔡和脚下，用头蹭着蔡和，显出极亲热的样子。当看到蔡和的双腿时，老牛抬起头来，悲伤地望着主人，然后，低下头去，伸出舌头，舔蔡和的双腿，唾液将双腿弄得湿漉漉的。说来也怪，不一会儿功夫，双腿的疼痛就消失了，很快就奇痒无比。蔡和隔着裤子抓，止不了痒，便脱裤子，想不到粘着血的破裤子在脱时，竟将紫痂酱疤一起拽了下来，仍然是一双光滑的腿。喜得蔡和一把抱住老牛，连声喊“老牛，老牛”。

三 织女下凡

蔡和身体复原后，把棚子重新拾掇了一下，棚子周围种上了蔬菜。他把本用来沤田的水放掉，犁了地，全部种上了胡萝卜，以备春荒食用。马氏的毒计差点害得他丢了命，但事情已经过去，蔡和竟也不再恨她，哥哥来看他时，他常让哥哥给嫂子带个好。

初冬来临时，胡萝卜长成了，一根根像红玉，光滑莹润。二亩地收下来，二十多担，堆得像小山似的。他把它们晒成干子，一串串地

吊在屋檐下。第二年春天，到处发生春荒，路上经常见到饿毙的穷人。蔡和拿出了胡萝卜干，接济无粮的乡邻们和逃荒的外地人。这救命的胡萝卜干竟使得秀禾村没有饿死一个人。人们得到了恩惠，又见马氏一毛不拔，完全改变了对蔡和的看法。受惠最多的几户人家，竟把蔡和当作下凡的菩萨来看待，天天晚上烧香，祷告上苍，让蔡和一生平安。

祈祷的次数多了，蔡和的事迹竟然传到了九霄之上，天宫里面的神人常议论起凡间的蔡和。但有一人不信，此人是天帝的孙女，专司织布，天上的云霞就是她用织成的锦缎铺就的。她对宫女们说：“你们听到风就是雨，为什么就不能用脑子想一想呢？人世间是个闹攘攘的红尘世界，为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常会大动干戈，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怎么会有一个人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生气；自己是个穷人，却去接济他人呢？”“公主陛下，不光是我们相信，连太白金星也传着呢。”“既然如此，我倒想去看看，耳听是虚，眼见是实。”宫女们一听说到人间世界，兴奋异常，一个个都喜笑颜开。

织女挑选了六个宫女，都变成了雪白的天鹅，从天而降。她们从未下凡过，第一次见到这山清水秀的世界，都惊得呆了，啊，人世间原来是这样的美丽啊！碧水映着蓝天，天上的云与水中的云一起在缓缓的浮动；葱绿的庄稼、翠青的树林、满山遍野的小草，染绿了这个世界。她们飞到一片四周围着青山的湖泊里，快活地划动着碧水，让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她们嫌裹着一身羽衣不够尽兴，便脱去羽衣，还原成人，裸着身子尽情地在水里游来荡去。

“不好，有人来了！”刹那间，她们游到了岸上，披起了羽衣，又变成了一只只天鹅。一个小伙子背着一大捆柴禾走过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老农说：“让你背，真是不好意思。”“大爷，你说哪里话。我力气多，闲着也是闲着。”“蔡和，你真是个好孩子！”天女们都明白了，眼前背柴的小伙子就是她们常议论的蔡和。蔡和



向水边走来，放下了柴禾，双手捧起水来喝。当他喝完水，抬起头来时，仙女们才看清他的长相。天庭饱满，鼻如悬胆，尤其是那一双眼睛，黑黑的，亮亮的，放出和善的光。多么英俊的男子啊！织女一见，心就动了，她在天上从没有见过这么清俊的人。更让她心动的是他的勤劳、善良和无私。她飞了起来，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蔡和他们走了一段路，老农说什么也不让蔡和背了，“快回去罢，山岫里牛散放着，不要跑了。”蔡和这才把柴禾给了老农。他往回走了，不时地掐一朵野花嗅嗅，或向空中腾跳一下。他是多么的乐观啊！噢，他还会唱歌，

岭上劈柴块块新，
没知哪块是柴根；
连偶没知那个好，
没知那个是真心。

浑厚，悦耳，四面的群山都一起回应着。那忧伤的情调一下子就将听歌的人俘虏了，滋生起减轻他忧伤的念头。然而，这忧伤像一阵风似地很快就又散去了。

高坡砍柴柴压柴，
石头烧出石灰来。
世间的人儿真古怪，
大人做出娃娃来。

织女听后直想笑，凡人不像神仙，永远不老，而是由生到死，代代相接，大人做出娃娃，有什么奇怪的呢？你蔡和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是想要妻生子罢了。一群白鹭扑着翅膀在青山前飞过，青的山衬着白的鸟，煞是好看，走至远处的蔡和又唱起了即兴的山歌：

一群白鹭过山坡，
飞去飞来欢乐多。
白鹭都是成双对，
哥却单身没人伴。

这首歌明明白白地表达了蔡和的渴望，歌声也使得织女口干舌燥，浑身发热，心窝里像有头小鹿撞着似的，嘭嘭乱跳。织女不知自己生于何时，但她知道自己的美丽、年轻，往日在机房织布时，不时地涌动着一股难耐寂寞、希望有人爱抚的心潮，但那是一种无意识的无目的的纯粹是生理上的一种模糊反应。现在她知道了，她需要男人，需要英俊、快乐、善良的男人。

蔡和走远了，渐渐地融进了青青的山色中，但织女仍在痴痴地望着，直到天庭的宫女们第二次催她上天，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地一笑，恋恋不舍地向天上飞去。

自此以后，织女像丢了魂似的，整天饭不思茶不想，也无心织布，一天下来，半匹布都没有织成，且不成花样。只要有空闲，她总是向大地眺望，并用心捕捉那渺茫的歌声，有时竟也能听到一两首完整的山歌：

山歌好唱口难开，
鲜桃好吃树难栽。
心里苦痛对谁说，
可心的妹子哪个来？

织女听到此处，既高兴又辛酸，高兴的是蔡和还没有一个心上人，辛酸的是这么一个好人，却承受着单身的痛苦。

侍女们知道织女公主爱上了凡间的小伙子，见她恍恍惚惚、焦躁不安的样子，心里都挺着急，于是，几个姑娘一合计，决定常常陪

公主到人间散散心。

织女见她们这么诚恳、热心，自然是求之不得。她们又变成了天鹅，乘风而降，来到了人间。侍女们在蓝蓝的湖水里洗浴、嬉戏、快乐地叫着，织女可没有这份心思，她在寻找着蔡和的身影。她看到蔡和或是驾牛犁田，或是牵牛吃草，或是对牛吹笛、唱歌，总是和牛在一起。那牛也特别，和主人心心相印似的，主人的意思它都懂，从不要主人吆喝。织女嫌蔡和这名字难叫，索性在心里给他起个名字叫牛郎。

天女们虽然多次来到人间，但是始终未能引起牛郎的注意。她们飞翔时，是一群天鹅，天鹅再漂亮，也不会让人生出恋爱之情；她们裸身洗浴时，总是在没人走近的时候。织女对此十分苦恼，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下凡，可两人连个话都搭不上，又哪里来的男欢女爱。她也想变出本相来，成为一个人世间没有的绝色女子，主动地向他表达情怀，但她又怕吓着他，引起他怀疑，哪有这样美丽的女子主动投向自己的怀抱，一定是狐狸精或者是鬼魅，从而凛然拒绝。再说，真的走上前去，该说什么话呢？织女可从来没有恋爱的经历，如果话说得不好，牛郎对自己生出反感来，岂不坏事。

织女望着远处的牛郎，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只好怅怅地又跟着侍女飞到了天上。

织女白天黑夜想着心爱的牛郎，也在想着和牛郎结合的办法。一次，当她想到牛郎驾牛犁田的情景时，心里突然一亮，对啊！就请老牛保媒。

第二天天一亮，织女带着几个侍女又飞到了能够看到牛郎放牛的湖泊里，耐心地等待着牛郎的出现，这一次，她没让侍女们裸身洗浴，说有人要来。

约莫织一匹布的工夫，牛郎出现了，跟在后面的老牛没被牵着，缰绳绕在牛角上。那老牛一会儿用嘴顶着牛郎的屁股，推着他向前走，一会儿跑步向前，把牛郎远远地抛在后面，牛郎一声“得”，

它立即站在原地不动，等着牛郎。一幅人牛相得和谐的画面把织女看得如醉如痴。

不一会儿，老牛离开小路，到湖边饮水了。织女赶紧游到老牛前面，将衔着的一根神草放在老牛的鼻前。神草很小，老牛在饮水时，一下子就吸到了肚里。

这神草全名叫紫薇草，生长于天帝的后花园中，一共只有三株，九个叶片。神仙吃了这叶片，神通会更为广大，无所不能。凡间的人和动物吃了这叶片，会与神心相通，也成了神仙。自古以来，紫薇草只被摘去三叶，一叶被天帝自己吃了，一叶由天帝送给了宠爱的孙女，也就是织女，另一叶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这猴子到处乱闯，跑进了后花园，摘了一片放进了嘴里。

老牛一吃了神草，立即由凡牛变成了神牛，全部领会了织女的心思，它见美丽的织女愿意嫁给主人，高兴得连连点头。它正想说什么时，织女一声鸣叫，七只天鹅齐刷刷地向远处飞去。老牛知道，织女不想在此时说破此事，她不愿让心上人看到自己是一个动物。

当天晚上，在牛郎给老牛喂草时，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明天有一位仙女下凡，到湖里洗澡，你取了她的衣服，她就跟你做婆娘。”牛郎惊呆了，他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待到他回过神来，老牛又不讲话了。但老牛讲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他认定这头牛不是一条凡牛，它刚才的吩咐定是神的旨意。他今年二十五岁，俗话说：“年过二十五，衣破无人补。”即使父母在世，也不能让父母为自己的生活操心了，可是自己只有薄田二三亩，草棚一间，老牛一条，有谁愿意往穷窝里跳呢？既然天上的仙女看中了我，我怎么能放过这一极好的机会呢。牛郎一夜辗转反侧，兴奋得彻夜难眠。

天上的织女也是一夜未眠。事情未来时，男女欢爱之外的东西想得少，一旦真的要下凡，去做俗人之妻，她就不得不冷静下来考虑许多问题，而考虑最多的则是可怕的天条。天条规定，人神不能通婚，且婚姻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我提出下嫁牛郎

的事，肯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他们会严加看管，把我锁闭在织布房里。天上一日，世上数年。用不了几日，牛郎就会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我们的姻缘也就成了泡影。不，我要偷偷地下凡，不让他们知道。

主意坚定下来时，天就蒙蒙亮了。织女悄悄地溜出门，避开提锣喝号的天兵，飘扬着来到了人间。这一次她没有变成天鹅，而是保持着少女的本相。她来到了湖泊边，把脱下的彩缎外套高高地挂在树上，只穿着一袭轻罗白内衣，跃身于清波之中。

牛郎五更时就来了，伏在湖边的灌木丛中。湖中织女的美貌把他看呆了。雪白的肌肤，乌黑的头发，鲜艳的小嘴，明亮而柔和的眼睛，尤其是峰乳细腰，更为迷人。牛郎心花怒放，他多么希望仙女立即成为他的妻子。虽然老牛昨晚已告诉他该怎么做，但他不愿那样，那样做有点不正派，有点逼迫的意思。他要让仙女自己答应做他的妻子。于是他唱了一首情歌试探她。

丹桂花开香九洲，
孤单月亮如弯钩。
鱼在湖中不易见，
见了塘深网难收。

湖中的织女见他没有偷取衣服，而是问她的意愿，愈发敬重他，赶忙儿回了一首情歌：

鱼在湖中露出腮，
花在岸上尽情开。
鱼在水中望水涨，
此时网儿该下来。

牛郎很快明白了歌里的意思，来不及脱衣服，冲入湖中，急速地往织女游来，织女也欣喜地迎上前去，两个有情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织女下凡结婚，并没有瞒得过天帝。天帝见孙女失踪，暴跳如雷，用严刑拷问侍女，侍女们只好告诉了织女的去向。天帝即刻令灌口二郎把织女捉拿上天，亏得太白金星说情，他启奏道：“依老臣看来，把织女捉拿上天不是良策，一是织女已经嫁给了牛郎，生米做成了熟饭，拘上九霄，科以天条，弄得满天风雨，大小天官会窃笑陛下家规不整。二是织女既已嫁人，好马不备二鞍，好女不嫁二夫，以后又怎好再嫁。三是牛郎品行高尚，心地宽厚，饥馑之年，曾救了无数人的性命，陛下本应赐以良报，以让世人仿效，现织女下嫁于他，正好表明上苍洞微，有善必报。请陛下圣思。”天帝沉思良久，才叹了一口气：“罢了，谁叫我有了这个不肖的孙女。”他提出一个条件，要织女在人间多做善事，以让凡人感激天帝的浩荡恩泽。

四 男 耕 女 织

牛郎与织女结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庄庄村村，织女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方圆百里的男女老少都来争看织女的芳容，他们啧啧称赞这一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牛郎与织女热情地接待他们，递茶送水，迎来送往，织女还回答了人们对于天上事情的询问。这热闹的盛况无疑给他们的婚礼带来了喜庆的气氛。唯有马氏不悦，她散布谣言道：“听他们胡扯，哪里有什么仙女，一定是不

守规矩被夫家休了的淫妇。”但人们并不信马氏的谣言。

日子平静下来以后，夫妻二人辛勤地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老牛脱胎换骨似的，有使不完的力气，牛郎家田少，犁田耙地的活很快就干完。于是，牛郎就带着老牛到人家帮佣。一般的牛一天只能耕四五亩地，可老牛却能耕上四五十亩，且耕得很深。日积月累，挣了一大笔钱。特别是织女，在家前屋后，栽上了桑树，那桑树疯长，不消几个月，就又高又粗，叶子肥硕茂盛。织女育的蚕也比人家不同，体儿大，做茧快，抽丝多。到了织丝的时候，织女的肚子渐渐大了，夫妻俩高兴得不得了。牛郎对织女说：“你不要织布了，静心地养身体，给我生下一个小宝宝来。”织女嗔了他一眼，撒娇地说：“放心吧，我不是娇女子。”

织女织成的彩绸，那真是美呀！光滑细腻，且有一种让人销魂的香味。特别是绸上的花样图案，世间任何一个高明的画家都画不出来，就不用说织上去了。那草青翠欲滴，似乎在风中摆动；那水清碧可掬，似乎在泛着一圈一圈的涟漪；那鸟儿振翅高翔，似乎能听到它们悦耳的歌唱。有钱的人家听说彩绸特别漂亮，又是天上的织女所织，竞相高价抢购，供不应求。当彩绸卖完以后，他们已经积聚起一千多两银子了。

夫妻俩在靠近湖边的无主的荒山脚下，选择了一块较平整的地方做地基，请来了一班泥瓦匠盖房子，左邻右舍听到了动土的日子，都自愿来帮忙。不消半个月，一座农家齐整的院落就成功了。正屋是三间，左右两个厢房，一律是白墙青瓦。在院子的门两边，左边是牛栏，右边是猪圈，猪圈的上面则是鸡舍。牛郎又在家前屋后栽上了桃树、梨树、杏树。树外的地方又开了一条五六尺宽的河沟，把湖水引了过来，清亮的湖水便环绕着院子缓缓地流动着。而在沟外，则围上了一圈柳树。

一切料理停当以后，织女临产了。生产的那天夜里，天空特别明亮，群星璀璨，纤云全无。院落里显得特别的热闹，天宫里的侍女



知道了公主将要生产，一齐下降人间。她们带来了灵芝、鹿活草等神药，并且各人还准备了一份小礼物，有的是婴儿的帽子，有的是肚兜，有的则是一双虎头鞋。半夜时分，产婆乐滋滋地奔出来向牛郎报喜：“生了，生了，是个少爷。”拉着牛郎跑了进去。但不一会儿，产婆又跑了出来，拉着一个天女的手叫道：“又生一个，又生一个，还是个仙女呢。”天女们一起跑进了闺房，只见织女躺在床上，脸色虽然苍白，额头上渗着汗珠，但漾着幸福的笑容。她左右两边睡着两个粉都都的婴儿，正长一声短一声地哭叫着，大概想告诉人们他们已来到了世间。再看牛郎，一脸的泪水，他太激动了，太兴奋了。

织女产后不久，就复了元气，脸上仍然是白里透红。她的奶水就像小泉似地，冒个不停，把两个孩子喂得白白胖胖，人见人爱。

转眼又到了第二年的三月，牛郎的院子淹没在花的海洋里，白的是梨花，红的、粉的是杏花、桃花，在花海里飞来飞去的蜜蜂嗡嗡地唱着，使院子充满了生气。特别是沟外的柳树，青翠生烟，那一对对黄莺鸟儿藏在树冠里，彼此快乐地唱和着。

又到了养蚕季节，织女忙碌了起来。她把自家的蚕种送给村里的各家各户，外村的媳妇来要蚕种，她也一样地给她们。有哪一家脱桑叶了，织女只要知道消息，马上就会去采摘两大箩桑叶，让牛郎送去。蚕儿要上山时，织女又到每一家去，帮她们编草龙，告诉她们怎样放才最合适。织布时，她把大姑娘小媳妇邀到家里来，手把手地告诉她们织布与编图案的技术。也不知道为什么，再愚鲁的女子经她点拨后，马上心里透亮，就知道该怎么做。这一茬春蚕，秀禾村不但茧子与丝获得了大丰收，彩绸也出了名。村里的妇女虽然没有织女织的好，但在人世间也算一等的了，川、广、京、晋，甚至连以丝绸而闻名天下的苏州，也有商人来买彩绸，一时竟十分紧俏。

秀禾村的人富了，纷纷置地产，盖新房，村子里还办起了学堂。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恩人，他们轮流请牛郎夫妻到家里作客。牛郎织女也不推辞，他们顺便带去贵重的礼物。这样一来二往，村里

人个个尊敬他们。

日子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有许多恼人的事情。牛郎在家闲不住，经常出外干活，一般的农家都尊重他，最后按约定的工钱结算，但有几个狠心的地主，就不这样了。

古渡村的地主“何一刀”听说牛郎勤劳，那条牛又有使不完的力气，于是就在春耕时节请牛郎去打短工。何一刀是方圆百里闻名的刻薄地主，“一刀”是人们给他起的绰号。他见到什么人都想来一刀，宰起来决不手软。真是见树剥皮，雁过拔毛。多少人家被他搞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多少长工一年干到头分文取不到，两眼泪汪汪。他听说牛郎一天可耕四五十亩地，小算盘就算开了：我养了三个长工，五头牛，三百亩地约需二十五天时间才能耕完，长工的工钱、饭钱、牛的草料，加起来一大笔呀，可牛郎一人五六天就能干完，只开销三分之一的钱呀。于是他来请牛郎给他做工。他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好，一般人都离他远远的，于是，他特地备了四份礼，亲自骑马来请。

牛郎早就知道何一刀的品性，不肯去做工，用其他事情推托。织女到人间不久，不知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她看到左邻右舍、十里八乡的人们对待他们都亲亲热热，根本想不到人群中还会有好人坏人之分，于是当着何一刀的面，劝牛郎答应。见牛郎犹犹豫豫，便将牛郎拉到一旁说：“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求我们帮助，一定是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怎么能拒绝人家呢？再说，你已经给很多人家打过工，独独回了这一家，该多不好，既然是乡亲，互相帮助才是。”牛郎一时对织女讲不清楚，抹不过妻子的面子，只好违心地答应了。

何一刀带着牛郎回到家，立即对牛郎说：“你人老实，又勤快，我要给你加倍的工钱，不过，我不以亩算，而是以天算。一天五两银子，雇你八天。”牛郎想想，价钱确实不低，也就点点头，表示同意。

何一刀见牛郎点头同意，又笑着说：“牛郎，我知道三百亩地，

你用五六天就犁完了，我还有点活请你干，你看行不？”

“行，只要是农家活，我全会的，请东家放心，一定干好！”

“不过，干不好，或者说不会干，我丑话说在前头，是要扣工钱的哟。有一件事不会干扣十两银子，你看中么？”

牛郎心里想，我几岁起就开始干农活，耕、耙、薅、插、种，编篓子、盖房子，莳花种菜，我哪一样不会，不是说一句大话，农家把式，方圆百里，没人敢和我比。你何一刀家的农活就不是农活？想到这里，出于一种厌恶的心理，很冲地说了一句：“如果我会干，东家就应该一件事再加十两银子。”

“行，一言为定！”何一刀脸上的笑容似乎都能从脸上摸出来。

何一刀家的土地方方正正，又被一茬一茬的长工整得平平坦坦，犁起来十分顺手，因此，到第四天日落的时候，就将三百多亩田全部犁完。那犁的田，又深又细，再一耙，不见一点土块，泥土像面粉似的。何一刀每天在埂上看着，笑得合不拢嘴，两眼眯缝着，看着那平展展的土地，似乎看到了麦浪翻滚的丰收情景。

吃过晚饭，牛郎来到堂屋，对何一刀说：“东家，地已经犁完了，明天你要我干啥？”

“明天，你就看着干吧，见到活就干。”

牛郎只是本分老实之人，拿人家的工钱，就得给人家卖力气干活，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第二天一早，他先到槽前看看牲口，把牛粪马尿打扫干净，又用干净的土垫上。然后又去挑水，先将水缸挑满，然后再挑水浇菜。下午又把农活工具找来看看，该修的修，该添的添，该换的换，拾掇得有条有理。最后实在找不到活儿干了，就把家前屋后、院内院外，打扫得一干二净，连半寸长的草秸子都甭想找到。晚饭之后，又把堆成小山似的木柴砍成样子，直弄到月亮西沉才歇了手。

何一刀捋着山羊胡子，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眼睛里闪动着捉摸不定的笑意。

第六天早上，何一刀对牛郎说：“牛郎啊，你真是名不虚传，怪不得天上的仙女都相中了你呢？这样吧，还有两天，你只要再做三件事，就可以拿上工钱回家。”

“哪三件事呢？”

“第一件是搓绳。”

“用茅草搓，还是用麻搓？”

“用大麦糠搓。”

“东家，你真会开玩笑，糠怎能用来搓绳？”

“糠怎地不能用来搓绳？我年轻时就用糠搓过绳，可以用来做马缰，可以用来做系船的缆绳，也可以用来做小学生跳的绳，结实着呢？你会也不会？”何一刀皮笑肉不笑地问道。

不能说不会，一说不会就要扣去十两银子，他知道何一刀开始整治他，想赖去工钱了。他不正面回答会也不会，而是说：“东家，你干脆把另外两件事也说了，我一并想办法做了就是了。”

“好！好！第二件事是我的院墙是泥垒的，一尺多宽呢，平展展的，上面好种谷子、高粱，荒着浪费，就请你再给犁一下。”

“你见过哪一家犁院墙的吗？”

“做什么事总有一个开始，这一件事就从我家开始。这事其实也没什么难处，不过是犁田耙地罢了。”

“那第三件呢？”

“我这几进房子，都是百年老屋，屋里常年不见阳光，有一股霉味，一些旮旯里长了蘑菇，我想让你把它们搬出去晒一晒。”

这个何一刀，真正见了谁都要毫不留情地砍下去，世上竟然有这等恶毒之人。可是，自己亲口答应可以做任何事的，也同意做不了一件就要扣十两银子，怎么办呢？牛郎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在家的织女从第三天起就想念牛郎了，往日牛郎也曾在外打工，但最多也就两天时间，这一次分别得太久了，五六天时间不在一起。织女在夜深人静之时，由想念而寂寞，由寂寞而忧伤。第六

天晚上，竟茶不思，饭不想，她于苦恼之中，突然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哎呀，下凡这么长时间，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想郎君，去一下不就行了吗？”她安置好了一双小儿女，待他们熟睡以后，脚踏祥云，倏忽之间，就来到了古渡村，按下云头，悄然地来到了何一刀家。

牛郎正在苦恼之中，突然见到爱妻到来，又惊又喜，但很快心头的阴云又布到了脸上。

“郎啊，什么事使你这么不开心？”

牛郎只得把何一刀的狠毒诡计说了一遍，并说：“钱是小事，被恶人播弄，心里太难受了。”

织女虽然在天上时也听说过世间的卑鄙齷齪，但她并没见过、体验过，现在听了牛郎此说，满面爆火，银牙咬碎。难怪世上有许多的穷人，在这样劣绅地主的压榨欺侮之下，怎能不穷？我一定要为穷人打抱不平，何况受欺侮的是我心爱的牛郎。她想了一会，对牛郎说如此如此，说完亲了亲牛郎的额头，怕家里的儿女醒来，又飘然走了。

第七天一大早，牛郎早早起身，嚷着要麦糠。何一刀听说牛郎要麦糠，先是心里一格登，但很快就又笑了起来，“痴汉，世上有麦糠搓的绳子？”

夹杂着乱草的麦糠被抬了来，只见牛郎搬了只小板凳放到地上，用扫帚扫了片干净的地方，然后用筛子筛麦糠，把长芒、麦草拣出丢掉，仅剩下一堆细糠。牛郎抬起头来，对何一刀说：

“东家，我不知你要我搓的绳子是几股，要多粗，我怕搓细了你偏说粗，搓粗了你偏说细，不合你的要求。你应该先给我起个头，不要多，几寸长就行，我就接着你的搓下去，包你东家满意。”

何一刀没想到牛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窘得满脸通红，其他看热闹的长工乘机说：“对，请何东家先起个头。”何一刀只得说：“算了算了，我暂时不用绳子了。”

牛郎赶忙追问：“东家，不是我不会搓麦糠绳子吧？”

“会，会。”

“那按约定，就得再加十两银子。”

“……”何一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现在给你犁院墙。”

何一刀此时不再高兴了，他用一双迷惑的眼睛看着牛郎把轭头、犁铧、撇绳、鞭等拿到墙上，然后把牛牵了来。他登上梯子，站在院墙上，对何一刀说：“东家，牛套好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活，请你帮我把牲口牵上来，我这就开犁打墒。”

这一下可难住了何一刀，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脱口而出：“这怎么能上呢？”

“你明知道不能上，却出这么个难题，是什么意思嘛？我还是要告诉你东家，我是会在院墙上犁田的。”

何一刀家的邻居这时也过来看热闹，有些老者不客气地指责何一刀，尽用歪点子赖长工的血汗钱。何一刀脸上挂不住了，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气急败坏地喊道：“下来，下来，算我倒霉。”

牛郎从院墙上下来，又乘着梯子上房顶，何一刀不解地问道：“你上房干啥？”

“做你交待的第三件事情哪？”说后就揭起了房上的瓦片，一片一片地飞下地。

何一刀气得直跺脚：“牛郎，你胆大包天，要拆人房屋啊？！”

牛郎一边拆着一边慢慢地说：“你要把屋内发霉的地方晒一晒，不透进阳光怎么行？”

“住手！住手！”

“那你说我会不会做？”

“会做，会做，我给你加银子。”

何一刀一辈子从来也没受过这样的打击，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何家的长工佣人与邻居见到何一刀今天也被人整，觉得

是受苦人的胜利，扬眉吐气，无拘无束地笑得前仰后合。

牛郎拿到了 70 两银子，昂首挺胸地走出了何家大院，老牛也不停地“哞哞”叫着。

当人们听说牛郎的这些点子都是由织女出的时，对织女又敬重了几分。

五 织 女 上 天

过了两个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织女的美德更是到处传扬。

一天夜里，万籁俱寂，被孩子哭声吵醒了织女似乎听到门外有嚶嚶抽泣之声。她喊起牛郎，要他到门外看一看。

牛郎打开门，是一个女子，便让织女起来请她进屋。灯光下，一个梨花带雨的美人，一个着婚礼装束的新娘子。

“小妹妹，怎么深更半夜在外面呀？”

这一问，那哭哭啼啼的女子更加伤心，放声地哭了起来，一声“娘啊”，一声“我命好苦哟”地喊叫着，泪水打湿了前襟，仍在刷刷地流着。

夫妻俩劝慰了好半天，女子才平静下来，悲悲咽咽地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这女子叫陆冰莹，家住十里之外的陆村，父亲做过统制，是个小姐出身。十岁那年，父亲与做知县的李家订了亲，李家就住在本地李庄。现在李知县致仕在家，人称李员外。事情本来可以很顺利地发展的，公子和小姐结就一对美好的婚姻。可是前年陆小姐的父

亲在抗倭中死了，留下了弱女寡母二人。陆家本来也有些家产，但陆统制一死，他的兄弟们便像饿狼一样，强取豪夺，陆夫人为了过几天安安稳稳日子，任由他们索取。这样，不到二年，家里竟到了断炊的地步。陆夫人无法可想，便想尽快地将已长成大姑娘的陆冰莹嫁出去，自己衣食也有个依靠。

李家见陆统制阵亡，对这门婚事已冷落了下來，但又没有正当理由辞亲。见陆夫人催办婚事，只好勉强应允。他们打起了这样一个算盘：陆家就这么一个女子，父亲又做过统制，肯定有不少积蓄，嫁妆一定是丰厚的。不能使门楣生光，就借此事发一笔财吧。谁知婆婆打开箱笼一看，除了一双筷子与普通的几件衣服之外，什么也没有。喜房立即变成了审讯堂，追问家产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一点值钱的陪嫁？陆小姐只好如实说了一番。

“好啊，你个穷鬼还想当知县家的媳妇，你是个骗子！”

“我们没骗你，我们没说过有陪嫁。”

“门当户对，你懂吗？到我们这样大人人家来，就应该有丰厚的陪嫁。”

“我们原来也是大人人家，当时这门婚事是你们主动的。”

她的丈夫叫张才，读书很用功，“四书”的内容，据说能倒背如流。他见刚进门的媳妇还敢顶撞母亲大人，怒气冲冲地把她推出了门外。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掷出了一纸休书，“滚回家去吧，重新嫁个穷鬼。”陆小姐只好半夜离开婆家，走到此处，迷了路，便蹲在门口伤心地哭了起来。

牛郎听到此处，气得直跺脚：“世上没得这个道理，没得这个道理。”

织女想了一会儿，冷静地说：“小妹妹，你要不嫌弃，就在此住下来，做我妹妹，跟我学织布。”

走投无路的陆小姐哪有不答应的，“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姐姐，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婆家不让我进门，娘家又怎好意思回去，

被人休了，遭人耻笑啊。”说着又哭了起来。

织女拉起了陆小姐，替她擦去泪水，揽在怀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我不知道凡间的女子竟是这样的受罪。”

从此，陆小姐跟着织女种桑、养蚕、织布。织女手把手地教她，陆小姐心灵手巧，一点就通，没有多少时间，她也能织出云锦一般的绸缎来。

一天，牛郎回来对织女与陆小姐说，自从陆家发现陆小姐被逼迫走失后，就和李家打起了官司，官府要李家交人，李家却交不出人来，三天一比勘，两天一拷问，李家仍无法交待。陆家便说李家害死了媳妇，藏尸匿迹，要李家大小抵命。于是官府拘捕了李家男女五十余口，只走脱了公子张才。李家要打点官府，疏通关节，与应付五十余口在牢里的费用，花钱像流水似的，积蓄已全部花光，现在正在卖房屋田产。

陆小姐听后，先是一怔，然后脸色灰白，再后是晕了过去。吓得牛郎织女赶紧撬开她嘴巴，往里灌糖水，又是掐人中，又是捏虎丫，忙了半天，陆小姐才苏醒了过来。醒来后，就是嚎啕大哭。

织女甚为不解，李家让你走投无路，现在他们是咎由自取，正是该高兴的时候，怎么还哭了呢？陆小姐早已知道姐姐并非凡人，便哭着说道：“姐姐你不知道人间的规矩哪，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虽然他写了休书，但我们已经拜过天地，又进了洞房啦，那休书有什么用呢？我今生是李家人，死是李家鬼。我若改嫁，就被人骂为狗彘不如。再说相公，是个读书人，他听公婆的话，写休书给我，也是因为我顶撞了公婆呀。”

织女听她这么一说，更对人间女子的命运同情不已。她想出了一个主意。

她让牛郎收购来十里八庄内乡亲们的蚕丝，又借来五六张织机。晚上，她向晴空念祷了几句，刹那间，六位天宫的侍女便来到了人间。

织女说：“我求大家帮我一个忙，一夜内织出一百匹云锦布来，我等着钱花。”

侍女们笑着说：“公主是一个生意人了，可不能苦了我们呢。”

整整一夜，牛郎家机声咿咿，灯火辉煌，晨光初露之时，一百匹上等的丝绸已经整整齐齐地码了起来。侍女们已经知道了原委，再三说：“有什么事，公主吩咐就是了。”说后，冉冉上天。

第二天，她让牛郎驾起牛车，装了绸缎，上京城去卖。牛郎疑惑地问：“到京城得有多少天？”织女笑而不答，只在牛身上轻轻拍了一下，老牛即飞奔起来，车上的牛郎只觉得风驰电掣般地迅捷，两边的山峦还没等看清楚就已经甩到了后面。没半天时间，就到了繁华热闹的京城。

京城的官宦人家可谓见多识广，可是这样的丝绸，还从未见过。真是云霞般灿烂，非天工的本领不能做到这种地步啊。虽然贵出一般绸缎两倍，但是值。于是争相购之，一会儿工夫，一百匹绸布就换来了五千多两银子。

牛郎虽然第一次来到京城，富丽堂皇的房屋、宽阔的马路、琳琅满目的商品，更有那勾栏瓦肆中的锣鼓音乐声，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他记住织女让他早点回来的叮嘱，没敢停留片刻，给老牛吃了草料，饮了水，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牛郎回到家后，织女又让牛郎拿着钱到李庄去购买李员外家的房屋田产，并嘱咐他将房屋粉刷一新后再回来。

又过了十几天，牛郎家来了一个乞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到门口，就打起了莲花落。

小乞儿告诉您心中悲苦，
让夫人与老爷给些好处。
我本是大家人家大公子，
因守礼心糊涂媳妇不顾。

新婚夜休回家路遥失踪，
吃官司家破落走投无路。
劝世人要慎重不能使气，
一失足千古恨前车已覆。
多少夜反复思懊悔不已，
望一日吉星照重转命数。
找到妻谢罪过求她原谅，
这辈子怜惜她万般爱护。
哩哩莲花落，哩哩莲花落。

织女听到这一段歌唱后，知道来人是谁了，忙到里屋去找陆小姐，谁知陆小姐早已听到，正哭得气咽喉堵，瘫在地上。

李员外的大宅与田产不再属于李员外的了，而是他儿媳陆冰莹的，陆冰莹又把她的老母接了来，一家过起了新的生活。

这个像“传奇”一样的故事，风行数县。人们交口称赞着织女，说她不但人不平凡，见识计策也不平凡。当然，对牛郎也是赞扬的，只不过羡慕多于赞扬罢了。

但有一人不喜欢他们，这就是牛郎的嫂子马氏。自从分家以后，她自恃家底厚实，好吃懒做，今天买猪腿，明天割牛肉，连一棵菜都不种，吃时到街上去买。你想一个农家，哪能经得起这样的花费？她吃得精神来了，整天缠着丈夫，弄得蔡勤，身体虚空，精神疲倦，挑上一百多斤的担子，走三步，歇两步。这样坐吃山空，不消两年，弄得落花流水，一贫如洗，粮囤子空了，田也卖了。马氏本也可以像村子里的媳妇那样，向织女讨教，织出彩绸来，照样可以发家致富，但她那懒散的性子哪里愿意吃苦。织女三番五次送教上门，都被她的冷言冷语撵了回来。结果，全村就她一户人家走下坡路，一日不如一日。

马氏不怪自己好吃懒做，反而把败落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

了织女的头上，认为是织女把她家的财神抢了去。她那股嫉妒的愤怒之火越烧越旺，那本就不多的理智被烧个净光。她开始到村口骂织女，骂她是狐狸精，是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妖妇。见织女装作没听见，照样做自己的事，愈发愤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跑到牛郎的家里，先是泼口大骂，然后就是索要东西，声称是赔偿财神走后的亏空。村子里的人开始把马氏的撒泼当作他们兄弟妯娌之间的家务事，到这时实在看不下去了，连族长都说马氏不像话。几个健妇冲上前去，有人拉膀子，有人抬腿，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拎到门外，摔到水沟里，厉声地说：“马氏你听着，你要再到织女家撒野，老娘们眼睛认识你，拳头可不认识你。”说着，挥着小钵似的拳头在马氏面前扬了扬，吓得落汤鸡似的马氏狼狈而逃，哪里还敢放出个屁来。

马氏怎地咽得下这口气，她要把织女撵走，让老二受穷，让全村人都受穷，那时方知道老娘的厉害。当天夜里，她摆了供品，烧了香，对天念了一番启奏文，文说：

天帝在上，民女马氏有事上达天庭：天帝既管天，又治地，恩泽万民。派孙女下凡，原意是教化草民，传授技艺，让小民感受洪恩，服从王化。不想织女淫荡万端，腐蚀风气；又教人不事农业，追逐利润。数年过去，人将不知羞耻，不会耕作，倒退而为禽兽，世间则变成荒野。追查原委，陛下不能脱其罪责。故望陛下早日收回织女，以安百姓。

当值日天官将奏文呈请天帝阅后，龙颜大怒，即令王母娘娘明日将织女捉回。

这事情被站在一旁侍候天帝的宫女听到了，她便抽个空，告诉了织女原来的一个侍女。侍女听后，大惊失色，赶忙降临人间，告诉织女这个坏消息，并劝织女找个地方躲一躲。织女听后，如雷击顶，

呆了半晌，才醒过神来，忧伤地说：“天网恢恢，无处躲匿。”说着，泪如雨下。

织女回到卧室，见到牛郎睡得正熟，发出轻轻的鼾声。一双小儿女正甜甜地睡在一个摇篮里，红彤彤的脸蛋像两个熟透了的苹果。织女看着三个亲人，心如刀绞。亲人哪，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们了，叫我如何舍得下？她使劲地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她悄悄地来到牛栏，想和老牛告个别，其实通神性的老牛早知道了这件事。它用舌头舔着织女的手，显出恋恋不舍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牛郎就拿起镰刀，挑着一副箩筐，下田割稻，临走时，还抱了抱一对小娃娃，用胡子摩弄孩子们粉粉的脸蛋。并叮咛织女：“少做一点事，不要累着。”织女倚在门上，深情地望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她鼻子发酸，真想在牛郎的怀里大哭一场，把将要发生的一切告诉他。可她又怕牛郎做出什么事来，触怒天威，给他带来不测的灾难。

牛郎刚走，王母娘娘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一见到织女就骂开了：“小丫头，你触犯天条，下嫁凡人，天帝念牛郎是个好人，也就宽容了你，不想你得寸进尺，竟不守妇道本分，张狂淫荡，教人学坏，凡人都把状子告到天上去了，你还有何话说？”“王母娘娘在上，奴家自下凡以来，恪守妇道，相夫育子，帮助乡邻，传授技艺，没有做错什么事，望娘娘明察。”织女戚哀哀地在王母娘娘面前跪了下来，不住地央求王母娘娘不要执行天帝的旨意。“不要说了，红尘世界，总是是非之地。神仙为万物之灵，应保持自己的体面与尊严。走！跟我上天去。”织女提出把两个孩子带走，“哼！两个俗物，要他何用？”王母娘娘冷若冰霜，俨然拒绝。织女抱起了孩子，痛苦得似乎柔肠寸断。她解开前襟，给他们喂了最后一次奶。无知的孩子仍像往日一样，拉着妈妈的长头发，快活地吮着奶水，有时丢开奶头，仰起小脸，向妈妈嫣然一笑。织女想到自己以后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大滴大滴的泪水滚到孩子乌黑的头发上。

“不要再磨磨蹭蹭，走！”王母娘娘显然不耐烦了。织女没有理她，她抱着孩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看她亲手置办的家具，摸摸自己用过的物件。接着又到了牛栏、猪圈、鸡舍。到了牛栏时，老牛一见到王母娘娘，两眼圆瞪，“哞”地一声大叫，吓得王母娘娘倒退几步。

织女又欲走出院子外，看看她一直劳动的桑田和菜园，再去看看友善的乡邻们。王母娘娘不允许了，一把夺过两个孩子，丢到摇篮里，嘴里念了句咒语，一声“走！”织女便不由自主地跟着她飘上了天空。“孩子——我的孩子——”织女撕心裂肺地叫着，一直把头扭向大地，但王母娘娘的神力拽着她，渐去渐远，最后消失在乌云翻滚的天空中。

中午，牛郎收工回家，刚跨过小桥，就喊着“织女，织女。”可是织女没有像往日一样飞出来迎接他。他感到有点不对劲，把挑在肩上的两箩稻子放在打谷场上，就奔向屋里。两个孩子正哇哇地哭叫着，家里的东西横七竖八，他一连声地喊着“织女”，却没有人回应。他正要奔向桑田时，老牛说话了：“织女被王母娘娘带上天了。”“怎么会呢？怎么会呢？”老牛泪流满面，伤心得不住地蹙着脚。“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牛郎捶打着牛栏，连声地问老牛。

“办法我已经想好了。你剥下我的牛皮，披在身上，就能够上天。动手吧，带着两个孩子，去追吧！”老牛诚恳地说。

“不！我怎么能害你？！”牛郎坚决不同意这个做法。

老牛挣脱缰绳，蹦出栏外，猛地向正屋的墙上撞去，“嘣”，牛头鲜血四溅，老牛像一堵墙似的轰然倒下。牛郎到这时才反应过来。

牛郎向老牛的尸体行了九叩大礼，然后剥下了牛皮，披在身上，把两个孩子放到箩筐里，担在肩上，抬脚向空，竟箭一般地离开了地面。

风在耳边呼呼地响着，云往两边闪开，大地早已没有了踪影，只有无边无际浩渺的虚空。已经望见紫雾缭绕的九霄了，已经听

见宫中弹奏的音乐了，啊！织女就在前面，连孩子们也看见了，“妈妈——”，孩子们扬起小手，向妈妈挥动着。织女回过头来，用尽力气挣脱了王母娘娘，向他们父子三人奔来，“牛郎——，孩子——”。王母娘娘先是一愣，很快摘下耳环，向织女抛来，耳环刹那间变大，准准地把织女套住，紧紧地束住了她的双腿。牛郎见此情景，加快步伐，眼看就要抓住织女长袖的时候，王母娘娘拔下发髻上的柳叶金簪，在他们两人之间嚓地一划。

突然间，一条河流随着这一划出现了，河流由小变大，由窄变宽，开始还平静，很快浊浪翻滚，波涛汹涌，浪拍两岸的声音如雷轰鸣。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织女呆了，牛郎愣了，他们几乎同时发出了绝望的哭叫：“我的郎啊——”“我的妻啊——”孩子们看见妈妈被河隔远了，哇哇大哭。河两岸哭声一片，好不凄惨。

六 鹊 桥 相 会

织女被关到机房里后，不吃不喝，整日流泪，一天天瘦弱下去。天帝知道后，不但没发半点慈悲，反而愈发愤怒，“小贱人不思悔改，却以绝食来要挟，她不吃就罢，饿死了刚好少给朕惹事。”侍女们知道太白金星一直对牛郎有好感，也娇宠着织女，便忙跑来找太白金星帮忙。

太白金星听后大吃一惊，“竟有这等事情，老夫马上去。”他来到了逍遥宫，向天帝跪询此事。天帝怒气未消，“哼”了一声后说：



“朕上管天官，下牧万民，德被万方，恩及千代，却被这小贱人污了名声，连凡俗之人都有了轻视的意思，我岂肯饶了她。”说着，把马氏的启奏文掷了下来。

“陛下息怒，此事不能偏听一面之辞。织女公主在陛下膝前长成，善良勤劳，端正娴淑，陛下故才宠爱有加，老臣也才敬爱不已。牛郎之人，世人口碑甚好，陛下曾令老臣暗中让老牛以唾液治其双腿，又同意织女嫁他为妻。怎么可能两人一结为夫妇，就会性格变坏，亏其名节呢？还望圣上明鉴。”太白金星缓缓地讲他二人的为人，为他们辩解。

“依你说怎么办？”天帝的口气稍有点改变。

“请陛下恩准老臣到下方调查，以核实马氏启奏的真假。”

“就依了你的办法。”

太白金星谢恩毕，御风下降，化作一白胡老者，来至秀禾村，正遇到一群村妇在殴打一人。被打者是一妇人，奄奄一息，瘫痪在地。太白金星忙问是怎么回事，一村妇告诉了原委：被打者是马氏，她居心险恶，贪得无厌，诬陷小叔强奸，夺去了大半家产。天上织女与小叔配偶，家庭圆满，致富一方，老幼喜欢，人人敬爱，可遭这马氏嫉妒，向天庭诬告，说织女淫荡，败坏乡风。天庭偏信，拘拿走织女。牛郎虽追上天去，怕只会凶多吉少。我们受织女指教，织技大进，方图报恩之时，恩人却家破人亡，岂不令人恼怒。思来想去，罪魁祸首当是马氏，我们不能上天评理，只是代恩人出这口恶气罢了。

太白金星问：“你们怎么知道是马氏诬告？”旁边蹲着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说：“我叫蔡勤，是这恶婆娘的丈夫，是我亲眼看见她烧香奏告。这恶婆娘害得我手足分离，家产荡尽，这口气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太白金星了解到一切以后，只丢了一句话：“恶人应该有恶报。”便径直地向前走去，到了密林深处，还其本相，驾云上天。

天帝听完了太白金星的奏告，默默无语有片刻功夫，似有让牛

郎织女团聚之意，谁料王母娘娘出班奏曰：“织女虽然无甚过失，牛郎却是凡夫俗子，按照天条，决不能婚配。陛下慈悲宽容，让其有两年婚姻，为旷古未有之洪恩，已遭群臣讥议。若再让其团聚，必将坏其天庭规矩，效法者将踵其后尘，到时玉女皆有下凡之心，金童生起逾墙之意。望陛下三思而行。”

太白金星怕天帝听信了王母娘娘这一老寡妇的胡言，忙出班奏道：“银河之东，沃野千里，正待开垦，陛下何不让牛郎位列仙班，专司垦荒之事，这样，牛郎既为神祇，与织女匹配，于情于理，皆能通达。”

天帝既觉得王母娘娘的话有理，也觉得太白金星的话有情。若从王母娘娘的话，孙女重情，牛郎一走，必死无疑，我怎忍心看着她年轻轻的死去？若从太白老夫子的话，天宫将失去威严庄重，变成男欢女爱的风月场所，男男女女忙着密约幽期，谁还会用心司责？这样吧，折衷一下。天帝随即下了玉旨，交值殿天官宣读：

天帝诏曰：牛郎勤劳，心胸宽厚，宜为凡人之表率，特擢为天宫司农郎，专管垦荒，长住银河之东。织女工巧，贤淑有礼，仍司织事，长住银河之西。二神虽为夫妻，然职责重大，应以公为先，每年只许在七夕相会，由群鹊搭桥送渡。钦此。

玉旨既顾全了“理”，也照应了“情”，王母娘娘与太白金星都没什么话说。

织女与牛郎听到了天帝的旨意，既没有高兴，也没有悲伤，他们都沉浸在各自刻骨的相思之情中，虽然他们相距遥远，但都能听到对方的心声。织女在织布时，牛郎在耕地时，她唱过来，你唱过去，一首接一首地唱着思念的歌，向对方抒发着自己深挚的爱。牛郎曾唱道：

九天下雨九天干，
久久不见妹出山。
井边不见妹挑水，
花园不见妹来看。

织女曾唱道：

昨夜睡觉脸朝东，
梦见郎君在怀中。
醒来才知是个梦，
眼泪掉满几茶盅。

他们就这样永不停歇地唱着，越唱感情越深，越唱相思越苦。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七夕”的到来，都想象着那美好的时刻：银河的风平了，浪静了，无数的喜鹊搭成了一座坚实的桥，牛郎牵着两个孩子，织女张开双臂，向着对方奔去。

七 一双儿女

岁月如梭，时间匆匆地向前飞驰着。牛郎身边的一双儿女渐渐长大了。当他们长到一十八岁时，出落得品貌非凡。儿子叫牛雷，女儿叫牛兰。由于长期生活在天上，也已成了神仙。

他们都秉承了父母善良的品性，时常眼睛向下，关注着人间世

界。玉皇大帝见外孙和外孙女品德高尚，又长得风流可爱，极为喜欢，常把他们带在身边，以娱晚年。但牛雷与牛兰心心念念想着人世，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玉皇大帝下了道旨意，命牛雷为人间农业巡察天官，命牛兰为人间织业女天官。两人于是欣喜而去，认真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一天，牛雷看到了人间这一幅图景：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山坡上，一对老夫妻正在耕地，老头在前面拉犁，老妪在后面扶着犁梢。老头的脸几乎贴到了地上，但步履仍然很慢，那吃力的样子让人目不忍睹。为什么没用牛耕？为什么不让孙子来做这重活？

为了弄清楚情况，牛雷飞降到人间，摇身一变，成了个赶考的秀才。

“老大爷，借口水喝。”

“行，行那。相公来，坐这边。”老头儿见有人喊，停了活，到了路边，脱下了衣服，垫在一块石头上，请牛雷坐。

牛雷让老头儿穿上衣服，坐在光光的石头上，问道：“老大爷，你怎么到这荒地上开垦呢？”这老妪也踱了过来，听了这问话，眼圈就红了起来。

“唉，一言难尽。”

“说说吧，或许我能帮点忙。”

“我姓张，家里本有三十几亩水浇地，那是曾祖父传下来的。曾祖父临死时立下遗嘱，卖儿卖女也不能卖了这地。我祖父、父亲都是单传，但是都是一个顶俩的好把式，再加上那地，旱时不枯，涝时水也能放出，真是旱涝保收啊，一年下来，除缴纳赋税，口粮绰绰有余。那些年的日子，才真叫幸福，吃穿不愁。”

“那后来呢？”

“到我撑起门户后，庄上姓钱的地主家的儿子也当家做主了，我们两个还在一个学堂念过书呢，但像前世就有怨仇似的，他对我怎么也看不顺眼，总是和我过不去。前几年，他每天都到我田上转

悠几次，看得眼里都要冒火，后来托人说高价买我的地。我又不做什么生意，卖了地吃啥？再说祖宗有遗训，于是，我一口回绝了他。他带着家丁到我田里闹过事，说我家的猪羊跑到他家田里啃过青，要我赔偿他的损失。当时我有三个儿子，一个个长得像铁塔似的，把那几个看门守院的家丁打得鬼哭狼嚎。钱地主那肯罢休，勾结官府，把我三个儿子一个个抓了壮丁，到西域轮台戍守去了。不到二年，全死在了沙场。”

老姬这时哭了起来，始是掩面抽噎，后来放声大哭，声音极为凄惨。

“儿子死了，钱地主肆意妄为，又派人来劝说我卖地。我坚决不肯，他便施了一条毒计。叫牧童天天在靠近我家田地处放牛，你人一走，牛就跑过来啃庄稼，我气愤至极，整天拿着鞭子站在田埂上。一天晚上，钱地主家一条老牛死在了靠近我家田地的山坡上，他便在村子里吆锣喝号，说我毒杀了他家的耕牛。第二天又告到官府，并贿赂了县官老爷，把我抓了起来。官老爷得了他的钱，还能为我们穷人讲话？还能秉公办事？整个衙门一边倒。我不承认，他便用签子严刑拷打，打得我几次昏了过去。罢罢罢，只得屈招了。你知道，国法上规定，害杀耕牛，是要处死的。这时钱地主又派人来家里和我老婆子说，只要把地卖给他，他就撤诉，放了我一条命。事已至此，老婆子还有什么话说呢？由邻居做了中人，祖传了几辈子的上好田地就在我这一代丢了。可卖了田，我又得不到分文，钱地主说需要这笔钱上下打点，将我死罪改成活罪。等我出狱后，家里一无所有，土地已是姓钱的了。”老头说到这里，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这块地是无主的荒山坡，我们只好到这里开垦一点，不然，我们怎么办呢？”

牛雷听到这里，扼腕切齿，“世道太黑暗了，我要帮助这对老夫妇。”牛雷告别了他们，转到山背里，御着一阵清风上了天，找到了父亲。

“父亲，孩儿今天下凡，见到了一对老夫妇。”他便将所见所闻告诉了牛郎。“我要请父亲帮忙，和我一起去帮老人耕田。”

牛郎见到儿子对穷人有如此同情心，高兴不已，立即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带了几个仙人，驾起几条天牛，当夜到了老头耕田的地方，精耕细作，一会儿功夫，就开垦了几十亩土地，并洒下了天上的谷种。

父子俩上天后，牛郎对儿子说：“我知道世间富人的心坏，钱地主见到老人又有了一片田地，肯定还会生出霸占之心，你既然帮他，就帮到底吧。”

果然不出牛郎所料，当钱地主看到老人在荒地又开出了四五十亩地之后，顿生吞占之心，但他开始不动声色，等到稻谷飘香、金浪翻滚时，便向县衙门递了一张状子，说张老头所开垦的土地并非是无主荒山，那山是他家的祖产，有田契为证。其实那田契是伪造的，几个证明人都是他拿钱买通以后才给他作了假证明。

这一切都没有逃脱牛雷的眼睛，他悄悄地在田契上换上了张老头的名字，恰好刚上任的知县是新科的年少进士，把声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拒绝任何贿赂。知县把田契展开一看，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

“大胆刁民，你如何将他人的田契偷来的？从实招供！”说着把田契甩到了钱地主面前。

钱地主最后被打了一百大板，又惊又怕，回家不久就死去了，而那无主的被开垦了的山地则正式成了张老头名下的土地。

就在哥哥牛雷为人间的穷人办了一件好事后，妹妹牛兰也为人间办了一件好事。

一天，牛兰来到了黄河边上的一个繁华的城市，街头巷尾正在议论着一件事情，牛兰往婆子媳妇说话的地方挤了挤，便听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王尚书家的公子去年带着一伙家丁到深山打猎，遇到了一只

吊睛白额大虫，那大虫好生厉害，连连咬死了两个家丁。王公子一箭射空，慌了手脚，被大虫一扑一剪，失去了招架之力，正当大虫前爪搭住公子的双肩，利牙即将咬到他脖子上时，只见一女子飞马来，一箭击中老虎的眼睛，老虎负痛逃跑，她又纵马追赶，不到数百米，虎即毙于她的箭下。公子当时感激涕零，说再生者，女子也。

此女子是一猎户之女，家里只有父女俩相依为命。猎户人家自然比不得诗礼官宦人家，此女子自小就随着父亲在深山老林里奔走，在马背上长大。虽然也长得眉目清秀，婀娜多姿，但她不懂得繁缛的礼节，也不会针头线脑。可公子一见到她，就生起了无限的爱意，这份感情里自然有报恩的成份，但更多是由大家闺女所没有的天真、活泼、坦诚、豪爽的性格吸引了他。那女子也是一见钟情，整天在密林深山之中，哪见过这般玉琢粉雕般的书生。

可公子的父母不同意，但他们为了感谢救命之恩，也为了亲眼看一看这位奇女子，特地请他们父女到尚书府中作客。那父女也没有怎么客气，欣然前来。女子的模样倒也中看，可那风风火火的性格却怎么也让尚书夫人看不中，尤其是那大嗓门儿，那无拘无束的笑声，震得房子似乎都颤颤的。

猎户父女走后，尚书夫人对儿子说：“她对你有救命之恩，这恩重如山，我们知道，我们就你这条命根子，救了你也就是救了我们，可我们不能娶她做媳妇，你看她这大叫大笑的，到我们官宦人家里来，成个什么体统。我们恩当恩报，多给钱多帮助就是了。”

谁知儿子一担情怀都放在了那女子身上，冲着母亲说：“性格完全可以改，说话小声点不就行了吗？”

“她女工方面，行吗？能支使婢仆，料理家务吗？”

“这也可以学嘛。”

“这样吧，两个月以后，我们看看那女子的针线活儿做得咋样。若行，我们也没话说。”

于是，公子将女子搬到了城里，找了全城心灵手巧，针线活做

得最好的妇女做了那女子的教师。那女子可受罪啦，一根针仿佛有千斤重，片刻功夫，竟搞得满头大汗。那描红绣花的活儿，比打十只老虎还要难。十天下来，左手被针扎了无数个眼子，二十天下来，屁股上竟生起了坐疮。一个多月了，绣的花像个烧焦的面饼，模糊一片。

全城人都在议论此事，其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同情公子与那位猎户女子，为女子至今也没学上针线活儿而着急。

牛兰知道了此事后，急忙回到天上，和妈妈商量帮助这女子的办法。

织女说：“平常我被关在机房里，不能够下凡民间去指点她，你去指点了就可以了。”

“我的手艺哪里抵得上妈妈，还需妈妈去帮助才好。”

“这样吧，再过几天，是中元节，是我和你爸爸见面的日子，我可以分出些时间，去人间走一趟，你让她事先作些准备。”

于是，牛兰托了一个梦给那猎户女子，告知她七月十五的晚上，准备些瓜果之类的供品，再备些丝线、绣针等物件，天上的织女娘娘要来送巧。

那女子梦醒后，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她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于是在七月十五的晚上，摆上了新鲜的果品，烧了香，叩了头，等待织女娘娘的下凡。不多一会，女子迷迷糊糊起来，看到娘娘随风而降，端庄大方，笑吟吟地教她绣花，教她裁剪，还教她怎样织布。她的心刹时明亮了起来，每一句话都浸入了心田，一下子弄懂了绣花、裁剪与织布的技巧。

织女娘娘走了，那女子的意识由迷糊转为清醒，但织女传授的技巧却牢记在心。她赶紧按照织女的教导绣起花来，只见飞针走线，意至像成，不多一会儿，一朵鲜活的牡丹出现了，又不多一会儿，一只生动的莺鸟出现了……教她的女教师见到她绣出了如此美的图画，惊讶得半天都合不拢嘴。

“你怎么突然间就会了呢?”

“是织女娘娘下凡来教我的。”

第二天,王公子将女子的手工呈献给母亲,王夫人惊喜异常,又听说得到了织女娘娘的帮助,更是高兴。不久便择了吉日,完了儿子的婚事。

织女教人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扩散开来,第二年的七月十五日晚上,家家都敬供乞巧。以后便形成了传之今日的“乞巧”风俗。

牛兰看到一对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高兴得翩翩起舞,但转眼看到织机旁的妈妈在暗自垂泪,兴致陡地降了下来。她在想,

“我要想办法,让爸爸妈妈早日团圆。”

附录一：

牛郎织女故事的传承与七夕“乞巧”的风俗

在夏季灿烂的银河两岸，有两颗较亮的星星，按照天文学的称呼，一个叫天琴座 α ，一个叫天鹰座 α ，这两颗星，虽然只有“一河”之隔，看起来相会并不难，可是实际上它们之间相距 16 光年，约有 150 万亿公里远。

可是就这两颗星，在我们古代祖先创造性的思惟中，却能演绎成一个数千年传承不衰的故事。

我们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月光如乳如雾的夏夜，瓜棚豆架之下，外婆或祖母指着天上的牛郎与织女星，一次又一次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于是，牛郎织女这两个生动的形象便镌刻在我们脑海里。我们为这一对有情人不能经常在一起而怅恨不已。

—

牛郎织女的故事，源远流长，就现存文献来看，早在春秋时，就流传着这个故事。产生于西周时代的《诗经·小雅》中有《大东》篇，该诗说：

维天有汉，监(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意思是天上的银河，灿烂闪亮，有光却无影。织女星织布却见不到布匹，牵牛就在眼前，却不能驾辕拉车。这首诗的主题是苦于周王朝残酷剥削的东方人抒发着不满的情绪，仅以织女、牵牛星作喻，并没有述介这一故事的内容。但是，这首诗没有详述这一故事的内容，并不是说彼时这个故事还没有产生，仅是“借天空中星辰的形象，展开丰富的幻想，发挥了一顿怨愤之情，……从这诗中，我们还看不出两星相爱的恋慕之情来”。^① 这一观点可能与事实不符，用“牛郎”、“织女”来定星宿名，说明发生此故事的时代一定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是家庭的基本生活方式，牛郎织女也是当时普遍而理想的配偶。既把星名一称为牛郎，一名为织女，他们之间必然有一段故事，他们也必然是一对夫妻。近年，有的学者从天文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故事的产生时代，认为：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与杜甫的《牵牛织女》诗都说牵牛在河西，织女处其东，这与今天的星象不合，然却与公元前 2400 年时的星象相合，这就说明此故事至迟在公元前 2400 年时就产生了。

彼时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正如《诗经·大东》所说的那样，都是天上的星宿，而不是像后世所说的那样一个是天帝的孙女，一个是地上孤苦的牛郎，他们的爱情不是天上人间的爱情，而是两人同列仙班，处于一个空间。婚姻的悲剧自然也不是人神相隔造成的，而是由其他的原因引起的。这时的故事内容在后世有所留存，有两条材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一是《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用的《日纬书》。宗文云：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哀其独处，许配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

① 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下），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次。

《日纬书》云：

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兰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

这两个故事很可能是早期的牛郎织女故事的留存，理由一是上文讲过的，它所述的星象同于公元前 2400 年的天象，二是它与南北朝时的故事内容异处较大，如果它是南北朝时人们口耳相传的内容，应该在内容上基本相同。

这两个故事内容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为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仅是他们会说话的劳动工具，奴隶主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宗懔文说织女是“天帝之子”，似是讲说故事之人有意识地抬高织女的血统地位，其实，既为织女，“年年机杼劳役”，当属于劳动的奴隶，而不可能是金枝玉叶的“天帝之子”。象征着奴隶主的天帝把织女配给牛郎，只是为了奴隶的繁衍，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劳动力，而决不是出于让他们实现爱情，或者是得到婚姻欢乐的目的，所以当他们在新婚燕尔，沉浸在爱的欢乐之中时，“天帝”见“废织衽”，大发淫威，令织女回到河东，只让他们一年相会一次，使婚姻仅仅表现为交配而生育的意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劳动者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根本不能安排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

《日纬书》所记述的内容虽然与宗文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本质却是相同的。即为奴隶主对劳动者的沉重的压迫与残酷的剥削。此记述的故事没有讲织女为“天帝之子”，仅是一个劳动女子。牵牛似乎是一个自耕农，但是他在结婚时向奴隶

主“天帝”借了钱，后到期却无能力偿还，于是天帝逼他以身抵债，变成奴隶。此故事虽然没有讲牛郎织女被分开的事，但我们可以想见，已被“驱在营室”作奴隶的人又如何能够日日与爱妻在一起生活？

分析到这里，我们能够知道口耳相传这样内容的人们的心意了。毫无疑问，他们通过这样的内容表现了对奴隶主阶级为榨取财富，不择手段的愤恨，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过是个包裹奴隶们对奴隶主怨恨情绪的外壳罢了。

东汉时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描述了牛郎织女分居后织女的痛苦，诗云：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迢迢言遥远，皎皎言明亮，又可引申为美丽英俊，二者互文见义。河汉，即银河、天河；河汉女指织女。碧空旷荡，一对美丽而深爱着的有情人竟分隔在银河两岸，织女在天帝的逼迫下，仍担负着沉重的织布劳动，尽管她精神极为痛苦，但她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你可以看到那双持梭的手在来回闪动，你可以听到织布机那沉闷的“札札”声。然而，精神的耗损与对亲人的思念使她无法专心致志，那锦缎始终未出现往日织出的云霞般的图案，倒是洒满了织女的不尽的泪水。

这首诗站在织女的角度，抒发着织女思人的痛苦。这织女形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故事，她已经是汉代妇女的象征了，因此说，这首诗抹上了时代的悲剧色彩。汉代，疆域辽阔，守边卫土的士兵常多年离家服役，使得妻子孤独地耗费自己的年华。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即透露了当时兵役时间的情

况。再是当时的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得一官半职。这就是所谓的“游子”和“荡子”。他们常年不归，使得闺妇孤帏青灯，夜不成眠，用织布来消磨时光，在泣涕如雨的夜晚，怨恨之声不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汉魏南北朝时，人们对故事中的牛郎织女，予以极大的同情，多不从其旧说——婚后废织或亏人债务，对他们的命运表示冷漠。曹丕的《燕歌行》云：“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在《洛神赋》中虽然只有一句提及，但怜惜之心甚明：“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他是以所赞美的洛妃之口吻来咏牛郎的，对其独处深表惋惜。陆士衡的《拟迢迢牵牛星》比起古诗《迢迢牵牛星》更为沉郁悲凉，读后令人酸鼻，诗云：

昭昭清汉晖，粲粲光天步；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华容一何冶，挥手如振素；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跂彼无良缘，睨焉不得度。引领望大川，双涕如沾露。

诗歌从分手写起，侧重表现他们相思的痛苦，与盼望来年相会时间到来的焦躁。“回”、“顾”、“挥手”、“怨”、“悲”、“引领”、“双涕”等词的描述，使我们似乎看到了牛郎织女悲戚的形状。

唐代的诗人情感丰沛，对牛郎织女这一悲剧性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全唐诗》中以“七夕”为诗题的就有五十首。沈佺期的《七夕》将唐时流传的牛女故事作了描绘：“秋近雁行稀，天高鹊夜飞。妆成应懒织，今夕渡河归。”（《全唐诗》卷九十六）唐彦谦由织女的彻夜相思联想到了人世间许多不圆满的家庭：“倚栏殿北斜楼上，多少通宵不寐人。”（《全唐诗》卷六七二）卢殷与唐彦谦的视点相同，由天上到人间，表现出对世间人类的关怀。认为牛郎织女

虽然不能长期厮守，七夕的相会也是一刻的欢娱，“全胜客子妇，十载泣生离”，（同上卷四七〇）比起人间那些分别头十年而不能相聚的夫妇来说，还算是幸运的了。毫无疑问，这首诗反映了世间的社会远比天上黑暗和不道德。崔涂对这一故事的解析似同卢殷，表现了大唐之人宽广的胸怀与豁达的气质：“年年七夕渡瑶轩，谁道秋期有泪痕。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同上卷六七九）徐凝由自身“游子”的酸辛，与牛郎相比照，发出不如牛郎的感叹：“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同上卷四七四）大诗人白居易想象七夕这一夜，牛郎织女一定是爱恨交织，而且，年年如此，没有丝毫的改变：“烟霄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同上卷四六二）杜牧则以风流俊赏的文士所体验过的男女相思之苦，来猜度牛郎织女在七夕的情感：“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同上卷五二七）罗隐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见面后不再有恨，全身心地沐浴在爱河之中：“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惟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同上卷六六三）他们珍惜每一分一秒的时间，把人间千千万万等着乞巧的女孩子都晾在一边了。温庭筠以忧郁的眼光来看待不美满的婚姻生活，他所描绘的七夕画面表现出凄凉的悲剧色彩：“鸣机札札停金梭，芙蓉澹荡生池波。神轩红粉陈香罗，凤低蝉薄愁双蛾。微光奕奕凌天河，鸾咽鹤唳飘颻歌。弯桥销尽愁奈何，天气骀荡云陂陀。平明花木有秋意，露湿彩盘蛛网多。”（同上卷五七七）分别时盼望相聚，相聚时又害怕分别，几无一刻快乐的时候，牛郎织女的悲酸生活使得花木禽鸟都受之感染，鸣声哀伤，花容带愁。

宋代词人亦常以牛女故事为吟咏的对象，因故事传至宋代没有多少变化，故词中所叙述的故事同于前代，“天孙东处，牵牛西望，劝汝一杯清醕。”（葛胜仲《鹊桥仙·七夕》）北宋时，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和平时期，“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故人世间夫妻分离的事情较少，人们认为牛郎织女虽然位列仙班，但远不如俗世之人快乐：“牛星织女年年别，分明不及人间物。”（张先《菩萨蛮》，《全宋词》页七七）有些风流士子因与婚外之情人不能经常聚首，便感叹自己不如牛女。赵以夫《鹊桥仙》云：“寻思不似鹊桥人，犹自得，一年一度。”谢薖同牌词亦云：“人间平地亦崎岖，叹银汉何曾风浪。”

在宋人的词作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秦观的《鹊桥仙》，它命意超绝，令读者耳目一新，既没有替他们慨叹会少离多，也没有抒发脉脉的相思，机杼独出，歌颂他们超越时空的坚贞不渝、诚挚不欺的爱情。词云：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秋云纤丽，舒卷变幻，它们为了使牛女一年一度的相会更为快乐，自动地组织成锦缎般的瑰丽背景；流星灿灿，奔忙传情，它们为牛女递送着急盼相聚的心情。他们又见面了、相逢了，相逢在秋风白露之时，相逢在银河鹊桥之上，时间虽然短暂，但这真挚、高洁的爱情融会，该胜过多少世俗的情爱啊！如梦如幻般的聚会虽然倏忽而逝，但是，他们的爱情经此得到了又一次的升华，他们的爱已经不再依凭着言语的交流与肉体的接触了，而是真正地心心相印，哪怕在银河的两岸遥遥相对，哪怕一年只有片刻的欢聚，他们照样在心中进行感情的交流，因此，作者替他们说出了具有哲理性的内心独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自汉以来，文人墨客虽然不断吟咏牛女故事，但由于诗歌篇章的限制，无一人详细地叙述其故事内容，不过，这一故事始终在民间口耳传承着，并且在框架结构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民间，尤

其是下层劳动人民热衷于口耳相传此故事，并对原始故事作了一些改变，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与对一些事物的认识。

在故事中，牛郎是个贫穷的农民，分家之后，除了一条老牛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财产的穷苦汉子，却得到了天上的仙女，并且有过甜蜜婚姻生活。而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社会的贫雇农在地无一垌、房无一间的经济状况下，是无法得到婚姻家庭的，有许多人，终其一生，都过着光棍汉的生活。于是，他们用想象来满足自己对婚姻的渴求。在想象的画面里，美丽而多情的仙子们飘然而来，使他们没费什么力气便怀抱着软玉温香。这些仙子们不但不嫌弃他们的穷困，竟爱上了人间这种辛苦的生活，她们非常勤劳，和丈夫一同进行艰辛的劳动，当然她们也都施展起自己的特殊本领，很快致富，于是，生活甜蜜而富有乐趣，儿女也随之出生。这种类型的故事在中国很多，如董永、田螺姑娘、羽衣女等等，这类故事数千年来流传不息，无疑是穷苦人强烈的心理欲求的反映。

故事还表现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理想，即是男耕女织，夫妻厮守，儿女满堂，生活安定，一种自耕农的生活。但是，这种理想的生活是不能持久的，故事中牛郎织女的美满姻缘遭到天帝（或王母娘娘）的干涉，让他们夫妻分居，隔河相望，即是这种生活实际的反映。民间编构这样的情节与在传承时表现出对主人公不能团聚的极大的同情，实质上反映了他们对阻止或破坏这种理想生活的社会势力表示极大的不满。这里，天帝或王母娘娘是封建统治者的化身，就是他们，逼迫农民背井离乡，数年在外面承担徭役、兵役，有的则是因为缴纳不起沉重的赋税，而被充军递流，使得多少夫妻分离，家庭破碎。

不论何地的牛女传说，都说牛郎饱受兄嫂的虐待，这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即父母死后，作为家长的兄嫂为了独占或吞占大部分家产，千方百计压迫、排斥弟弟。故事的传承者的态度显

然是极为憎恶的，他们虽然没有正面地提出兄弟叔嫂的伦理原则，但“悌敬”的意思还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故事在天帝与牛女的主要矛盾之外又添加了一个常见的人间生活中的矛盾，使人们对这一故事感到很亲切。

故事中的老牛与喜鹊形象则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对一些事物的认识。故事中的老牛同情牛郎的命运，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并表现出巨大的能力。这实际上是农民喜爱牛的感情的外化。牛在小农经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农耕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牛，若没有牛，农民的家庭经济一定是不景气的。至于喜鹊，民俗以为有报喜功能。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下“喜鹊报喜”条云：“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它们是让人高兴的鸟儿，所以天帝便让它们承担了搭桥的任务。

二

传说生成并广为流布之后，人们钦佩织女的技艺，认为天空瑰丽的彩霞就是织女所织的锦缎铺就的，于是人们便祈求织女将织布的技术传授一些给自己的女儿，以使她们女工出色，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能够出色地负起主妇纺织制衣的责任。然织女平常被天帝锁闭在屋内织布，不可能出来传授，只有七夕与牛郎相会时，才可能赐巧于人间，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人间便兴起了七夕“乞巧”的风俗，此风俗一直延续至本世纪中叶。从现在文献来看，至迟至西汉时，此风俗即已盛行。据唐韩鄂《岁华纪丽》引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钿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即蜘蛛。庾信的《七夕赋》云：“缕条紧而盘中，针鼻细而穿空。”这种风俗之

后因时因地不同而稍有一些变化。

此风唐宋两代最盛，上至宫廷，下至庶民，七夕之夜，无不竞相供迎织女。崔颢的《七夕》描述了当时首都的盛况：“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唐彦谦的《七夕》描述了乞巧女子的渴望：“会合无由叹久违，一年一度是缘非。而予愿乞天孙巧，五色纫针补衮衣。”宋代才女朱淑真经常参加“乞巧”的活动，不过她怀疑真能乞得巧来，她在《七夕口占》中说：“三秋灵匹此宵期，万古传闻果是非？免俗未能还自笑，金针乞得巧丝归。”即使织女真有纺织的绝技，可是在良宵一刻值千金的夫妻相会之时，织女哪有时间赐巧呢？于是，她在另一首《七夕》将这种看法说了出来：“拜月亭前梧叶稀，穿针楼上觉秋迟。天孙正好贪欢笑，哪得工夫赐巧丝？”宋代另一女子贾云华可能数年乞巧而少效验，便在《七夕》诗中对织女发出了怨语：“梧桐枝上月明多，瓜果楼前艳绮罗。不向人间赐人巧，却从天上渡天河。”

乞巧时有一些程序活动，当摆下瓜果供品后，即念祝一些诗词，以乞赐巧。唐代柳宗元的《乞巧文》即描述了这一程序内容，云：

柳子夜归自外，庭有设祠者，脩耳馨香，蔬果交罗，插竹垂绥，剖瓜犬牙，怪而问焉。女隶进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孙嫔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蹇拙，手自开利，组纆缝制，将无滞于心焉，为是祷也。”

祈祷的具体情形，在某些地方留存至今。河南豫北地区在七月六日晚，村上的姑娘凑上七人，摘来葡萄、石榴、枣、桃、西瓜等七样水果，包上七碗小饺子，饺馅各放入用夹竹桃叶子剪成的针、织布梭、弹花槌、剪子，以及蒜瓣或算盘子、面疙瘩或小石子等物。当晚向织女供奉，口中念道：

七个针，七根线，七个闺女教教遍。年年有个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牛郎哥，织女嫂，双双来送巧。

“乞巧”又可细分为“卜巧”与是否“得巧”。“卜巧”即问自己将来是笨是巧，能巧到什么程度。《开元天宝遗事》云，唐玄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华清宫夜宴时，宫女各以小蜘蛛放在盒中，看第二天是否结网，或结网是疏是密，是圆还是正，由有网，并密而圆判断为巧。是否得巧的判断方法各地有所不同。《丹阳县志》卷二十九载：

(七月七日)水碗丢针乞巧。先以盥水夜露，曝日中，向午膜生，以绣针投之水面，看水底针影，有如笔、如锥、如算珠者，谓之“得巧”。

江南浮针判巧之戏盛行，用水也很讲究。《武进阳湖县合志》卷二云：

(七月七日)午时取河、井水各半，贮一器曝日中，浮针其上，承日影视之，作宝塔或笔形者，巧。

河水为“阳”，井水为“阴”，阴阳相合的水称之为“鸳鸯水”，象征着牛女的相会。

南京稍有不同，所浮的不是绣针而是草。《金陵岁时记》云：“七夕前夕，妇女取水一盂，曝烈日中，使水面起油皮，截蟋蟀草如针，泛之，勿令沉下。共观水影中，如珠如伞，如箭如笔等状，以验吉凶。”

有的地方更为繁琐。如山西解州，妇女在农历六月，就用井水浸豌豆或绿豆，闭之使不见天日，每隔数日换水。到七夕，苗长高至尺，束以红纸条，乞巧妇女掐苗数分，抛清水盆中。盆水经彻夜寒

露，水面结成薄膜，翌日，若苗映水底之影如针，则谓得巧。（见康熙五十六年刻本《解州志》）

昔时妇女还在七夕举行穿针赛巧的活动。《西京杂记》云：汉代“彩女尝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禁楼”。所穿的为七孔针。《元氏掖庭记》云：七夕时，妇女们登上九引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穿完者为巧女子。无论是七孔针还是九尾针，都比普通的针多好几个孔，全部穿上丝线，难度很大。历代诗人对此有所描写。南朝宋孝武帝《七夕》诗云：“沿风被弱缕，迎辉贯云针。”南朝梁简文帝亦有咏穿针乞巧之句：“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七夕穿针》）宫女急切地想博得个好名次，却愈急愈穿不上，“疑月暗”、“恨风来”是她恼怒的心理活动。梁刘增的《七夕穿针》则描写一位身手不凡的女子：“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花抽一缕，举袖弄双针。”这位女子故弄双针，争强斗巧。对穿针乞巧的风俗描写得最为详细的是祖咏的《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在乞巧的风俗弥漫之时，人们对织女的能量愈来愈迷信，认为她不但能赐予妇女间女红之技，还能赐人以智慧、财富、儿女、寿命，于是“乞巧”外延至“乞才”、“乞富”、“乞寿”、“乞子”等。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乞富乞寿，无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唐宋时不仅少女们在七夕乞巧，少男们在七夕也乞巧，不过少男们所乞的不是纺织刺绣的技艺，而是做文章的才智。权德舆的《七夕见诸儿孙题乞巧文》对此有微许描述：

外孙争乞巧，内子共题文。

隐映花帘对，参差绮席分。

鹊桥临片月，河鼓掩轻云。

羨此婴儿辈，欢呼彻曙闻。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条所记的北宋首都开封的七夕乞巧的风俗，也透露了少男们乞巧的信息：“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碣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显然，儿童所乞之巧与做诗做文章有关。

三

牛郎织女故事产生之后，对民间文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牛郎织女的类故事群与由该故事衍生的新故事。

为刘向《孝子传》记录的董永故事似是较早的牛女故事的变体。董永父母早丧，为肆力田亩的青年农民，下凡与其结合的为善织的天女，这些都与牛女故事内容中的主要因素相同。董永故事只是渗入了汉代儒家大肆宣扬的孝道思想。

收于《敦煌变文集·句道兴〈搜神记〉》中的“田章”即羽衣女故事，故事中的农夫，家贫未娶，禾熟时见三女于池洗浴，其中二女抱天衣乘空而去，农夫偷取小女之衣，挟以为妻。此内容亦与牛女故事极为相似，牛郎也是贫穷未娶之农夫，也是在水池边取了织女的衣服，挟织女与己结婚。

田螺姑娘的故事虽然在情节上与牛女故事基本不同，但其精神极为相似，为人神结合，且是穷汉娶了仙妻。

民间在传播牛女故事之时，还创造性地编出主旨与牛女故事不同的新故事，如流传于苏州一带的《蚕姑娘和牛大哥》，流传于三湘的《七月七日谢双星》，与流传于徐州地区的《牛郎织女后代的传说》。这些故事虽然只是各自在某一区域内流行，但它的审美价值却是很大的。

牛女故事对人们的生活曾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昔时有情的男女会在七夕之夜山盟海誓,表示他们要像牛女那样互相忠贞于爱情。洪昇的《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描述了这一生活景象,李杨二人对着双星发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牛郎织女”对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它已经成为代表分居两地的夫妻的俗语,并且表现了鲜明的情感倾向性。只要社会上还有分居的现象存在,这一俗语就不会消失。

牛郎织女故事产生时的社会基础早已不存在了,男女的恋爱与结合在今日已有了很大的自由。但这故事将依然会传之久远,因为它的凄艳的内容包含着人类永远追求爱情与婚姻的理想。

附录二：

牛郎织女

第一回

通明殿玉帝宣纶旨
戏织女金童遭天谴

诗曰：

七夕牛郎逢织女，恩情千载不更移。
三生有幸团圆日，化乐天宫岂忍离？
为贪欢娱致坎坷，贬下凡尘受折磨。
感得玉皇补遗恨，鹊桥相会胜如初。

无论古今，男女总难逃脱一个“情”字。情之所种，有爱情，有怨情，有艳情，有痴情。情到最密之处，便是大罗天八洞神仙吕祖师，尚有“三戏白牡丹”故事，至今小说脍炙人口。在下这部小说，却是天河配、鹊桥相会的历史。但这桩古典，都是太虚幻境中之楼台亭阁，内中情节奇奇怪怪，变化莫测，好似舞台之灯彩戏一般。然立言旨趣，却是《齐谐》《志异》，寓意劝惩。正所谓：

古寺钟声清夜响，唤醒世间迷途人。

牛郎织女的历史，在下不得不表明，在前既称夫妇，何有以七夕一相逢之说？考之世说，原来天河之东有织女，乃天帝之孙女，勤习女工，容貌不甚修理。后奉天帝之命，许嫁于河西牵牛郎。嫁后，

竟废女工，天帝大怒，令织女仍归河东。那牵牛郎在河西思之不已，于是有鹊桥重会，每年仅七夕始得一圆满时日。这便是二位大仙的来历。在下要铺张小说，必须表明在先，免得阅书人驳我荒唐。本意已明，书归正文。正是：

原将天河古来事，留与今人作话传。

话说玄穹彼苍，玉皇大帝坐镇三十三天，统率九曜二十八宿，掌管日月星辰七政，至尊无极，功德巍巍天尊。正当下界汉室中兴时代，天下太平。新正元旦之期，神仙朝天，奏请玉帝临朝，登通明殿。但见文武星神，分班朝贺，仙风吹动，香烟围绕，殿上笙箫笛管。有唐诗为证，诗曰：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殿前当驾传宣星君，启帘宣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请驾回宫！”但见国师太上老君，领着左右二相、福禄寿三位星君、南斗星君、北斗星君、正乙玄坛星君、九天雷部星君、太白星君、五谷星君、四方观音大士、四土脚刚、九曜二十八宿，还有每逢岁底朝见的灶王星君，一齐分班朝贺，山呼“万岁！”“圣寿无疆！”玉帝宣旨道：“众卿平身！下界汉室重建，岁时如何？生灵善恶如何？监察神速即奏来。”只见五谷星君高擎牙笏，出班奏道：“万岁洪恩，下界汉室重兴，王莽授首，君明臣忠，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海不扬波。生灵之幸福，诚乃万岁之赐也！”玉帝道：“下界光武乃应运之主，救民于水火之中，既能定国安民，当再佑以国祚绵长，以免生灵之劫数。”众星君皆俯伏谢恩。太上老君奏道：“新正初六日，为陛下千秋圣诞，臣已在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约会诸大神仙与陛下上寿，乞降旨恩准！”玉帝道：“往年蟠桃大会，被孙猴儿闹翻了全局，今又躬逢盛典，不可不赏，准卿所奏。”老君谢恩毕，又奏道：“此次万寿盛典，乃五百年之一大

周期，与往年不同，筵上应用百宝俱全，但缺至尊所御用之珊瑚八宝温玉杯，必须瑶池西王母处借来，方可以壮观瞻。”玉帝道：“这容易。”便传随身伴十二位金童，至御前谕道：“尔可往瑶池西圣母处，传朕旨意，借取温凉玉杯，不可有误。”金童领旨出朝，驾起神云，竟往瑶池而去。玉帝降旨退朝，诸仙各散。

且说这第十二位金童，久慕瑶池仙宫之艳名，每思拜谒，恨无机会。今日却逢际遇，欣欣然驾着一朵祥云，直上高山斗牛宫前。按下云头，即有红绡仙女接着，问道：“上仙到此何事？”金童道：“奉旨而来，要见圣母。”红绡仙女道：“既奉旨来，请进去。”金童进了斗牛宫，但见万花齐放，蕊香扑鼻。正是：

天上第一神仙府，胜似凡间帝王家。

一路仙家妙境，金童无心玩赏，径进宫门。宫门中有几个仙童，因系奉旨，故不拦阻，故而金童放胆直至瑶池。忽闻一阵香风，遥见一位仙女，鬓插一枝梅花，正坐在望月阁下织机。这位就是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系玉帝之婿张天君所生，俗呼做张七姐，玉帝之外孙女，故又称天孙织女。生得容貌绝世，他却不喜修饰，不搽脂粉，时常淡装素服，禁步珊瑚，飘飘然一个无上的仙女。金童不见犹可，见了之时，顿起凡心。上前深深一揖道：“天孙姐姐安好！”织女吃了一惊，连忙还礼道：“上仙乃玉皇驾前之金童，到此何干？”金童道：“奉玉旨见圣母，乞取温凉玉杯。”织女道：“圣母在聚仙台上，方与东方朔大仙下棋。上仙奉旨，待我与你传达。”金童听说，一发放心，便笑逐颜开道：“圣母方在下棋，且慢惊动。小仙慕天孙姐姐的芳名，恨未一见；今日侥幸得遇，平生愿足！”说罢，又是一揖。织女见他眼角传情，又是一个青年秀美男子，禁不住微微嫣然一笑。这一笑，金童却弄错了，以为织女有意，更近前一步，又恭恭敬敬一揖，带笑的说道：“倘蒙见怜，尚望慰我渴情，则感激不尽！”织女怒道：“你既奉旨而来，何得与我多渎，还不速退！倘被圣母知道，负罪不浅！”金童笑道：“任你发怒，罪有我当！你既不肯见怜，我却至诚老

实，毫没二心。今日奉旨，不便晤叙，尚望姐姐格外见怜，赠我一件表记，以便后会有期。”说着，便用手将织女鬓上一朵梅花，摘了就走。织女欲想夺回。正嚷之间，只见四个值宫仙女执绋过来，宣谕道：“奉圣母之命，速传天孙入见。”把个金童吓得魂不在身，织女趁势便道：“好，好，好，我同你见圣母去！”当即一拥进宫。

只见西王母头戴九云冠，身穿百雉仙衣，腰围玉带，手秉如意，端坐殿上。两旁众仙女站班，下面立着许多黄巾力士。织女首先跪下，哭奏道：“十二金童无礼，乞圣母作主！”圣母道：“吾正同东方朔大仙下棋已毕，忽然心血来潮，已知宫中有凡心之事，故而别了大仙，立即回宫。尔等究是何人起意？照直奏来！”织女便全推在金童身上，又指金童手中的梅花作证。那金童只得低头默无一言。圣母道：“虽由金童起意，但尔不宜一笑留情，情之所系，虽万劫不能挽回。天孙亦有不是。”说的织女面赤，俯首请罪。圣母道：“尔等既有凡心，已犯天律，不能不惩，以儆效尤！”便传红绋仙女将天孙带去看管，红绋仙女领旨，先把织女带下阶去。圣母道：“十二金童奉旨而来，动了凡心，温凉玉杯不能污尔之手，我即亲自呈献玉帝。既犯天律，自然照例严惩。”即命黄巾力士将金童看住，命守珍仙女带了温凉玉杯，登时乘了六云车，带了十二对仙童仙女，黄巾力士押了十二金童，驾起彩云。在天宫过了凌霄殿，到玉清宫下车。当有守宫仙官转奏内庭玉帝，就在便殿接见。

圣母见驾朝贺已毕，奏：“珊瑚八宝温凉玉杯，臣已亲自带呈，望乞验明。予祝圣寿无疆！”即命守珍仙女跪呈御前。玉帝道：“承借玉杯乃小事，致卿家跋涉仙步，朕心不安。想十二金童必有负罪之处？”原来玉帝因不见金童复旨，又见圣母面有犹豫之色，料必有事，故发此言。圣母奏道：“圣上明鉴，十二金童戏侮天孙织女，藐视天律，委实有罪。织女臣已将其看守，金童亦带在阶下，请陛下发落。”玉帝怒道：“朕向以十二金童谨慎，故而略加宠爱，今遽戏朕之外孙女，不得不付之天律。”命黄巾力士押金童至殿前跪下，责问

道：“淆乱仙宫，轻慢玉旨，该当何罪？”金童伏地，口称万死。玉帝道：“天律条法，不能为汝一人宽容！”命传刑曹星官，带同黄巾力士，押了十二金童直往斩仙台，用诛仙剑梟首。此时金童悔之不及，泪如雨下。两旁黄巾力士正拥出宫门，刑曹星官刚接了玉旨，只见宫门外一朵祥云，一位仙长翻然而下，大呼：“且慢动刑，待老臣见驾，自有挽救！”众神一看，正是太上老君。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李老君慈心救金童 天孙女被谪云锦宫

却说太上老君在玉清宫门外阻止缓斩金童，又嘱黄巾力士：“静候旨音，本官上殿，自有解决。”说毕，匆匆来到通明殿上。传宣星官见是老君到来，不敢怠慢，即忙进至便殿，转奏玉帝。即传旨：“老君通明殿见驾。”一面命圣母在宫内少候片时。这里内侍星官及金童等摆驾护送，至通明殿，驾住宝座。老君俯伏品级阶前，山呼万岁。玉帝道：“老卿平身！有何本章呈上？”老君始起身，躬立左旁奏道：“老臣正在兜率宫中炼九转九万年金丹，忽然心血来潮，随即起坐驾云，运开慧眼，见斩仙台上犯天律的乃驾前之第十二位金童。闻系因戏侮天孙织女，偶染凡心，致被降斩。老臣特来乞免！若以染犯凡心而论，彼此固有移情，况天孙织女尚在瑶池圣母宫中，并未审查情由，但以摘取梅花之事，令金童一人兼罪，可见此事，未曾公允。”玉帝闻奏，沉吟半晌，始带笑说道：“老卿之言，却也相宜。但若辈既犯天律，理应惩治，在老卿之意见，有何另行处治之法？”老君奏道：“彼二人既有凡心，在天宫本不应有此事，只得姑念二人年幼无知，从宽惩罚，以儆效尤！天孙织女，其先一笑留情，亦当处置，令其独居河东工织数年，若有疏忽，再行严加警戒。惟金童违旨戏侮天孙织女，摘弄鬓插梅花，分明凡夫俗子所为之事，何况玉旨在身，公然藐视，不可不惩罚。可将他贬下凡尘，令受颠沛折磨之苦，

使其悔悟，然后再行超升天庭，方好佳偶天庭。务乞圣上准奏降旨！”玉帝闻奏，即点头道：“就依老卿之见，可传朕之旨意，将金童免斩、提回，待朕面责一番。再差太白金星送他下凡可也。”

太上老君来至斩仙台，将旨宣读毕，即命刑曹星君放下金童，便领了金童复至通明殿。那金童俯伏请罪，玉帝道：“尔乃随朕之金童，奉旨往取温凉玉杯，不料你淆乱瑶池，圣母宫中违旨戏侮天孙，已是罪不容诛。姑念尔年幼无知，又有太上老君保奏乞免，故将尔提回不斩，今将尔贬下凡尘，稍令你二人流离，若知感受颠沛之苦，然后使尔等赎罪婚配。”降旨已毕，太上老君谢恩退出宫外，驾起祥云，回兜率宫去了。这里玉帝降旨宣召太白金星上殿，玉帝命带送金童下凡投胎降生，太白金星领旨，带同金童退出通明殿去了。

玉帝退朝回宫，来至玉清宫中，圣母迎接，分君臣坐下。圣母问道：“太上老君请驾面奏何事？”玉帝即将太上老君乞免金童赦罪之事，并复行贬下凡尘之旨意，宣谕了一遍。圣母道：“这也使得，待臣回宫之时，亦将天孙女打发河东织工，倘有疏怠，再行严加约束。”玉帝点头称是。圣母即起身，别驾出宫。走过通明殿，出了午门，仍坐六云车，那些随行的黄巾力士及仙女等，拥护驾云而去。一路上五色祥云，万仙往来，络绎不绝。只见风送云车，转眼之间，已到了瑶池宫前。

圣母下了六云车，仙娥宫女扶侍进了瑶池宫中。圣母坐定，即命仙女去呼召天孙织女。那仙女领了懿旨，来至瑶池西旁拘仙室内，即将天孙带了，连同看守仙女齐至宫中。天孙织女见了圣母，即跪下请罪。圣母责道：“吾适才带同金童送呈温凉玉杯，至通明殿，已奏知玉帝。尔等凡心之事，玉帝大怒，降旨将金童推出问罪，幸而太上老君仁慈保本，玉帝准免死罪，姑念年幼无知，贬下凡尘受苦，已命太白金星送往下界去了。”天孙织女一闻此旨，大吃一惊，心中也不免怜惜，又不敢辩护。圣母又责道：“彼已受贬下凡，难免颠沛之苦，亦不容汝独享安逸自在。”遂向看守仙女及黄巾力士道：“着

尔等押送天孙织女往天河东云锦宫内，令其终日工织，不得疏怠。尔可监管，倘有不遵情形，速来奏知，再行严加处置。”天孙织女听了此旨，吓得魂不在身，即叩头乞求免。圣母怒道：“尔尚不愿领罪？岂不知自作自受，何得违抗天律？尔若从事工织不肯疏怠，玉帝自有怜惜之心，待彼此圆满之日，或可令尔等赎罪婚配，此时何得多渎。”天孙织女见圣母降下这一番懿旨，心中虽是懊悔，却也无可如何，只好俯首领旨。当下看守仙娥及黄巾力士领旨，押着天孙织女，出了瑶池圣母宫，一同驾了一朵祥云，冉冉而去。

正行之间，那黄巾力士笑道：“天孙仙女此去虽是苦工，尚有圆满逍遥之日，大凡成仙成佛，俱是先苦而后甜。遵守天道，不曾轻举妄动，上帝自生怜惜之心！”天孙织女道：“此事发生之初，真乃是料所不及，我见金童举止温和，不过略生怜惜之心，故有一笑而已。不料金童放胆行为，摘去梅花留情，所以合当如此，触动帝怒，令我二人彼此分离。正所谓薄命鸳鸯！”天孙织女言及至此，那眼中的仙泪不禁滚滚而下。那看守的仙娥劝道：“天孙，请勿悲苦！此番同到天河东云锦宫内工织，我亦陪伴天孙司事，当动则动，当静则静，自无寂寞之苦了。”天孙织女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只好进行而已！不知金童贬了下界，受何种苦痛，什么折磨？恐其不能安闲自在，即如我居天河之东工织，总比凡尘安逸多矣！”众仙你言我语，不觉已到了天河之东。各人下了云头，四面一看，只见天河之波茫茫漾漾，不见边岸，那些鹊龙巢穴，奇形怪状。天河东西长有九十一万里，南北阔有三十一万里。阅书诸君，这非著作之人说荒唐之言，不足凭信。在下曾阅天文星相书籍，上载明天地之形色，并非方正，乃长而且圆，故有此项之称。闲文少叙，但言天孙等众仙，四面游览已毕，一同进了云锦宫。只见守宫仙女接着天孙仙女，送进宫内，并通报云锦圣母。云锦圣母听了天孙侵犯天律，不免又警戒了几句，即命守宫仙女，同往工织室内从事而去。又打发黄巾力士回瑶池去复命，黄巾力士领命退出宫外，仍由原路去了，直至瑶池圣母宫中复

旨不提。

这里云锦宫内，天孙织女同看守仙娥来至工织室中，从事工作，终日辛勤，天上人间，同是一理。所幸看守仙娥同伴司事，倘天孙悲苦，即从旁慰劝。回念：“那日一起凡性，以致二人败露至此，彼此分居天上人间，怎不令人心暗痛！金童若非为我遭贬，我也不怜于他。可见情由冤结，佳偶天成，刻下受苦，但愿后来成为夫妇，也不枉痛苦一场！”思及至此，倒在仙榻昏昏睡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牛员外晚年得子 恶马氏唆夫占产

话说天孙在云锦宫中工织室内思前想后，想到悲伤之处，不免长吁短叹，又舍不得金童凡间受苦，回想旧情，倒身仙榻之上，昏昏睡至天明。清早起身，泪痕犹存，看守仙娥婉言劝慰了一番。由此终年终日工织，按下不提。

且说已到正月初六日，玉帝圣诞之期已至，在三十三天兜率宫设下蟠桃大会，各位神仙星官及瑶池圣母、云锦圣母、观音大士、八洞神仙、一班仙童仙女，拥卫玉帝乘坐逍遥辇，驾五色云，至兜率宫。太上老君朝服迎接圣驾，下了御辇，升了宝座。众仙朝见，拜祝圣寿无疆。老君供献金丹，众仙谢恩，蟠桃大会举行仙乐，说不尽三十三天繁华圣景。正是：

此曲正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头。

众仙祝寿已毕，仙乐告终，玉帝起座，老君送了圣驾。玉帝仍乘逍遥辇回宫，众仙各自驾云去了不提。

再说太白金星领了玉旨，带同第十二金童，驾了一朵青云，经过天河，来到南天门。往下界四面一看，只见雪飞六出，即知五谷丰登之兆。即向金童道：“今年下界物阜民康，河清海晏。但投凡胎，你须择其人地两宜之处，方可安插仙体。”说着屈指一算，应往下界

中州地点。(即今称河南省,因河南在华夏之中,故曰中州。)那河南有个洛阳府洛阳县牛家庄,有一牛员外,家财豪富,发妻早丧,只生一子,名牛金成,娶媳马氏。后来牛员外因子不孝、媳不贤,后又续娶李氏。过到三年,尚未生育。忽然身怀六甲,将届临盆。所以太白金星在南天门早已算到,已知牛家可落。随同金童出了南天门,拨落云头,直向河南而来。一时之间,到了洛阳府地界,直扑牛家庄牛员外家,方才止住云头。太白金星即放下一阵清风,把金童下去投胎。金童明知受苦时日已至,不禁泪如雨下,哀告太白金星道:“小童今日遭贬,莫不悔恨前非,然事到临头,不可挽救;但难满之日,尚祈星官届时超拔天庭,小童即感谢洪恩!”太白金星点头允诺。霎时间,金童随风而下。太白金星见金童别去,投下凡胎,即起身仍行驾云回天宫,至通明殿复旨不提。

却说牛员外见后妻李氏将届临盆,忙请了稳婆照管一切,忽见丫环报道:“上房李夫人生下一男。”牛员外心中欢悦不尽,忙谢了稳婆几两银子,送出去了。又雇了两名侍女,耑以扶持产娘。惟有牛金成夫妇,心中大为不悦,却也不敢出口,只好夫妇暗中说话,终是无法可治。惟有暗骂其父:“老而不死,今已五十有余,年纪已老,又育儿子,可见令人切齿!此恨此怨,何日可以勾消?”这里牛金成夫妇暗自怨恨,按下不表。

且说金童下凡,托生落地成人。那李氏产下儿子,稳婆包洗之后,送到床上。李氏一见,心中大悦。自此产妇调养,自然看顾周到。转瞬之间,已届一月。到了满月之日,牛员外吩咐家人张灯结彩,桌椅屏帟,收拾得齐齐整整。诸亲眷友,邻里乡党,皆来致贺。到了这日,大厅上热闹非凡,梨园歌舞,音乐吹打,猜拳行令,一时间哄闹满堂。牛员外又至上房,吩咐丫环将儿子抱出,与众友玩看。丫环抱至厅上,众亲友见了莫不赞慕,人人喜爱,只见那小孩子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面如冠玉,两耳垂肩,两手过膝。牛员外见了不胜欣喜,知此子定非凡夫俗子,将来必有大大的希望,不作朝中贵

客，定是世上财主。众亲友问：“曾取名否？”牛员外道：“并未取名。”正说之间，从旁走来一人说道：“待我与他取个名字。”员外一看并非别人，乃前妻之弟安云生，此人滑稽非凡，行为不正，又是酒肉之徒。员外见了，心中并不喜悦，只好听其自然。安云生走到牛员外面前，即将小子接抱过来，细看了一回，便道：“此子是正月初七日午时所生，今届满月之期，查正月初七，乃是人日灵辰，故取乳名叫做灵儿。姓牛，以员外晚年生子，亦是金贵之子，取名叫牛金郎便了！”众亲友见了新公郎有了名字，似乎不错，即公同赞成。说毕，复交牛员外抱去。牛员外命丫环仍抱至上房，送回李夫人而去。牛员外又提起酒壶，亲自敬送亲友一杯，表其致敬。一时，酒阑人散，众亲友告别而去。牛员外亲自送出府门，复回到上房，又和李夫人谈了几句闲话，并告知亲友已去，又告知安云生取乳名叫灵儿，正字叫牛金郎。李夫人听了，心中亦甚喜悦。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早上起身，仍然照管家务，并无什事。惟有长子金成、长媳更加比前作怪。马氏娶了数年，尚未生育，夫妇之间，有睦而不睦，和而不和，所以愚子泼妇行为应分如此，况家财富裕，衣食无忧，那种狂妄态度，自是习惯而成。牛员外虽教子有方，无如前妻只生此一子，以致视如掌上珍珠，溺爱心田，非止始于一日。今虽生育幼子，而长子已不及管束，而况又有悍妇从中作梗，这也是幼子应受一番折磨。总之天数难逃，非世人所可预料。

光阴荏苒，韶华易过。牛员外生了幼子金郎已是六岁，此数年以来，无非凡事护庇幼子，往往和长子金成吵闹，所以逐日气闷在胸，遂染成一症，偃卧在床。虽有李氏伏侍周到，惟年纪已越花甲，血气已衰，精力枯耗，延医服药，终不见效，病势日增一日，渐至饮食不进。连日招呼金成夫妇看护，非但置之不问，而且任意挥霍家财。一日清晨，李氏见牛员外病势已深，骨瘦如豺，惟有束手待毙，别无他法可治。坐在床上，手中携着金郎，悲泣道：“君家病势沉重，医药罔效，长子又不顾问，妾一女流，亦无可如何，一有不幸，叫妾

如何是好？遗此小冤家，虽有家财，尔之长子不肯保守，任意挥霍，叫妾与此幼子置身于何地？不如与君三人同行罢了！”牛员外劝慰道：“夫人不必远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即如我死之后，尔可领带幼子长大成人，目下虽然苦守家庭，有依靠幼子之希望。望夫人宽放心胸，我在九泉之下，阴魂自有庇佑！”夫妻正在谈论之间，忽报长子到来。不知长子来此所为何事，且待下回再为详叙。

第四回 一旦无常员外病逝 喜怒不测金郎被打

再说牛员外夫妇正谈话之间，忽然长子到来，走近父亲床前，见继母流泪不止，想必思虑将来过活方法，也并不曾追问情形。李夫人一见长子到来，即拭干眼泪，并不声言。牛员外见牛金成立在床前，即叫他坐在一旁，便低言道：“我儿到来，曾知为父病势如何？”金成道：“孩儿特来探询病状，连日因庄田收租忙碌，租户联欠不清，已令家人急行追讨。今日由外面回来，闻得父亲病势加重，故而来省视，还是再行延医诊治，还是另作方法？请父亲训示儿子！”牛员外听了长子之言，似乎说得有理，一阵心酸，垂泪于枕，悲声道：“为父病症已入膏肓，谅亦不可收拾。倘若我死之后，吾儿须要保守家产，格外宜勤宜俭，切不可因父已死，无人约束，任意浪荡。须知为父死后，宜知父死犹生，即幼弟生存，继母在堂，亦当好生看待。尔妻生性骄愚，亦宜和平对付于伊，且不可时常吵闹，为父在日，尚未亏待尔等，若非为父，岂不惹人传闻笑柄？”言及至此，气即不接，只有微吁而已。牛金成听了其父一番教训言语，也感动心思，自己觉悟，不禁泪流满面，发语慰道：“吾父之病既入膏肓，不及诊治，皆因年老血衰之故，倘父亲归天之后，儿自竭力孝敬继母，友爱幼弟，乞父不必挂在心头，只管放心便了！”正说之间，牛员外已变了气色，痰塞心胸，立刻气绝而亡，登时眼闭足直，丢抛恩妻姣儿，撇弃万贯家财，一赴黄泉，万般皆休，任凭妻子如何痛哭，竟不

回头一顾。呜乎！人生百年，只享三万六千日，一旦无常，各自纷飞，昔日宠妾爱子之心，完全湮没，实可凄可惨。正是：

慈母守节，难免思夫之苦。孤子生存，恐遭恶嫂之谋。亲戚不能顾问，家产不久分析，事到如今无挽救，话言至此更惨伤！

牛员外已经死了，不必多言。这里李夫人及长子、长媳皆痛哭不已。惟有李夫人痛心尤切，幼子金郎尚不知人事，那知父死悲伤？所幸金成到感动了孝心，料理衣衾棺槨，一切周到，讣报亲友，择日开奠出殡。至期，亲友奠祭纷纷，孝幕高悬，丧堂齐整，并有僧道斋醮。忙了多日，候期出殡，届时归葬山林。自此金成子顶父业，掌管家财，马氏更加得意，岂受继婆节制！那李夫人自丈夫死后，悲哀过甚，身体亦渐衰弱，面黄饥瘦，守持了一年有余，即成了心劳重病。加之爱子心切，思夫意深，随得一病，卧床不起。金成到也孝敬，不忘父亲遗训，即忙延医供药，那知命该如此，并无挽救之法，也就一命呜呼尚飨了。正是：

夫妻同赴黄泉路，叔嫂阴谋发现来。

牛金成见了继母已死，即忙收拾棺殓殡葬，又花用了若干银钱，也如父亲一样，送侍归并山穴，了结父母的手续。而金成格外感想家情，心中甚为悲苦，但念幼弟今年方才七岁，父母双亡，亦甚怜爱金郎。惟有马氏执掌内务，雇用九个耕夫锄种田园。但不时将金郎以小故毒打，而金郎年虽七岁，颇知人情，故不敢告诉其兄。金成有时赴城经市，有时出外收租，尚不知其妻凌辱金郎。

光阴似箭，日复一日，又过了新年，金郎已是八岁了。一日，正值三月天气，桃红柳绿，金郎独往后花园内，吹放风筝。只见天气晴和，蝶舞花心，儿童玩性，大地皆然。金郎一人也在后花园中顽耍，不料风筝吹放上去，只剩了一根紆线捏在手中，适值那日风气愈

大，风筝随风飘上。金郎只管挪索，脚步站立不住，被风一刮，连人拖带。那防桃树旁边有金鱼池一口，其中蓄金鱼之水不过一尺余深，金郎忽然被风拖到池边，“扑咚”失足跌下，那风筝线索也放了飞上天去。金郎跌了下去，浑身衣服浸湿，所幸水不大深，尚无生命之虞，却吃了一饱池水。扶爬起来，抓住石栏慢慢步履而上。人虽不曾淹死，但衣服却无一点干处，只得立在牡丹阶前，迎着太阳熏晒。若是回到家中，又怕大嫂见了毒打，思及于此，眼中垂泪，仰面朝天叹了一口气。说也奇怪，正值太白金星驾云经过，系往北斗星君处面商要事。正行至此，只见怨气通天，遂止住了云头，向下界一看，方知第十二金童遭受苦难，心欲怜救于他。又屈指一算，尚有五年的苦难始能超升天庭，又想：“目下不能挽救，我须升奏玉帝，再为另酌方针。”想及于此，又驾云而去。那金郎正在垂泣之间，后面忽来家人呼唤。走近金郎面前，见其衣服湿透，便问其情由。金郎以情始末告之，家人方才知悉，只得安慰几句，并言：“若见其嫂，老仆自当说情。刻因午饭已备，不见你在厅上，故命我来寻唤你的，你快随我来罢！”金童只得垂头跟老家人来到厅上吃饭。将走至厅前，马氏已在席上自饮，而其兄金成并不在家。马氏一见金郎到来，不觉怒由心生，又见其身上衣服全湿，更加火上加油，便喝骂道：“你这小畜生！吃饭不知时候，穿衣不知爱惜，我命老仆唤你吃饭，谁知你要到水晶宫中去，你今方在幼小之时，倘若长大成人，岂不大闹天宫？今日午饭罚免不许吃。待我吃了饭，再行处治于你！”说着，一面吃饭。登时吃罢，即伸拳卷袖，上前一把握住金郎，脱剥上下衣裤。那老仆知事不妙，怜惜屡次受其毒打，今番更加利害，忙上前扯住马氏。马氏怒不可遏，恶眼圆睁，横肉显面，骂声老仆，“打死有我抵命，与你无干！”家人、婢女向知马氏凶恶，不敢强制而行，只得退立一旁。这马氏将金郎上下衣裤剥得干干净净，一缕无存，手执三丝藤条，浑身上下一阵乱打，打得皮破肉绽，鲜血淋漓，白肉变紫，周身无一点好肉。金郎只得号呼痛哭，哀求大嫂少打几下，马氏

那里肯听？忽被金郎抓住藤条，哀告道：“且请大嫂息怒！我的身上已打得鲜血淋漓，就如小叔作了你的儿子罢！不然尚请大嫂看父母面上，容我一次罢了！”马氏喝道：“你这小畜生！还敢巧言舌辩？今日不打死你，不得干休！”说着，即抽藤条过来，又欲痛打。正在喧嚷之时，金郎正在痛哭之际，门外来了挽救星，仆人皆大欢喜。欲知来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金牛星下凡救金郎 恶马氏存心害小叔

话说金郎被马氏正在痛打，痛哭之际，忽然来了一人，你道是谁？原来其兄牛金成由城内回来，闻得内厅喧吵之声，即忙大步奔入。见马氏揪住金郎毒打，上前将藤条抢在手中，便向马氏打了十余下，把马氏喝开一边，然后拖过金郎立在身旁，代他揩拭血迹，又命家人打水来洗净，穿好衣服，叫他吃饭。金成怒犹未息，以手指着马氏骂道：“你这泼妇，良心何在？时常毒打幼小之叔。今日不知何故，又遭你的毒手？幸我今日回来，若非我来，你岂不将他打死？自此以后，如再故违，那时定不同你干休！”马氏被丈夫打骂了一顿，满面的羞惭，停了一刻，方立起身来，进内房去了。金成又问了家人几句，方知金郎被风筝跌湿衣裳被打，也自感叹了一回。坐在厅上，自己思想：“父亲遗命，嘱我好生看待幼弟，不料不贤之妻凌虐于他，真正令人可恨！今幼弟年已八岁，可以入学读书，以免时遭惨害。或者得受师训化，智识既可以开通，又可以脱离悍妇之手，亦免我内顾之忧。”想及至此，主意已定。立起身来，四处查看家情。

过了几日，即托邻人请了一位秀士，姓任，名笑凡，在家教读。金成即命家人收拾前厅东书房三间，打扫干净，择了黄道吉日，正是初秋七月的天气，请了先生到家，教金郎读书。任笑凡作西宾颇有经验，金郎也甚聪敏，师生互相亲爱。读了一年，四书过目不忘，聪明无比。自从那日被金成责打马氏以后，又命金郎另居读书，虽

然仇恨在心，不敢再下毒手，但夫妇之间，不免发生不睦之态度，却也不大妨碍。到了次年，金郎年已九岁，读了一年书籍，加之先生训诲，智识稍为开通。无如金郎的难星未满，不能脱离苦海。忽然教师染病卧床不起，未几去世。金成又化费了葬殓银钱，了结丧事。自此金郎又无先生教读，虽自己聪敏，也就半途废止，不免陷入于苦海之中。金成不在家中，衣不得暖，食不得饱，早晚打骂，在所不免。金成岂能保护周全？金郎受难，暂行按下。

话说太白金星，那日驾云行经河南地界，见金郎这番情形，发起慈悲之念。往北斗星君处，公事已毕，返天庭至通明殿玉帝驾前复旨，奏道：“那年陛下命臣送贬第十二金童下凡投胎，臣昨日驾云行经此地，忽见怨气冲天，拨云一看，始知金童备受折磨。虽金童应受劫数，诚可怜可悯！臣特奏请圣上赐解脱方法，不然，恐遭其嫂毒毙，无可挽回。”玉帝闻奏，谕道：“第十二金童那年下凡投胎，至今方有九岁，须到十三岁，方可圆满超升天庭。卿既有怜爱之心，又恐其嫂毒毙，卿家有何方法令其解脱么？”太白金星奏道：“陛下既发慈悲，臣就陈奏挽救方法。金成家中有牝牛一头，刻下腹怀犊牛，准予明日生产。陛下可降旨，命金牛星下凡，托附牛身，使其产下，可和金童作伴。有患难之处，金牛星自然报告金童，即可免性命之虞。”玉帝闻奏，点头允许，降旨道：“差卿往斗牛宫，命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以待金童难满之日，金牛星可以化身脱离，搭救同上天台。”降旨已毕，玉帝退朝回宫不提。

太白金星领了玉旨，退出通明殿，走到朝门以外，驾云而去。一路由东而西，经过天河东云锦宫旁，直往无尘大道，至斗牛宫前下了云头。进入宫中，至西廊下会见金牛星，面宣玉旨。金牛星不敢违旨，遂别了天神天将，携带天书宝物，随同太白金星出了斗牛宫，同行驾云，直往南天门。出了南天门，直往河南地界，到了洛阳县牛家庄上，拨云分别下去。太白金星自驾云头回天庭复旨不提。

且说金牛星带了天书并宝物藏在身上，下来附入牛身。那牛正

在临产之时，将欲产出，金牛星已化魂入魄于牛身。阅书诸君驳问在下编辑之人胡言乱道，“那金牛星既下凡投胎，何以携带天书宝物，难道化作牛身，尚能施用天书宝物么？”诸君有所不知，神仙举止，凡人何能识破？那可与人见闻？即如人犯天条，欲作隐恶之事，忽然半空中霹雳一声，恶人立时殒命，又不见神仙的迹影。可见神仙行为，天机奥妙无穷，凡人安能得知？闲言少叙，再说小牛产下之后，牛金成忙命家人代牛洗浴，及看待老牛等事。以后老牛不久亦生病而亡，但剩下小牛一个。那小牛渐已长大，能以耕种田园，能知人事，又能言人语。那牛说话，却只对金郎一人可言，对金成众人概不出声。自金郎废学以后，又过了一年，无事可做，无书可读，每日受其虐待，说着令人闻之酸鼻，听之伤心。正是：

吉人自有天来相，苍天不加悔罪人。

马氏见金郎已经十岁，不准金成再请先生与他攻书，叫他终日牵牛牧养、上山放草，金郎不敢不遵，只得牵牛上山，竟牧耕牛。那牛颇知人事，见了金郎之面，似乎故旧一般，摇头摆尾，喜悦形状。到了山上，任金郎坐卧玩耍，并不擅离左右，早随金郎而出，晚随金郎而归。马氏以金郎作了牧童，更加视如猪狗一般，命金童日里上山牧牛，夜间牛栏内同眠。金郎也不敢违抗，只得依从。一日晚上，金郎睡在牛栏以内，将至半夜，正在浓眠之际，那牛以足踢醒。只闻牛言道：“小主人金郎醒来，我有言向你说明。”金郎被牛脚踢醒，唬得魂不附体，怎的牛能说起话来？又听了那牛说道：“金郎，你明日午饭之时，有性命之忧，我故把你踢醒，告诉于你。”金郎诧异道：“你何以知吾明日午饭之时，有性命之忧？请道其详！”那牛回道：“你明日回府吃饭，你嫂特制药面，你兄进城未回，正好毒你。我已知此事，预先告诉于你，免你受毒。”金郎道：“我嫂有心害我，固是真情，但不知你非人类，何以预知？”那牛道：“我既在府上为牛，彼此主奴均有缘分，问我何以预知，世人以畜类口不能言，惟耳可以灌听百里。即如我作人言，此不能泄露天机，你也不必追问，只好紧

记在心便了。”那牛言讫，再不做声，便倒身下卧。金郎见牛如此，自己仍卧一旁，思来想去，终是不明：“既嫂害我，牛能预知，牛依人言，甚为奇怪！”若知明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大分家仅得一牛 小便宜马氏欢心

话说金郎睡到天明，仍牵一牛直往山中去了。家中恶嫂马氏果然应牛之言，暗中买了砒霜放和面内，另作毒金郎之用。到了晌午时分，金郎回家吃饭，走至厨房，马氏指着一碗面，令其取吃。金郎一见是面，心中注意，曾记夜间牛告之言果然不错。虽端在手内，不敢吞吃。马氏见其持而不食，即上前打一下，谁知打也不妨，面碗打落在地，立时化火，一阵闪光，吓的金郎面如土色，又怕马氏打他，即忙飞逃去了。逃到山上，那牛还在山上吃草，金郎跑至牛面前，哭道：“牛呀，牛呀，你昨夜所说之言果有此事，幸你预先告知于我，不然你我生死各别！”那牛闻言，点头答道：“今日发生此事，你兄不在家中，你固不能回家。到明日午时，你兄准到家中，那时回家去面告，你家兄长自有道理。”那牛言讫，也不再言，吃草去了。

金郎即依牛言，饿了一天一夜。到了次日至午方回，守门老仆连忙告诉道：“小少爷回来了！你兄已经回府，并查问你的消息，老奴已将始末根由禀知大少爷。大少爷此时在后厅怒骂你嫂，你可乘此进去。”金郎一听，依言进见兄长。行礼已毕，站立一旁。马氏一见金郎回来，肉眼乌珠，恨不能生食其肉。金成即令其先吃午饭，席上问其情由。不一时饭毕，又指马氏骂道：“你这狼心泼妇，尚作昧心之事，我也劝勉多次，不但心不改良，而且更加利害，足见自古有云：‘最毒泼妇心’！我亦别无他法，只得请母舅到来，分析家产，免至损害吾弟。我亦不能忘却父亲遗命，又免外人传闻笑柄。弟虽年幼，可着老家人伴他过度，使你这泼妇无从下手！”马氏闻得此言，竭力反对，并不赞成。金成怒发冲冠，立身冲上前去，揪住马氏头

发，捺倒地下，殴打一顿，打得马氏号啕痛哭。幸而众家人上前劝解，将金成挪坐椅上，又各人慰劝了几句，始得安息。金成走入书房，亲笔写了请柬，命家人去请母舅安云生来府，分派家产。老仆领命，拿着一张请帖，跑到安云生家中。安云生接着一看，只见上写道：

母舅大人尊鉴：久未叩询，孺慕奚如。兹因家门不幸，父母相继辞世，聊有家产，难释内顾之忧，每出经营，多为外务之迫。惟有幼弟在家，屡遭恶嫂虐待。今忆不负家父遗命，好生看待起见，是以帖请大人移玉下盼，以替甥等分派家产为荷。特询金安！

甥 金^成同拜
郎

安云生看罢，想道：“妹丈死后，遗留幼子，既遭家嫂凌虐，只有分居最妙。所幸大甥尚有爱弟之心，这也难得。”想罢，即穿了衣服，随同老仆来到牛金成家中。牛金成迎入大厅之上，酒席款待。吃毕，家人送上茶来，吃茶之间，安云生道：“贤甥早晨有书相邀，阅之不胜诧异，尔父去世之时，只生存你们兄弟二人，家产巨富，须要兄友弟恭，夫唱妇和，方可慰尔父母九泉之念。如何欲分析家庭起来？”牛金成道：“娘舅有所不知，兄友弟恭，甥非不知。惟不克夫唱妇随，又时常凌虐幼弟，本不忍出，甥深恐幼弟遭悍妇之毒手。”安云生又责马氏道：“甥媳如此生性，却于道理上大有非分！小叔在家，亦应好生看待，打骂于他，可算恶极。何可令他同牛伴宿？世界上那有这等狼心狗肺的人！贤甥决意与弟分居，亦是幼弟顾全之一策。我今到来，只好实行此事。”说罢，即叫金成取过纸笔，金成遂命家人，将文房器具取来桌上，磨浓墨汁，打开家产帐簿，安云生即带上了眼镜，细看一遍，即执笔挥写道：

立分产书人牛金^成兄弟二人，今因家门不幸，父母相继去
郎

世，外务繁纷，内顾多忧。生存兄弟二人，虽然兄友弟恭，不能夫唱妇和，于是分析各居，以免发生意外之事。谨请母舅大人证为分派公正，省得挣多撩少，尚望保守家产，再兴门庭，以慰双亲昔日之希望。兄弟各执一纸，永远存照。

成
牛金郎同立

马氏坐在一旁心不甘服，恨不克独吞家产，逐出金郎，无如母舅公正分析，那听马氏唆弄？当下即命金成、金郎二人签押，金成随即签了，金郎上前说道：“兄长虽然签了，我不听尊命！”说着一溜烟跑上山去了。金郎不肯签字，在阅书诸君不知是何意见，因金郎有什么事情，定要同牛暗中商量，凡事听信牛言，照依而行。金郎到了山中，那牛已知因事而来，早早摇头摆尾，向着金郎道：“你此时到来，莫非有事相商么？”金郎道：“正是有事相问，因兄和我分产，娘舅已写好分帖，命我签押。我在疑虑之间，故来询问于你，你想此事如何解决？”那牛道：“我看家产，你亦不必贪图。人生贫富本由天定，何必学那愚夫之心念？你可此刻回去，对你母舅声明：家产全归兄长执受，只领耕牛一口，朝夕作伴，余只衣食而已，坚持二句可也。”金郎道：“我亦赤手空身，家产丝毫不受，刻下不妨，将来有赖何？”那牛跳足道：“我虽畜类，言不虚传，以后自有道理。”金郎见牛如此回答，也不再言，连忙下山跑到家中。安云生尚坐立厅上与金成谈论，一见金郎到来，便欣然仍令签押。金郎上前深深一揖，道：“多承母舅恩待，甥本不该违命！无如年幼不能执掌家财，暂托兄长收执，我只领取耕牛一口，余则丝毫无干。”云生道：“子顶父业，理所当然，何能你兄一人承受？既是如此，不如不分。”金郎道：“请兄领受，我享衣食而已。耕牛我领，兄亦不得专权。”云生、金成见其如此一定的主张，只好听从其意，签了字样，送出安云生。惟有马氏心中快活，以为：“这小畜生自己倒运，将来一世看牛，早晚饿死。我这里却安安稳稳独吞家产，好不快活！”正是：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

万般不是毒，最毒妇人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殿圣母请旨

且说金郎自分家以后，放牛回家仍在兄嫂处吃饭。马氏以家产完全独享，心中甚是满意，一日三餐随茶便饭，金郎稍减苦痛。且年岁渐已长大，知道好歹，马氏若更加虐待，又怕告诉其兄，兼之家人暗中劝勉，所以糊涂过了一二年，金郎已有十二岁了，不时与牛作伴，有时牧牛、看书。金郎如今安好，这且按下。

再说天孙织女自那年同看守仙娥，往天河东云锦宫内工织，固然日夜勤劳，那一种凄凉苦楚一言难尽，不知何日可能圆满？一日工作晚歇之时，适值大雪飘天，龙藏形，鹊匿巢。窗外惨景，引起愁人心事，即叹道：

于工天宫我尚苦，贬下凡尘他更凄。

天孙织女叹罢，向守宫天娥道：“我至此多年，终年终日受此苦处，不知何日何时可得圆满之期，跳出陷坑之外？尚有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不知往何地方，又不知受何苦处，不知尚有相会之日否？”看守仙娥答道：“天孙勿须多悲，玉帝自然知道，安有受苦不得圆满之日乎！即第十二金童凡尘受苦，亦是天数，无须天孙多虑。”天孙织女道：“话虽如此，金童若非因我之故，彼亦不至贬下凡尘。今已分离一十二年，尚不曾得有一相会之日，我明日定要仰叩云锦圣母，转奏玉帝，何日可届圆满？”看守仙娥道：“我劝天孙耐守，候玉旨便了！”二仙女你言我说，不觉昏昏睡去。直至天明，天孙硬着头皮来至圣母殿上，叩伏禀道：“多蒙圣母收留十二年，小仙女勤劳工作，

苦不堪言，但不知何日可得圆满，又不知能与金童再有相会之日否？乞圣母准旨，转奏玉帝！”云锦圣母道：“天孙不必问我，今年已届十二年，还有一年，至明年此日此时，汝等始可圆满，刻下心慌意乱，亦是枉然。还请天孙耐守！”天孙泣道：“圣母所言，小仙自宜谨慎小心，届期尚祈通示，以遂吾等之心愿，藉可以了夙缘，那时再为拜谢洪恩！”云锦圣母道：“此时不必多渎，纵然急破心肠，不能逆天而行，快往工室中去罢。”天孙织女领命，仍回工室去了。这里圣母坐在殿上想道：“天孙织女尚有怜爱金童之心，可见感动了夫妇之情。闻得瑶池圣母前次所言，玉帝已允许难满，可以婚配，不免明日待我拜谒瑶池圣母，可有挽救之策？”云锦圣母想罢，又一转念道：“天机已定，此时去问，也是枉然！”故此就未曾前去。

韶光易逝，日月如梭，转瞬之间，又是一年。将届七月初间，正是第十二金童超升之日了。天孙织女又耐守了一年，无非时常要求云锦圣母作法。圣母准其代为转达，故至此时，不得不代往动问，即传命众仙女预备云车，往斗牛宫瑶池圣母处去。仙娥领命，即出了云锦宫，沿天河直往西方，经由无尘大道，顷刻之间下了云车。将到宫门，守宫仙女见云锦圣母到来，连忙至内宫奏知瑶池圣母。圣母闻奏，即同宫娥来至殿上，只见云锦圣母同仙娥已至阶前。彼此相见，一同坐下，仙女捧上仙茗甘露水来，啜毕，云锦圣母道：“特来奏询圣母，那年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工织多年。今已圆满之期，特来会商如何办法？”瑶池圣母道：“圣母今日至此，我也知为此事故，既若辈各受了苦楚，玉帝亦有怜爱之心。今日暂请圣母回宫，我明日即到通明殿玉清宫中朝见玉帝，请旨定夺。然后差太白金星下凡超拔金童、金牛星同上天庭，完全一切手续。”圣母笑道：“悲极生乐，乐极生悲，乃理之恒情！我们当从中撮合，方作慈善之念。”瑶池圣母点头称是，笑而不答，云锦圣母遂告别而去不提。不一时，天妃圣母又到，步入殿，瑶池圣母也是招待。谈了多时，瑶池圣母告以云锦圣母已经来过，又劳天妃圣母到来，实为慈念之所致。二圣母谈

了几句，即告别出宫去了。瑶池圣母坐下一想：“事已届期，不得不申奏玉帝！”即命仙女取上文房四宝，铺上本章，亲笔一挥，奏册一本。次日清早，带同宫娥二名，出了斗牛宫，驾起六云车，不一时，先到了玉清宫的仪门，步入玉清宫中。见了玉帝，伏俯山呼“万岁”，玉帝道：“有本呈上，待朕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臣瑶池散仙，奏达玉帝驾前，为超拔金童、天孙团圆事。金童自那年贬下凡尘受苦，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工织，已至十三年圆满之期，尚有金牛星下凡拥护。仰乞陛下恩准，差太白金星下凡，带领金童、金牛星同升天庭，再和天孙织女配合，以了夙缘。此乞陛下垂鉴为幸！

臣瑶池散仙谨呈

此本呈奏玉帝，不知玉帝可能恩准？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太白金星点化金郎 一封遗书留别兄长

玉帝看了呈奏，即叹道：“真是时光易过，不觉已是十三年，既是贤卿上本，理宜照准。可请稍待一时，朕当宣召太白金星上殿，差下凡尘便了。”瑶池圣母谢恩，即退至散仙院，听候玉旨。玉帝在玉清宫吩咐圣母之后，即命内侍仙官摆驾到了通明殿。玉帝升登宝座，众文武星神俯伏金阶，三呼已毕，各归班位。玉帝降旨：召太白星君进见。太白金星连忙出班奏道：“臣谨候降旨！”玉帝道：“今据瑶池圣母奏称，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十有三年，今正圆满之期，乞朕降旨，令彼圆满，卿可领朕旨，往凡施行便了！”太白金星领旨，退出殿外，驾起一朵祥云，直往南天门去了。这里通明殿上玉帝退朝回宫，众星神各自散去不提。

再说太白星君领旨到了南天门，落往下界。一到河南地界，按住云头，四面查看一遍，只见金牛星正在山上吃草，又见金郎睡在一株松树之下，二目紧闭，呼声不绝。即按住云头落了下来，乃是一

位大方道士形状，手持拂尘，缓步来到牛前。那牛抬头一看，见是太白金星，便摇头摆尾，欣然说道：“不知星官到来，有失迎迓，仰乞勿责为幸！”太白金星笑道：“金牛星，你在这里好么？我特来探询你的。曾记在天宫时，所食仙桃、仙果，龙肝、凤髓，那知到了下凡，竟吃荒山野草了，实在令人心痛！”说着，嘲笑了几句。金牛星道：“星官勿要取笑！我也为挽救金童而来，并非我自己的障孽以至于此，星官何必取笑我呢？”太白金星道：“你为挽救金童而来，我为请你到此。如今金童下凡十三年，亏你终日作伴，遇有不测之事相商，患难告知，如此赤心忠胆，实可钦佩！今奉玉帝圣旨，命我至此，令尔等同上天庭，你可唤醒了金童，以情告知。”金牛星领命，到金郎面前，以足踢动。金郎惊醒，忙起身问道：“唤我何事？乞道其详！”那牛道：“现在太白金星奉旨下凡，命你我二人同上天庭，快上前拜谒太白金星去！”金郎一闻此言，甚为诧异。抬头一看，只见一位仙长坐在面前大石之上，向金郎笑嘻嘻的招手，似乎呼唤他的一般。金郎又闻牛告知此情，只得上前，向太白金星深深一揖，道：“仙长下降，感恩不尽！又闻牛言，仙长至此，原来超拔我等同上天庭的，我等是凡人畜类，安能上天？”太白金星笑道：“适才金牛不曾告诉你么？你们二人均由我送至此，今已届十三年，玉帝仍差我带尔等随我上去，以了结尔等之夙缘。”说着，太白金星即由耳中取出一粒仙丹，命金童接下而吃。金童就接在手中一看，见那一粒仙丹有桂圆大，形有五色，不敢吞吃。那牛在旁道：“只管吞吃不妨，吃下包你明达。”金郎依牛之言，吞吃下去。不一刻，但觉身体轻爽，精神充足，向太白金星叩谢道：“多承仙长恩德，感佩不忘，无以为报！尚乞仙长明白指示。”太白金星道：“你本来系天台玉帝驾前第十二金童，那年玉帝圣诞，命你往瑶池圣母斗牛宫中，借取温凉玉杯。你到了斗牛宫中，见天孙织女美貌，你即违旨戏侮天孙，摘取梅花，触动帝怒，将你贬下凡尘，遭受苦痛，今已十三年，已届圆满之期。金牛星因你在凡，恐有性命之虞，故玉帝差他下凡挽救于你，你亏他伴你

受苦，若到玉帝驾前，当保奏几句才是。但是你兄对待于你，尚有恩德，你今辞别于他，虽不面告，亦应遗一纸书，以报手足之谊！”

金郎听了这一番话，方知始末情由，恍如茅塞顿开，更加仙丹感动，已有五分仙气。当下寻了一块白石，吹了一口气，那白石就变化为纸，又以手在石洞内取水，浇在泥尘之中，立时又化一堆墨汁，又折了一枝松枝，仍呵了一口气，又化做一枝羊毫笔。遂坐在地下，伏在石上，持笔浸饱墨汁，挥写起来，登时写好，送与太白金星看了一遍。太白金星道：“就照此说，你快送去，我们在此等你。”金郎一溜烟如飞而去，来到家门，只见老仆坐在门内，起身问道：“小少爷回来了？请用饭去罢！”金郎道：“我有一封遗书在此，你可代递兄长，我也不进去了。”家人道：“少爷因何不进内去？只遗书一封，是何用意？请示详细！”金郎道：“你也不必细追，因兄长待我有恩，我故不能忘却，今日永别，故有书留言。又蒙老门公素日照应，我也拜别了。”说着，深深一揖，转身去了。老仆欲上前拖住，此时金郎吃了仙丹，已有半仙之体，老仆何能追及。自此金郎一去，永无会面之日，惟有遗书道谢而已，那马氏虐待于他，后来自有报应。众人追赶多时，忽然见牛大少爷回来，见老仆追得气喘吁吁的，立足问其情由。老仆别无他言，即把遗书递与金成。金成接在手中一看，大吃一惊。要看下回，后事自然明白。

第九回 马氏女恶贯满盈 会织女天河洗浴

话说金成接了老仆转递遗书，便走入内厅，拿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打开一看，上写道：

金成兄长钧鉴：手足之情，恩同再造！素遭恶嫂惨害，若非兄长护爱，则弟之青春年少，早送于泼妇之手。弟本仙童下凡，今届难满之期，已蒙上界太白金星领同超生天庭。牛为作伴而来，亦是天神下界。自此弟同耕牛永别兄长，再无相会之日，惟

有遗书拜谢而已。父母香烟，尤赖兄长接续，家产成败，更是自己主权。此请仁安！

弟金郎遗书拜

金成看罢，坐在窗前沉吟不语，不由的一阵心酸，两珠怜弟之泪滚滚而下。正在垂泪之际，马氏走来看见，忙上前问道：“君家独坐，何以垂泪？想有什为难之处，不妨告知妾身，或者互相磋商，以解君闷。”金成闻了马氏唠叨之言，不觉怒发冲冠，即以书纸向马氏面上掷去，登时脑浆迸裂，倒地毙命。看书诸君不免又要疑惑，原来那书纸系石吹成，乃仙家之妙用，因马氏恶贯满盈，故金成以书掷去，即化作石块，石块掷在脑上，岂有不打死之理？马氏死于非命，乃凌虐金郎之报。吾劝世人，须以忠厚待人为佳，自然天相吉人，万不可效尤马氏！金成把书掷去，见马氏脑浆流出而死，甚为诧异，又见书纸化成一块石板，就知马氏应死于非命，即棺殓埋葬，一切完竣。自后，金成续弦之妻颇为贤淑，夫唱妇随，生子育女，家道重兴，此乃金成一生忠厚所致。这且按下。

再说金郎送了遗书之后，回到山上，那牛已经化生变作神将形状，身穿绿袍，密长红须，手执拂尘，戴了一顶金盔，站立一株大树之下。又见松树上挂了一张牛皮，毛色均相旧牧之牛，金郎知是变化身形。将至松树之前，太白金星笑道：“你送书信回去，此时府中出了意外之事，你可知道否？”金郎道：“我兄出外，书嘱家人代递，怎的有意外之事呢？”太白金星道：“你的书纸本是石板吹成，你来之时兄已回府，正在看书，马氏问故，你兄以书怒掷，纸化为石，马氏脑裂而死，此即虐待你的报应。如今闲言不叙，松枝上挂的牛皮一件，你可披在身上，方可升腾驾云，同上天台。”金郎道：“仙长令我披牛皮，可以升腾驾云，难道仙长和牛星官也是披皮么？”太白金星道：“金童有所不知，你乃投生凡胎，生成骨肉之体，那有升腾之能力？于是命金牛星化身脱皮，使你借皮升腾。兹已夕阳西斜，不必久延！”说着，来至松树前取下牛皮，念几句真言，手画二道天符，

又用拂尘一扫，将皮披在金郎身上。三位星官登时驾了一片祥云，直向南天门去了。

到了南天门，顺扑无尘大道，来至天河之西，按住云头。太白金星道：“今日时已迟了，明日早朝方可见驾，面奏圣上，今晚暂在天河之西，神将行宫住宿一宵。”金牛星道：“这也使得。”三星君下了云头，立在宫外，四面一看，天河无涯，大水满天。天河边有浴衣仙台，有龙穴鹊巢，无尘大道旁有仙姝月桂，及各仙官宫室亭台，到处林立，无半点灰埃，真是逍遥极乐天界。一同进了天将宫中，并不见天将，只有三两位星官迎接三仙。一齐来至殿上，只见深堂大厦，陈列的琴棋书画，刀枪剑戟，弓箭盔甲，金瓜月斧等件。看罢，又随太白金星到后殿，便是一个安静所在，四面如铜墙铁壁一般，两旁有厢房，内有床帐被褥，茶几桌椅，各色用品。三位星君步入内室坐下，有一仙童捧上茶来。金童举杯就吃，吃了一口，只觉奇味异香，非常解渴，立时腹中响动，似乎难过。原来由凡上天之仙，必先在天将行宫内洗净五脏中之凡食，再入天河洗净皮肤，方能成全仙体，又可进身于玉帝之前。当下吃了仙茶之后，太白金星知他洗肠净腑，说道：“可往后面净垢坑内大便去罢。”金童此时腹痛不堪，连忙跑入后面一所空小厕内，净垢池如凡间之浴池一般。金童蹬在池边，将凡食出得干干净净，登时神爽气清，行走如飞。回到前面厢房内，已是月光明耀，正是七月初日，天气尚热。太白金星见其泻肚回来，又说道：“你今洗脏之后，已成正式仙体，还须往天河洗净身体，方可进见玉帝，不然污触帝驾，致生事故。”说罢，太白金星打坐蒲团之上，服气炼形，闭目养神。金牛星在凡化身为牛，金童送书之时，太白金星已有金丹洗净他的肚腹，早已改皮换骨，况他下凡之时，带有天书宝物，无须出垢洗浴。金牛星也睡在榻上去了。

惟有金童忽然想起，昔年在王母瑶池宫中，调戏天孙仙女，如今彼此分离一十三载，又不知天孙仙女今在何处，心中甚是不安。即趁着月色光明，便私自步出行宫外，不见一神一仙，但见各地房

舍四布天涯。信步而行，不一时到了天河岸边，遥见几位仙女在天河内洗浴。又见内中有一仙女，好似天孙仙女一般，定睛一看，果然不错。又一转念，男女各别，不能亲近。一面想，一面走，不一刻到洗浴衣台，私下偷取仙女衣服放在一旁，说也奇怪，恰巧是天孙织女之衣。金童偷了衣服，藏身于无尘道旁，以俟仙女寻衣。天孙织女在天河洗完浴，到浴衣台上，不见衣服，心中大吃一惊，猜疑不定。四面寻看了一回，又见众仙女均已洗毕，穿衣而去。这天孙织女一人在此，正在寻觅之间，遥见无尘道旁有一仙官，心欲上前查问于他，又见自己光赤身体，怎好见人？思来想去，进退维谷。金童远见天孙织女一人站在河边，料是寻衣不着，便把该衣夹在肋下，迎将上去。天孙仙女一见男子走来，光赤身体，岂不羞煞，欲避又不及，急得叫喊起来。金童见天孙仙女着急，忙又正色道：“天孙，不必惊慌！我也不是别人，就是昔年在瑶池斗牛宫中，戏弄你的第十二金童。摘取梅花，违了玉旨，触动帝怒，贬下凡尘，今及圆满之期，我又返上天台，却巧在此同你相会，彼此想有夙缘！天孙之衣在我这里，快去穿好。”天孙仙女一听是昔年金童，心中稍安，硬着头皮，走近前去，取衣穿好。两相行礼，天孙仙女挽住金童的手道：“我说是谁？原是昔日之十二金童！那年因我被贬，后来我也懊悔，抱歉之至，我在此先赔罪了！”说着，倒身下拜。金童忙扯着道：“天孙仙女不必如此，我心中决不埋怨你的。”天孙仙女又道：“自你被贬下凡，我无一刻不在心中。后来我也贬往天河东云锦宫中，工织十三年，至今尚未超拔。你我三生有幸，今日不期而遇，足慰生平之望！”说着，两珠仙泪，滚滚下来。不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叙旧情二次遭天谴 召天将大闹云锦宫

话说天孙仙女与十二金童谈话之间，不觉珠泪流下，彼此感念旧情，金童劝慰道：“天孙不必如此，我已下凡十三年，今届圆满之

期，玉帝降旨，差太白金星下凡召我回上天台，今彼此偶忽相会，各悉苦情，就是天孙在云锦宫中工织多年，至今不曾超出苦海，吾见玉帝之时，自有相当解决！”说着，即以手帕替天孙拭泪。天孙仙女又道：“既你到了天庭，想必明日早朝与太白金星及金牛星同见玉帝，倘玉帝有怜尔我之情意，真是夙缔良缘了！”金童笑道：“事在天定，必不令尔我负莫白之冤。暂请天孙仙女回云锦宫，明日得了玉旨，自然补报前情。此时暂别！”说罢，二仙悲喜交加，各回所在去了。

金童回至天将行宫，到了内室，见太白金星同金牛星仍然睡着，也不去惊他，悄悄步至一张榻上，倒身卧下。一时天明，红日东升，三位星君以甘露净面漱口。太白金星道：“此时不早，不免我们快去复旨！”三仙出了天将行宫，驾云直往通明殿而来。不一时，已至朝门以外，下了云头，同入朝门，步至通明殿阶前。玉帝尚未登殿，只见众文武星官，俱立品级台前，候其玉帝升殿。不一时，金钟三响，玉帝驾登宝位，各仙官齐伏金阶，山呼已毕，帝赐平身，各归班坐。惟太白金星、金牛星、金童三仙俯伏不起。太白金星奏道：“臣领旨下凡，宣召金牛星、十二金童回阙，今已带回，一同见驾，请旨定夺！”玉帝闻奏，便道：“卿领旨下凡，不惮辛苦，始末料理周到，功堪尚嘉，加封护花、护情使者之职。”太白金星谢恩。帝又道：“金牛星下凡挽救金童，陪伴受苦，足表忠忱，加封金牛大王。”金牛星谢了洪恩。玉帝又向金童道：“你昔年违旨，戏侮天孙，因贬凡尘受苦十三年，朕今怜悯于你，故命太白金星召回天庭。尔既知过必改，后宜慎重，不可复蹈故辙。朕今俯从尔等凡意，特赐婚配，以遂尔等之心愿。”金童只得谢恩而已。又命太白金星道：“卿可领旨，往天河东云锦宫中，降旨云锦圣母，赦出天孙，同往天河西灵藻宫内行结婚礼，以后仍然工作，不准弃职。亦宜夫唱妇和。”太白金星领旨，又向金牛星道：“金牛大王，你可仍回斗牛宫休息，有事再行宣召。”金牛大王领旨，退出殿外，驾了一朵祥云，直往西斗牛宫去了，按下不提。

这里太白金星候玉帝退朝，回玉清宫去，方同金童出了朝门，

又与各星神道别驾而去，仍由无尘大道回天河西天将行宫。还至内室，太白金星吩咐道：“金童在此少候，待我往天河东云锦宫去，宣旨于云锦圣母，赦出天孙织女，那时我即将他带同至此，你们便可夫妻团圆了。”金童闻言，不胜欣喜，拜谢道：“老仙长玉成此事，此恩此德没齿不忘！”太白金星道：“金童说那里话来？神仙主义，向以慈悲为本，况有玉旨所嘱，何必如此谦逊！今日正值七月七日黄道吉日，足可团圆，你可在室密布停当，以便晚间不及。”说罢，太白金星走出宫门以外，乘坐祥云，穿过天河，来至河东云锦宫。下了云头，步入大殿之上，见了云锦圣母，开读玉旨。圣母跪领玉旨，又请太白金星坐下，彼此又叹了金童、天孙一回，又略谈了几句，即告别出宫。来至天河西灵藻宫内，告知了金童。金童好不欣悦，只忙的手足不停。只见布置的水晶仙床、锦绫绣帐、红霞锦被、鹅月鸳鸯枕、龙鳞褥席，及玉石踏板，一切桌椅屏条，摆的齐齐整整。室门挂的仙鹤卷风门帘，门上横匾一张，名曰“佳偶天成”。太白金星见已手续完全，不必置身于此，遂嘱咐了几句，告别而去，按下不提。

不一时，又至夕阳西斜，玉兔东升。云锦圣母传命仙娥：“吩咐天孙仙女停工，修整容貌，备妆衣饰，今晚送至天河西天将行宫内，夫妻团圆。”仙娥领命，来至工织室内，告知看守仙女并天孙织女。天孙闻言，心中大喜，起身梳妆打扮，整理衣饰。一切料理完全，已至黄昏时分，仙娥搀扶天孙上殿，拜别圣母，然后出宫，一同驾了一片红云，直扑天河西灵藻宫而来。按落云头，仙娥扶着进入内室，金童早已立在阶前，恭恭敬敬，迎接天孙仙女。将至阶前，金童上前挽住一手，同入内室，款以茶果、仙品等类。天孙仙女偷眼一看，只见：

床帐被褥，布置得齐齐整整；书画琴棋，安排的色色新新。非比那凡尘牧牛时代，更遂了工室思郎情心。真是悲极喜又至，但愿恩久情更长。

天孙仙女看了，嫣然一笑。即卸了冕冠衣饰，吩咐仙娥退出，安息不提。这里金童、天孙二仙遂成夫妇，锦帐恩情，天长地久，说不尽你恩我爱的言语。自此情投意合，誓同生死。即如在下凭这一枝羊毫，亦难著述清楚，况夫妇之情密，他人岂能皆知？何况天宫仙女、金童，安可斜批胡论？此是作书人之交代。

自此金童、天孙成了夫妇，彼此不忍分离，终朝在灵藻宫中盘桓不已。且金童系玉帝驾前差使之童，自贬下凡之后，及今十三年，虽然调升天庭，使其夫妇团圆，乃玉帝怜爱之念。天孙仙女，本是瑶池王母处仙女，此时与金童成了夫妻，理应拜谢玉成之德。不料只恋夫妻之爱情，忘却了应尽之天职。瑶池圣母闻得金童超升天庭，又与天孙成了夫妻，至今未曾进谒，足见凡心之念，终是不肯觉悟，不免感动圣母之怒。即命仙娥伺候出宫，往通明殿面奏玉帝。出了宫门，驾上六云车，一路上飘飘荡荡，已至朝门，下了六云车，仙娥扶着，黄巾力士在后拥护，同到通明殿。因瑶池圣母见驾，皆在玉清宫便殿，故而直至玉清宫中。玉帝见瑶池圣母到来，知有事故，在便殿传问。瑶池圣母山呼已毕，即奏道：“蒙陛下降旨，金童、天孙团圆婚配，乃仁德圣主怜恤之旨。诂伊团圆之后，贪念不足，尚不知悔。且金童系驾前第十二金童，天孙系陛下之外孙仙女，瑶池宫中之七仙姑，即如婚配之后，亦宜各执司事，何能以爱情当为应分之事？故臣妾见驾，请旨定夺！”玉帝闻奏大怒，降旨道：“卿所奏甚是，朕也常问彼等之行为，众臣皆言不知，彼二人既贪心不足，实属罪不容诛！卿家暂回瑶池，朕当发瑶池天神捉拿见朕。”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李金星二次解围 再遭贬各分东西

第十一回

话说玉帝待瑶池圣母回西方宫中去不提，当下复至通明殿，升坐宝位，宣召托塔天王来上殿。托塔天王至殿上，俯伏金阶，山呼万

岁。玉帝降旨道：“差你带领天神天兵五百，往天河西灵藻宫内，捉拿金童、天孙仙女来殿见朕，不可有误！”托塔天王领旨，退出通明殿，玉帝返回玉清宫不提。托塔天王出了朝门，驾了云头，直往天帅府而来。进了天帅府，到了点将台上，宣读圣旨，点齐五百天兵天将，传令已毕，闻锣鼓齐鸣，号炮之响，杀气腾腾，刀枪剑戟，弓箭马甲，行由无尘大道，到了天河西灵藻宫门口，一同下云，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一座极乐宫室，登时屯积了千军万马，如临大敌。金童、天孙正在欢娱之际，听得宫外擂鼓炮响，震动天地，摇旗呐喊，好不惊人。始则不知所为何事，继见守宫仙娥飞奔入内报道：“天孙仙女，大事不好了！宫外天兵天将围的水泄不通，声称玉帝有旨，捉拿天孙、金童问罪。”二仙闻此消息，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手忙脚乱，无处逃避，又见天将冲进宫来，捉拿金童、天孙仙女。在这个时候，二仙慌忙挽手奔出室外，由天井飞腾半空。天将见其飞逃，即飞跟上去，下面放炮擂鼓，呐喊助威，弓箭齐发，一时间哄天动地，鬼哭神号。正是：

知足者能得常乐，有量者能忍自安。

却说金童、天孙在半空中被天将追赶，不能脱逃，只得空中互相冲突。天将以刀斧砍杀，金童、天孙手无寸物，只仗自己道法，况且寡不敌众，金童、天孙刀砍斧伤固然不少，弓箭锥刺，可惨可怜，逃不得走，战亦不能，二仙只好且逃且走。天将且追且拿，又不敢以刀斧伤他，因玉帝降旨捉拿，并非杀伤，只有追捉而已。下面兵将摇旗呐喊，金童、天孙受上下之逼迫，退至天河中心，力也疲乏，支持不住，二仙跌入天河，满头过顶，浸入波中。天兵天将追至岸边围住，天将追至河中大水水晶宫。正在万难之际，太白金星驾着云头喊道：“天将且慢动手！金童、天孙本无死罪，不须如此追杀，好生囑他二位同去，见驾面奏便了。”天将正在河中大水，听见空中喊说之声，抬头一看，见是太白金星，便止住刀兵上岸。太白金星道：“金童、天孙不必伏在河中，只管放胆上来，随同天将上朝见驾便了！”

二仙听了太白金星之言，只得走上岸来。太白金星又道：“天将等好生带同前去！”说罢，太白金星驾云去了。

众天兵拔队前行，托塔天王带同金童、天孙直往通明殿而去。不多一时，已到朝门之外，各人下了云头，天兵屯在天朝以外候旨。托塔天王带同二仙进入通明殿，玉帝升登宝位，托塔天王及金童、天孙俯伏金阶。山呼已毕，托塔天王奏道：“臣领玉旨，往天河西捉拿金童、天孙，追拿多时，幸太白金星经过，命彼二仙随同上殿，方肯同来。今已解送上殿，请旨定夺！”玉帝闻奏大怒，道：“我看你这两个逆生，不知天理人情，任意抗旨违法，不想谋务正道。朕差天将捉拿，尔等竟敢抗旨图逃，罪不容诛！如不枭首示众，不足镇服天神！”即降旨，命托塔天王推出朝门斩讫交旨。托塔天王领旨，带金童、天孙，吩咐天兵将金童、天孙捆绑起来。正在此时，救星已到，大呼：“刀下留人！”托塔天王抬头一看，那还了得！托塔天王即命众天兵候旨定夺。太上老君上了通明殿，玉帝尚未退朝，俯伏金阶，山呼万岁。玉帝问道：“老卿上殿，有何本奏？”太上老君奏道：“老臣适在兜率宫服气炼形，闭目打坐，忽听炮响鼓声惊天动地。老臣屈指一算，方知圣上降旨捉拿金童、天孙问罪，特来奉请圣上降旨，改令彼二仙永无相会之日。乞圣上恩准！”玉帝闻奏，道：“老卿有所不知，金童、天孙不知朕已恩厚，但欢乐满足，任意你贪我爱，废厥天职，若不严加取缔，弄得不可收拾。非朕寡情，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太上老君又奏道：“圣主仁德，老臣莫不钦佩！无如金童、天孙本无阅历之人，况新婚之乐，彼固贪恋不舍，取缔之旨，乃明君之教诲，尚乞降旨免斩！令彼二仙永远分别，再不会面。”玉帝道：“老卿之意见却也使得。可传朕旨，嘱托塔天王免去斩罪，命金童永居天河西天将行宫内，派天兵四名驻守行宫看守，金童不得越出范围，不得偷会天孙。倘敢故犯，准其奏明朕躬，决不宽恕！天孙织女命其永居天河东云锦宫内工织，亦着仙娥看守仍然陪伴，也不准偷会金童！”玉帝宣召已毕，退朝回宫不提。

太上老君领旨出了朝门，将旨宣告托塔天王，即驾云去了。托塔天王遣分了众天兵回天帅府去，只留天兵四名押了金童，往天河西而去，两名看守仙娥押了天孙，往天河东云锦宫。二仙临别，互相拥抱大哭，天孙哭道：“妾同郎君一别十三年，今日才得相会团圆，不料未及一载，忽又永远分别，再无相会希望，更比前次大有异别。如何妾和郎君偏遭此惨苦之祸？令妾怎忍舍得郎君！”金童泣道：“天孙悲苦之言，实在令人心疼，你我之颠沛流离，不论是何星神，均无如此情状！常言云：‘快活无非天宫’，不料你我不能脱出苦海，怎不叫你我二人伤心！今日事已至此，断无挽回方法，只好遵旨暂行分别，日后苦守真心，再行仰求玉帝恩旨，或者再有相会之日，也未可知。还望止泪，不必过悲，惟有耐心以待天时而已！”欲知二仙如何分别，后来怎样？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天孙如愿鹊桥重会 七夕相逢留名千载

话说金童、天孙押往天河东西分居，二仙相抱，不舍分别，彼此说了许多恩情苦海之言，实在难分难舍。托塔天王见此光景，喝令分开，各自东西，二仙无法可施，只得分投而行。纵有凄凉苦楚，任你万斛愁肠，亦不能如其心愿。言著至此，就是阅书诸君，莫不代为叹息。托塔天王先送天孙仙女至天河东云锦宫中，见了云锦圣母，宣示玉旨，命其遵旨实行。云锦圣母接旨已毕，复请托塔天王坐下，仙娥送上仙茗，又命把天孙呼上殿来。天孙并看守仙娥来至殿上，倒身下拜，流泪不已。云锦圣母道：“天孙仙女真是红颜薄命，冤孽多多，指望十三年苦别之后，夫妇天长地久，玉帝无非是怜恤之心。不料尔等贪欢不已，废除天职，难怪玉帝怒责永离，夫妇未能如愿，反致抱恨千秋。旨意已早定，容后再行保奏，曲全悔过方法。今日事已如此，天孙你也不必悲泣，仍同看守仙娥，往工室去罢！”天孙哀泣道：“圣母所谕之言，小仙谨宜领受，此时只好遵行便了。日后

尚乞圣母设法挽救，小仙自然感激不已！”说毕，起身拭泪，同看守仙娥仍往工室中去了。托塔天王亦告别出外，即驾起祥云，由无尘大道，往天河西而来。到了天河西灵藻宫中，进入内室，只见四名天兵驻守宫内防备。金童见托塔天王到来，忙上前迎接，同入内室，对面坐下。天兵捧上仙茗，托塔天王向金童道：“我已到天河东云锦宫中去过，劝勉天孙不必悲伤，务宜耐守天时，自有升拔之日。金童今与天孙二次分拆，真是悲苦之至！即如小将奉旨捉拿，亦是出之于不得已，尚乞包容为幸。今仍独居在此，暂为耐守，亦可假此修行。尚可感动玉帝慈念，解释尔等遗恨。姻缘期限，本由天定，不必心慌意乱，保守仙体为要！”金童闻此一番言语，不觉垂泪言道：“托塔天王甚是！非怪玉旨不情，惟恨小童自不小心，但恨我们已成，复行永远别离，到不如不成夫妇，也还干净，免得有始无终，诚为缺点！”托塔天王又劝道：“玉帝既已准成为夫妇，并非无故令尔等拆散，尔等若非自弃天职，不触帝怒，何至到此地步？今番玉旨决定，不能更移，只好暂为苦守，司奉天职，日后自有挽回！”说罢，立身起来，退出宫门，金童送出宫外，带了天兵复旨去了。金童返回内室，闷闷不悦，想：“自凡尘上天，又与天孙仙女配合，喜乐达于极点，不料乐极生悲，如今独守杳室，怎不令人悲苦！惟是一日复一日，岁过四时，思想之苦，割断肝肠！我昔年在瑶池戏侮天孙，贬我下凡受苦十三年。超拔天台，指望消除前非，那知又遭无限苦痛！”不免终日叹息，怨恨之声，冲动苍天。金童悲怨，咱且按下。

再说天孙织女，在工织室内终日工织，思想金童，不免两眼珠泪垂于玉面。看守仙娥从旁劝慰道：“天孙勿须过悲，保重仙体。今日与金童拆散，乃是劫数，纵然挂念，也是枉然，还须另设方法为上！”天孙叹道：“事已至此，无可挽救，就是哀告云锦圣母，又恐责怪于我。此次不比从前金童下凡时代，未成夫妇，玉帝故可成全，今既成夫妇，复行永远分拆，乃是我们废职贪欢之罪，怎的还能有挽救哩？”二仙女一叹一劝，万分愁肠，众星神莫不生怜恤之心，均是

无法可治。

一日，太白金星驾云行经天河，见灵藻宫并云锦宫二面怨气现于空中，互相交接，即知是金童、天孙彼此思念不已。太白金星也不免发了慈悲之念，遂停止云头，想了一回，若是上殿保本，又恐玉帝不准。心中暗想：“不如往兜率宫与太上老君商量，看老君有什妙策。”想定，拨转云头，向北方而去。不一时，来至兜率宫前，按下云头，进入宫内。太上老君正在打坐之际，见太白金星到来，起身邀坐。太白金星叩询了仙安，在旁坐下。仙童送上仙茗，饮毕，太白金星道：“今日进谒，特为金童、天孙之事，那日老君在玉帝驾前，保奏金童、天孙免斩，永远分离，讵知实行分别以来，彼等思念、抱苦不堪。小星正值驾云南往，见怨气冲空，互相交接，所以特来告知，共同设法挽救。”太上老君道：“我也是知道的，玉帝本来降斩，是我苦苦保本，始免斩罪，改行永离。迄今分拆年余，犹恐帝怒未息，故而置之不问。今既金星到来，你我各抱慈悲主义，自然设下挽救方法。别无能力，只好再行上殿共同保奏，亦须写奏章一纸，明日早朝同见驾保本，自有挽回之力。”太白金星道：“老君所说甚是！”登时本章写好，专待明日早朝上殿。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二星君齐驾祥云，直往通明殿。到了朝门，下了云头，进入朝房候驾上殿。不一时，金钟三响，玉帝升登宝位，文武星官俯伏金阶，山呼已毕，各归班次。太上老君即将本章由传宣星官送呈龙案，玉帝打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臣李聃、李长庚等，今特奏为金童、天孙永别补救事。查金童、天孙那年违旨，偶动凡心，遭贬十三年，受尽凡尘艰苦；天孙仙女亦于云锦宫中工作勤劳。彼此咸受苦痛，莫不悔改前非，于去年七月初，蒙陛下降旨团圆，成为夫妇。彼固悲喜交加，继则你贪我爱，负天恩。复经圣上严加取缔，命若辈永远分离。兹经遇离别之苦，终日怨气冲天。情之所钟，故非人力可以挽回。臣等发生慈悲之念，故谨会同具疏上奏。仰乞圣上恩

准，改做每年七月七日相逢一次，以遂双方思想之愿。并祝圣寿无疆！

玉帝看毕，沉吟了半晌，始言道：“二卿所奏之事，乃抱慈悲主义，朕依慈善办法，二卿可传朕旨，就是每年七月七日始可相会一次，余只不许自由，倘敢故违，决不姑宽！”宣旨已毕，玉帝退朝，回玉清宫而去。众星官亦各退出朝门，驾云分散去了。这里太上老君同太白金星驾一片红云，再往天河东云锦宫而去，知照云锦圣母并天孙仙女，将玉帝所降旨意及二星官要求之事，一一细述一遍。然后又往天河西灵藻宫内，面传玉旨于金童，并告只可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余无自由。金童倒身叩谢二位老星君，复起身问道：“玉旨准吾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不知还在何处可以栖留？”太上老君道：“当七月七日，自有乌鸦、天鹊、龙凤之类联接天河之中，使尔二仙由东至西，彼此两造相会，即可共诉衷肠，稍可以慰心愿。”金童谢道：“多蒙二老星君仁德兼全，衔恩无以可报，惟望留千古名，德寿无疆！小童默祷天心而已。”二星同道：“施恩望报，非神仙之所为，贪念不休，尤望汝等悔改！”言毕，告辞去了不提。自此金童、天孙每年七夕相逢，万古不更，一载离情，一夕倾肠，世称牛女二星，惟七夕一相逢，便是这桩古典，就此告终矣。

附录三：

牛郎织女

编 剧

陆洪非 金 芝

完艺舟 岑 范

一 天 庭

〔天庭中王母的宫殿。殿前有数百级台阶。殿宇显得空洞、森严。透过巨大的庭柱，可见王母空空荡荡的宝座。〕

〔钟声起。十二天神走上，分列两班；金牛星头戴双角金冠，缓缓走上。〕

〔音乐起。值日功曹上殿；清风、明月两个小仙女掌扇，引着一脸冰霜的王母从殿后向前走来。后随八个仙女，十二个天将护驾而来。〕

〔王母坐定，盛怒但不外溢。两班文武，不敢正视，肃穆相待。〕

〔王母向值日功曹施以眼色。〕

功 曹 （领会其意，上前几步，向殿外高呼）带牵牛星！

〔两名天将，押解着牵牛星，走上殿来，直至王母宝座前跪下。〕

王 母 哼！——

（唱）虚无缥缈神仙境，

自在逍遥享清静。

谁人不羨天堂好，

你竟敢违天规、废耕作、勾引织女动凡心！

（白）大胆牵牛，你可知罪？

牵 牛 王母，我……

王 母 你，罪在不赦！

功 曹 天将走上！

金牛星 且慢！小神有本启奏。

〔金牛星走上几步，很礼貌地跪在殿前。王母不悦而视。〕

王 母 金牛星，你又来多管闲事！

金牛星 启奏王母：想那牵牛、织女相约下凡，与世间之人，同耕共织，依小神看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为此动怒？

王 母 牵牛、织女不愿在天庭耕织，竟敢私约下凡，如此大罪，若不重责，那还了得？

金牛星 王母不是常说，神仙应以众生为念么？

王 母 (语塞)啊？——(冷笑)嘿嘿嘿……你既以众生为念，我就命你下凡，耕地犁田！

〔众仙惊恐。金牛星泰然自若。牵牛星一旁焦急顾盼。〕

功 曹 天将侍候！

二天将 啊！（直奔金牛星而来）

牵 牛 (焦急地哀求)求王母明察：小仙并无罪过；纵然我有差错，也不可连累金牛星受罚！

王 母 押了下去！

功 曹 贬下凡尘！

〔金牛星冷冷地向王母看了一眼，又转身与牵牛相视一眼，昂然下殿而去。〕

〔牵牛星眼巴巴地看着天将押解金牛星下殿而去，急得无可奈何，不顾一切地……〕

牵 牛 王母！——王母！

王 母 (冷冷地)牵牛星听旨！

〔值日功曹捧旨宣读。〕

功 曹 牵牛星，心生邪念，谪贬下凡！

〔值日功曹的声音，像恐怖的雷声一样，在天庭震荡。牵牛星十分吃惊，众仙亦形有惧色。两名天将阴森森地向牵牛走来……〕

〔织女，一个美丽而温柔的少女，穿着彩带飘飘的仙衣，忽闻宣旨，急从台阶下匆匆走上，焦急、惊慌地向大殿奔走，穿过巨大的庭柱，小心不安而又满怀深情地蹲在牵牛星的身边，牵牛更添惊惧……〕

织 女 (小心翼翼地)见过王母。
 王 母 (淡淡冷笑)你来作甚?
 织 女 (喘息未定,不敢正视)还求王母体念下情……
 王 母 (挥手令起)讲!
 织 女 (慢慢站起身来)王母——
 (唱)那一日漫步碧空游,
 彩云深处遇牵牛。
 是我约他人间去,
 求王母你把贬他的玉旨收。
 王 母 嗯! ——
 牵 牛 (怕连累织女,挺身而出)王母! ——
 (唱)是我云端会织女,
 劝她下凡织绫绸。
 [王母神色渐变。织女连忙上前。
 织 女 (唱)纵有罪过我担受——
 牵 牛 (唱)莫罚织女罚牵牛!
 王 母 (勃然大怒)大胆! ——
 (唱)宝殿上还敢眉目互传情,
 哪还有半点天规放在心?
 你妄想偷下凡尘圆好梦,
 偏叫你永生永世两离分!
 受折磨牵牛谪贬人间去——
 织 女 (大惊失色,但略一思索,下定决心)
 (接唱)织女也求贬下凡尘!
 王 母 (一声冷笑)哼!
 (唱)我要你一在天上一在地——
 [牵牛、织女闻言失色,相互惊视。
 王 母 将织女锁入云房!

(唱)无我旨意不得擅出门!

〔织女凄然欲绝。〕

王 母 下班!

〔钟鼓声起,一声声如同敲在织女心坎上……织女忽然醒悟过来,还想再向王母哀求,但是王母在众仙女护持下,已经远去;织女回身再寻牵牛时,只见牵牛反剪双手,正由两名天将押出殿去。织女奔向牵牛……〕

织 女 (呼叫)牵牛! ——

牵 牛 (闻声止步,回头)织女! ——

〔牵牛、织女含情相视,千言万语,难以倾吐。〕

牵 牛 (半晌,迸出一句)……珍重了!

织 女 (含泪点头,哽不成声)珍重……

〔天将举鞭催行,押着牵牛走下台阶……〕

〔合唱起:〕

隔山山有路,

隔水水有船。

〔织女悲痛地望着牵牛远去,临近一片茫茫云海……〕

(合唱)天上人间云似海,

〔牵牛终于淹没在云海之中,忽然传来一声巨响,震得织女摇摇欲倒。她极力支撑住身子,一直痴痴地望着、望着……〕

(合唱)相会何时恨绵绵。

〔痴望的织女,越推越小,渐渐隐去。〕

二 田 间

〔阳春三月的傍晚,红日渐渐沉落西山,碧空中顿时飞起一道道彩霞。〕

〔晚霞染红了桃林,桃花分外娇艳。〕

〔晚霞染红了山野,山野异彩缤纷。〕

〔远处是青山、暮霭、晴岚、烟树……〕

〔近处是小桥、流水、芳草、垂杨……〕

〔红日衔山,倦鸟归林,三三两两的农夫、农妇扛犁、荷锄,向村庄走去。〕

〔远处传来山歌，是个老年人的声音，很苍老，可是又异常嘹亮，充满了健康欢快的感情。

〔山岭边的一条斜斜的石径上，忽然转出一位鹤发童颜，体格壮实的白胡子老爷爷来了；他挑着一担柴，矫健地走了下来。

老爷爷 牛郎！

牛 郎 （正在赶牛犁地，闻唤抬头）老爷爷！（放下犁迎上前来）

老爷爷 你怎么还不回去？

牛 郎 老爷爷，你不是常说：做庄稼活，就靠起早歇晚吗？

老爷爷 （一边看看牛郎犁过的地，赞赏地）嗯，年纪轻轻的，又在行、又勤快，真是世上难找呀。

牛 郎 （有点羞涩地）老爷爷！

老爷爷 我走了，你也快收工罗。

牛 郎 老爷爷，把担子放在这里。等一会，我替你挑回去。

老爷爷 你怕我挑不动吗？

〔老爷爷矫捷地挑起担子，健步而去。但又回头望着牛郎，催他回去。

〔老牛忽然停步不前。

牛 郎 （对老牛）你也要我收工吗？还早哩！

〔牛郎扬鞭催牛，老牛不动。

牛 郎 你饿了？

〔老牛摇头。

牛 郎 你怕我累了？我不累。——我们再犁一会好不好？

〔老牛“哞”地叫了一声。牛郎假装生气，举手扬鞭。

牛 郎 老牛，你再不听话，我就要生气了！你怕不怕？

〔老牛索性就地躺下。

牛 郎 （变换语气）唉，看你这么大个子，还一点不懂事。老牛呀！——

（唱）老牛老牛你不要哼，

你心里疼我我知情。

你可知，嫂嫂她不勤快，

哥哥做工出远门；
我若不起早歇晚把地种，
秋天哪有好收成？

〔老牛像是完全听懂了牛郎的话，它抬起头，一下子站了起来，伸了伸腿……〕

〔他们继续耕地……〕

三 牛 郎 老 家

〔牛嫂馋涎欲滴地望着面前一盘白面大包子。她来不及地抓起大包子往嘴里塞，这个咬一口，那个咬一口，正吃得津津有味。〕

〔外面山坡下面，传来了牛兄的歌声，由远而近。〕

牛 兄 (唱)出外做工三月整，
挣来五两雪花银；
欢天喜地回家转，
给我兄弟娶一个称心合意的人。

〔牛兄挑着木匠担子，喜滋滋地来到了家门口，敲门。〕

〔牛嫂被敲门声吓了一跳，差点没噎着。她连忙把包子端开藏好，生气地骂着。〕

牛 嫂 这么早就收工啦？(敲门更急)懒鬼！

牛 兄 (大声地)是我！

牛 嫂 (打开门，见是牛兄，顿时收起怒容，换成笑脸)哟，是当家的——你回来啦！

〔牛嫂忙迎牛兄进屋。〕

〔牛兄放好担子。牛嫂殷勤地为牛兄掸灰尘。〕

牛 嫂 嗨，看你一身的土，来，我给你掸掸。

牛 兄 我兄弟呢？

牛 嫂 在地里嘛。

〔牛嫂倒了一碗水递与牛兄，并在身边坐下。〕

牛 兄 这么晚了，还不喊他回来？

牛 嫂 (满不在乎地回答)怎么啦?多犁一会儿,就会累死了他?

牛 兄 哎,我是说,该让他回来吃晚饭啦。

牛 嫂 放心,饿不死他。

牛 兄 (不悦)有你这么个好嫂嫂,我还能不放心?

牛 嫂 不用你恭维我!——你呀,出门好几个月,回得家来,光知道兄弟长,兄弟短,也不问我一句:头疼不疼,腰酸不酸?缸里有没有米?手里有没有钱?……啊哟,我的天啦,要你这个男人做什么事哟?……

〔牛嫂撒娇地哭了起来。

〔牛兄见状,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包钱走过来,像哄孩子似的。

牛 兄 好了,好了……拿去,这是我的工钱。

牛 嫂 (见了钱,立即破涕为笑,可是又嫌太少)就这几个钱?

牛 兄 (陪笑地)我还留了一些。

牛 嫂 好哇!你还把钱留下来攒“私房”!

〔此时,牛郎牵着老牛从地里回来。忽然,老牛不肯走了,使劲要往窗口去,一边伸出前蹄向牛郎示意,要他走到窗口去。

〔牛郎来到窗口向内望,看见牛兄、牛嫂对坐在桌前。

牛 兄 你听我说,这笔钱我是想办一件大事情……

牛 嫂 什么大事情,还瞒着我?

牛 兄 我想给牛郎——

牛 嫂 又是牛郎,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她把眼一翻,扭转身去)

牛 兄 唉!——

(唱)叹爹娘下世早兄弟年少,

多亏你这位贤嫂嫂为他操劳。

到如今他也该成家立业,

再不要你为他把心操。

牛 嫂 好哇,那把他分出去吧!

牛 兄 不,我想娶个弟媳妇来家,给你做个帮手……

牛 嫂 (皮笑肉不笑地挖苦牛兄) 嗯, 你这个哥哥, 想的真周到!

牛 兄 嘻嘻……

牛 嫂 (一把抢过牛兄手中的钱) 你呀! (拉牛兄坐到自己身旁, 柔声娇气地)

(唱) 说你傻, 你不傻,

做事活像个大傻瓜。

从小把他拉扯大,

穿的吃的不算账, 还要为他娶妻把钱花。

这样的傻事干不得,

干脆与他快刀切西瓜——分啦!

牛 兄 (大惊) 要我同兄弟分家!?

牛 嫂 对! 分家!

[牛郎在窗外听到这些话, 心中又气又难受。

[老牛依偎在牛郎身边, 像是在安慰他。

牛 兄 (急得站了起来) 左邻右舍, 哪个不夸他, 又勤快, 又能吃苦, 这样的兄弟哪里去找? 你, 你还要把他分出去!

牛 嫂 左邻右舍, 当然说他好罗, 他常常吃家里的饭, 帮人家做事!

牛 兄 他帮人家忙, 人家也帮我们呀。

[牛郎在窗口听到哥哥的话, 很感激。

牛 嫂 (一怔) 我晓得你的心思, 是要想娶一个弟媳妇来, 你们一窝子亲, 欺负我一个人……(哭了起来)

牛 兄 唉! (于心不忍) 你听我说, (牛嫂不睬) 你听我说呀。

[牛嫂执意不睬, 干脆背过身子去。

[牛郎听兄、嫂争吵, 连忙推门进来。

牛 郎 哥哥, 嫂嫂!

牛 兄 (过去拉住牛郎的手) 兄弟……

[牛兄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低下头来, 只是叹气。

牛 郎 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牛 嫂 听见了怎么样? 怕分家是不是? 怕也要分!

牛 郎 我愿意分家!

〔牛兄、牛嫂,都感到意外。〕

牛 兄 你也愿意分家?

牛 郎 (点头)嗯。

牛 兄 (拉牛郎到一边,轻声地)兄弟,你还年轻,又没有成家,分了出去,这日子怎么过呀?

牛 嫂 (跟过来抢着说)嗨,要你操什么心哟!

牛 兄 (把手一甩,高声嚷道)他是我亲兄弟,我怎么能不操心?!

牛 嫂 (一怔,稍停)好哇,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我让你们!

.....

〔牛嫂一扭身,哭着跑到里屋去了……〕

〔牛兄意识到说得过分了,又悔又急。〕

〔牛郎深情地走向牛兄……〕

牛 郎 哥哥,还是分吧。

〔里屋,牛嫂正在翻箱倒柜,收拾包袱……〕

〔牛郎还在低声劝牛兄分家。〕

牛 嫂 (一下冲了出来)你们不用分,我走!

〔牛郎连忙上前拦阻,牛兄无可奈何地看着……〕

牛 郎 哥哥……

牛 兄 (一狠心)好,分就分! ——

(唱)分给他好房并好地,

分给他银钱好娶妻。

牛 嫂 (唱)好房好地归老大,

银钱是你挣来的!

他有本领不靠你,

自会盖房又娶妻!

牛 郎 (唱)田地银钱都不要 ——

〔此时,老牛在门外叫了一声,牛郎闻声回视,只见老牛把头伸进门来,像是在叫牛郎过去。牛郎走到老牛前……〕

牛 郎 (唱)只要老牛常相依!

牛 兄 你只要一头老牛?

牛 嫂 你想要这头老牛呀?那可不行!(她想过来牵牛,不料老牛把头一抬,用角向她抵过去,吓得她后退不迭)好,好,就给你这条老牛,你可不能后悔!

牛 郎 你放心吧,嫂嫂!

牛 兄 不,不能这么分!

牛 嫂 (尖声叫嚷)那你要怎样分?

〔牛兄、牛郎,目光相接;牛郎上前抓住其手,用目光劝阻其兄,牛兄长叹一声……

牛 郎 哥哥,我走了。

〔牛郎牵着老牛走出门去。

牛 兄 (赶到门口)兄弟!兄弟!

牛 嫂 (拉住牛兄)啊嚏!

〔她使劲一把将牛兄拖进屋去,顺手把门关上。

〔牛郎牵着老牛,呆呆地望着这个已经不是自己的家;眼眶中闪出泪光;慢慢地转过脸去,牵着老牛,黯然离去,沉重地走下山坡……

〔此刻,天色已经黑了下来,碧空中出现几颗星星,树梢上挂起一弯新月。

〔山林在银色的月光下,显得分外柔和,像罩着一层薄薄的面纱。

〔小溪静静地流着。

〔牛郎牵着老牛在溪边走着。

〔忽然间,老牛哞地叫了一声,昂首向天。

〔牛郎抬头注视,但见碧空里泛起朵朵白云,像波涛,似银练,飞旋转动,变化万千,牛郎不觉看呆了。

四 云 房

〔天空中,白云在翻腾、滚动……

〔云层在变幻。虚无缥缈的太空深处,隐隐显出织女云房。

〔织女在痛苦生活的折磨下,面容憔悴,精神恍惚,背身伫立,凝神遥望云海。

织 女 (唱)空守云房无岁月，
不知人世是何年？
望断云天人不見，
万千心事待谁传？
也曾梦里来相见，
醒来但见月空悬。
明月还有星作伴，
可怜我孤孤单单恨无边。

〔织女慢慢地转身向里面走去。

〔云房中央，从空中撒下数百根闪闪发光的银丝，一直挂到地面上；另外还有几根异常简单的纱柱之类作支撑，这便是织女的“织机”。她走到织机前，从机上拿起一只金梭，欲待坐下来织锦，可是……

织 女 (唱)恨无边，情无限，
手持金梭重如山。

〔云房外面，月光清冷，一片云海，无边无际。

织 女 (唱)织出红云血泪染，
织出白云泪已干。
但愿白云化素笺，
片片纷飞落人间。

〔织女仍然在沉思、凝视。

〔织女突然眼睛一亮，好像看见了什么；眼面前的一团彩云，逐渐化为牵牛星模样，似幻似真，若隐若现。

〔织女心情激动，亦悲亦喜，注目而视，依稀可辨牵牛星在向她含笑点头。

〔织女几乎要喊了出来。忽然，外面传来了鼓乐之声，她顿时惊悟过来，眼面前依然是一片云海！

〔鼓乐声越来越响了。

〔织女惊慌地走到外面，只见云层隙间出现了王母出巡的全副銮驾，空中旗帜招展，鼓乐齐鸣，浩浩荡荡地走向远方，慢慢地消失在云层中。

〔织女渐消惊惧之色。

〔忽然，空中传来几声喜鹊叫，尔后环绕云房，消失在云层之中。

〔原来一片茫茫的云海，此刻也起了变化：云层在变化、消散，逐渐露出了青天，朵朵白云，轻盈地在地际飘荡。

〔织女心情也随之开朗，欣然四顾。

〔云端中忽然显出了一堆奇花异草，鲜艳异常。

〔许多含苞待放的奇花和异草，刹那间都争妍怒放，随风摇曳生姿。

〔织女顿感兴奋。

织 女 (唱)王母去西方，
喜鹊绕云房，
朵朵白云飘荡，
仙草也吐芬芳。
我心好似春潮涌，
怎耐得太空寂寞岁月凄凉？！

〔织女在徘徊、思量。终于决定到人间去；她奔回织机边，取了金梭，急忙走下台阶，来到了“平台”上，脚下云雾迷茫。

〔织女又惊止、沉思……

织 女 (唱)茫茫人海里，
牵牛在何方？——
纵然相逢全无望，
也强胜这长年寂寞守云房。
更何况金梭独具天工巧，
待织它人世山河万里装。

〔她由徘徊而至下定决心。

织 女 (唱)怕只怕王母知晓把祸降，
罪上加罪苦更长。

〔她又后退，越想越怕……

织 女 (唱)吉凶祸福全不想，
且到人间再作主张。

〔织女再度坚强起来。正欲出走，忽闻有人叫她，吓了她一跳。原来是灵芝悄悄前来。

灵 芝 姐姐，你在想什么？
织 女 是你呀——你怎么来了？
灵 芝 姐姐，王母走了，我来陪你好不好？
织 女 (热情地拉住灵芝双手)灵芝，我的好妹妹！
灵 芝 姐姐，你是不是又在想……
织 女 我没有想什么。
灵 芝 (无限同情地)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想到人间去。
织 女 (向往地)人间现在是什么时候？
灵 芝 正是榴红似火的大好时光哩！
织 女 啊！
灵 芝 姐姐，可惜你去不得，王母不准你离开云房一步。
织 女 王母不是到西天去了吗？灵芝，我……
灵 芝 姐姐，你一定要去，我倒想出一个主意：我们大家一起去，
王母降罪下来，也好与你分担一二。
织 女 这个……
灵 芝 你等着，我去告诉众家姐姐，今夜三更，就来约你。

〔灵芝匆匆离去。〕

〔织女心情激动、向往、等待……〕

〔女声齐唱：〕

凤凰展翅破笼飞，
正是人间花满枝；
往日最愁日落早，
今宵偏恨月来迟。

〔织女不安地、但又充满希望地在等待……〕

〔大地上慢慢现出数道金光，染红了半边天。〕

五 茅 棚

〔夏夜，碧空中繁星点点。〕

〔树梢挂起一弯新月；野地里蛙声一片。

〔山坡上，孤零零的一所小茅棚，在月光下依稀可见。

〔从这间简单而灵巧别致的茅棚内，传出悠扬动听的笛声……

〔牛郎依栏席地而坐，吹着竹笛；老牛卧在他的身旁，像是在倾听，又像是在闭目养神。月光如水，洒了他们一身。

〔老牛把脖子贴在地下，一动不动，只是偶然扇动一下它的耳朵。

〔茅棚外面，草地上流萤成群，随风起落飞舞。

〔忽然天上传来了喳喳的喜鹊叫。

〔老牛睁眼抬头；牛郎停笛张望。

〔不知哪儿飞来了一只喜鹊，停在茅棚的短栏杆上，冲着老牛喳喳地叫了几声，随后又飞走了。

〔老牛似乎得到了什么消息，一下子蹦了起来，把牛郎吓了一跳。

〔老牛把头伸到栏杆外面，抬头望天；牛郎跟了过去。

〔天空中突然霞光一闪，隐隐传来仙乐之声。

牛 郎 （惊疑地）老牛，你望什么？（老牛欢叫一声，牛郎焦急地）老牛，你要能说话该有多好呀。

〔突然眼前一亮，牛郎与老牛都被五彩缤纷的光芒照耀着，时明时暗，经久不息。

牛 郎 （惊奇不已）咦，天上怎么回事？（转向老牛）喂，老牛，你知道吗？（老牛点点头，“哞”地叫了一声。牛郎抓住牛角摇了两摇）你知道就说呀？（稍停，牛郎松了手，望天叹气）

〔突然，不知哪儿叫了声：“牛郎！”牛郎先未在意，又叫了一声：“牛郎！”

牛 郎 （应）嗯，谁呀？谁叫我呀？

〔声音回答：“我呀。”

牛 郎 你是谁？

〔牛郎正在寻找，忽见老牛站了起来；转眼变成了一个——牛化身。原来屋里没有灯亮，他用手向桌上一指，一盏油灯忽然自动地亮了，把小茅棚照得通亮，尔后，他笑嘻嘻地走向牛郎。

牛 郎 （又惊又喜地望着他）你、你……

牛化身 是我嘛。（亲切笑道）不认识啦？

(唱)叫我说话我就说，

请你不要嫌噜苏。

〔牛郎从他头上两只金牛角，认出他是老牛的化身，不禁大喜。

牛 郎 你是老牛？！

牛化身 (逗趣地)哎！——

(唱)哪能这样没大小，

要叫一声牛大哥！

牛 郎 牛大哥！

牛化身 (大声答应)哎！——

牛 郎 (高兴地一把抓住牛化身头上的金角)啊！你真会说话了，真的会说话了！

牛化身 (着急地)哎、哎、哎，好兄弟，你千万别碰我的角！

牛 郎 (连忙松手)为什么？

牛化身 毁了我的角，我就不能同你说话了。

〔牛化身走至栏杆边，向牛郎招手，牛郎走近。

牛化身 (指天上)你来看。

牛 郎 牛大哥，那一亮一亮的是什么地方？

牛化身 那是神仙住的地方。

牛 郎 哪来那么好看的云彩？

牛化身 是天上的仙女织出来的。

牛 郎 什么仙女？

牛化身 她呀！——

(唱)她是天上织女星，

心灵手巧织彩云。

容貌出众心肠好——

牛 郎 (听得出神)真的？

牛化身 (凑近牛郎，轻声地)

(唱)说给你做媳妇称心不称心？

牛 郎 (害羞地躲开)牛大哥……

牛化身 (唱)织女只有牛郎配，
大哥我去做媒人。

〔牛郎羞涩、脸红。

〔此时天上彩光又在闪现。美妙的仙乐，隐约可闻。

牛化身 (一把拉住牛郎)走！

牛 郎 哪里去？

牛化身 (唱)兄弟快快随我走，
媒人带你去相亲！

〔牛化身双手将牛郎一举，送过栏杆；自己也轻捷一跳，越过栏杆，带着牛郎，快步向山坡下走去……

六 碧 莲 池

〔月光下，牛化身带着牛郎穿过一座小桥，走上一条山间小道，进入云雾之中。

〔山顶上，一片迷茫的云海。

〔牛化身从云海里冒了出来，到山顶上站定，然后向下面招手，紧跟着牛郎也从云海里走了上来。他们二人继续前进。

〔他们来到了“水帘洞”口。他们穿过水帘，向洞内望去，只见山洞内深不可测，四壁珠光宝气，彩色缤纷，并有奇妙的音乐从里面传出来。牛郎不禁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牛化身拉着牛郎走进洞来。眼前不断地出现许多奇妙的岩石。姿态千变万化，绚丽多彩。牛郎目不暇接地向四下张望。

〔牛化身一边走，一边含笑地打量着牛郎。他们走过曲曲折折的小径，又穿过狭小得仅可过人的岩缝，然后向前面走去。

〔可是，前面无路可通了，只见一潭清澈的泉水，上面飘浮着两三片浮萍。

〔牛郎焦急地向牛化身看看，还没来得及开口，牛化身却已纵身一跃，跳到一片浮萍上面。说也奇怪，那浮萍也不下沉，就像只小船一般。

牛化身 (向牛郎伸出手)来吧，我的兄弟。

〔牛郎略一迟疑，终于也照样跳到另一片浮萍上。他们携着手，乘着浮萍，漂流而去，慢慢来到了出口。

〔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另一个美妙天地：只见月色融融，群峰环抱一池碧水，水面浮着一层薄薄的轻雾。绿叶舒卷，点点红莲。

〔他们踏上了一片绿茵草地，牛郎完全被这一幅美景所迷住了。

牛 郎 这是什么地方？

牛化身 你没来过吧，这叫碧莲池。

牛 郎 (四下寻找)牛大哥，你没骗我吧？

牛化身 哎，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

牛 郎 那怎么连个人影子也看不见？

牛化身 嗨，你不要慌嘛！

〔牛化身拉了牛郎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短时间的沉默。

牛 郎 (忽然发问)哎，牛大哥，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牛化身 那个人嘛……你一见便知。

牛 郎 (担心地)不会像我嫂嫂吧？

牛化身 (故意逗他)呃，比你嫂嫂还凶得多呐。

牛 郎 (大惊)啊？那我们回去吧！

〔牛郎拉了牛化身就要走。

牛化身 (大笑)我哄你的。

牛 郎 牛大哥，你……

牛化身 (神秘地)别做声，快来啦！

〔他拉着牛郎躲到一株大树后面。

〔牛郎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牛化身神态安然地坐在一旁。

〔碧莲池上静悄悄的，只有薄薄的雾气在水面上轻盈地飘过。

〔一株盛开的莲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

〔牛郎屏息以待。

〔卜通一声，一只青蛙从荷叶上跳入水中……

〔牛郎一惊，伸头张望，但又无动静。

〔稍停，隐约地传来了天上的仙笛声。牛郎仰望天空，惊疑莫名。〕

牛 郎 （脱口而出）来了！

牛化身 （示意轻声）嘘！

〔天上出现闪闪霞光，天门开了。从里面投射出一条斜斜的彩色的光柱，一直通到碧莲池的对岸。〕

〔牛郎惊呆了，不由地从树后转了出来，却叫牛化身从后面一把拖了回去。〕

〔天空中，彩色光柱顶端，陆续出现好多仙女，她们轻盈地驾着彩云，飘然而下。〕

〔牛郎一下子又站了起来，牛化身连忙将他按住。〕

〔仙乐声中，仙女们翩翩而来，飘落到岸边的草坪上。〕

〔织女和八位仙女，披着色彩宜人的轻纱外衣。织女穿着淡淡粉红色的外衣，灵芝在她的身边。〕

〔仙女们兴高采烈地在观赏风光，为这迷人的景色，闹得如痴如醉。〕

〔唯独织女，却为此美景所触动，引起一片凄然之情，呆呆地伫立在一边。〕

灵 芝 （发现织女伤感，走近她，低声地）姐姐……

〔织女连忙克制，强打精神，淡淡地一笑，拉着灵芝走到仙女群之中。〕

仙女甲 织女，我们到池中去玩耍可好？

仙女乙 织女，一同去吧。

灵 芝 （促成地）织女姐姐！——

〔织女不愿扫众人兴，随和地点点头。〕

〔牛化身拉着牛郎从树后出来，又躲到另一株树背后。〕

〔众仙女已纷纷脱去外衣，走到碧莲池中央；她们都穿着白色长纱衣，在水面上翩翩舒袖，无限欢快，且歌且舞。〕

众仙女 （唱）水似碧玉盘、山镶翡翠边，

出水红莲朵朵鲜；

人间美景胜天上，

学游鱼，戏碧莲，水底舞蹁跹！

〔仙女们在碧莲池中自由、愉快地挥动长袖，尽情欢舞；〕

〔她们时合时分，时而水上，时而水下，以多变之组合，美妙的舞姿，尽情抒发着她们难以获得的这个自由时刻的心情。

〔牛郎跃跃欲出，牛化身轻咳一声。

〔仙女们好似听到什么，刹那间变成了九朵莲花。

〔牛化身指点牛郎去取织女外衣，牛郎为难……

〔牛化身向牛郎咬咬耳朵，然后推他走出去。牛郎勉强鼓起勇气向仙女那边摸过去。

〔池中九朵莲花先后又慢慢地变成了仙女。她们游兴已尽，准备回到岸上。

〔牛郎刚好走到仙女们挂外衣的树枝下。忽见仙女们向岸上走来，不禁大窘，匆忙中想躲到树后去；不料撞断了挂衣服的枝条，仙衣落到草地上。牛郎连跑带跳地又躲到大树后，但却无意间把织女的那件粉红色外衣拖走了！

〔仙女们上岸后，各取自己外衣，披好。

〔织女寻不着自己外衣，十分惊异，焦急地四下寻找。

〔牛郎在树背后发现把织女外衣拖带来了，深感不安；又见织女在寻找，便脱口叫出。

牛 郎 衣服在这里。

〔牛郎捧衣走出。

〔织女抬头看一眼，不觉一惊。迎上去。

〔众仙女惊疑伫立。

〔织女越看越像牵牛星，不觉眼睛湿了。

牛 郎 不要难过，还你衣服。

〔织女未忙接衣，望着牛郎，不禁叫出声来——

织 女 牵牛！

牛 郎 牵牛？不，不，你不能牵我的老牛。

织 女 你……你不是牵牛吗？

牛 郎 (笑了笑)对，对，对，我是个牵牛的，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牛化身在一边看着，又气又可笑。〕

〔众仙女聚在一起，面面相觑；灵芝略知其意。〕

织 女 请问你叫何名字？

牛 郎 我叫牛郎。

织 女 牛郎？——你认识我么？

牛 郎 见到过。

织 女 (近前一步)在哪里？

牛 郎 好像在梦里，不，不，让我再想一想……

织 女 (唱)牛郎啊，可是在碧云深处话知音？

心愿相投情意深。

〔牛郎茫然不解。〕

织 女 (唱)可记得宝殿之上遭谴责，

你把无辜的罪名一人担承？

〔牛郎微微摇头。〕

织 女 (唱)纵然把伤心的往事都忘却，

应难忘珍重临行诀别声。

牛 郎 (唱)你的言语我全不懂——

〔织女闻言，伤心泪落……〕

牛 郎 (唱)为什么她在一旁暗伤心？

织 女 (唱)莫非我错将路人当知己？

要不然他牵牛忘了旧时情？

织 女 牛郎，你知道我是谁？

牛 郎 你是织女嘛！

织 女 (唱)他既能唤出我织女名，

不是牵牛又是何人？

(白)你还记得我叫织女？

牛 郎 我哪知道你叫织女？是人家说的。

织 女 谁说的？

牛 郎 是……

〔牛化身在树后直摇手。〕

牛 郎 我，我不能告诉你。

织 女 (唱)既然你我不相识，

来在这碧莲池等我又为何因？

牛 郎 (唱)有人说你手巧心肠好，

我来找你做——

〔牛郎说不出口，只好又回头望望牛化身。牛化身着急地向他打手势，催他说。〕

牛 郎 (接唱)——做……

织 女 (低着头)做什么？

〔牛化身急得直向牛郎挥拳头。〕

牛 郎 (接唱)……做新人！

〔牛郎说罢，难为情地躲开；织女亦陡感羞涩……〕

〔牛化身哈哈大笑，大摇大摆地走到织女面前，风趣地施一礼。〕

牛化身 不知织女驾到，有失远迎。

织 女 (惊异地端详一番)金……

牛化身 (抢白)今天你要不早来呀，我这个小兄弟可要急死啰！

牛 郎 (拉牛化身过去，压低嗓音)牛大哥，你怎么同她这样熟？

牛化身 你同她更熟呀！

牛 郎 我？

牛化身 嗯！——

(唱)好兄弟，你莫发愣，

快把姑娘来认清；

你们是志趣相投情意合，

两人长着一颗心！

〔织女听了又喜又羞。〕

〔牛郎呆呆地望着织女。〕

〔众仙女也已知情，交换眼色，向后退避。〕

牛化身 (暗暗捅了牛郎一下)怎么样？

牛 郎 我？——（含笑向牛化身耳语）

牛化身 相中啦！（走向织女）我家牛郎兄弟说，他一见到你，这个心里呀，就甜丝丝的、乐滋滋的，你呢？（织女笑而不答；牛化身故意逗趣地）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欢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

（推牛郎）走走走！

〔织女着急，刚要开口，牛化身笑眯眯地看着她，牛郎在一旁似笑非笑地站着不走。织女含情避开。〕

织 女 （唱）牵牛星在天庭为人直爽，

到人间好心肠越发纯良；

虽然他记不得天庭以往，

织女我更爱这人间牛郎！

〔织女含情脉脉地向牛郎走去。〕

〔牛郎也不由自主地向织女走来，他们渐渐靠近……〕

〔忽然天上传来了钟声。〕

〔织女回头看天，脸色骤变。〕

〔牛化身带怒看天。〕

〔牛郎不解其意地也看着。〕

〔灵芝及众仙女闻听钟声，看天，心情慌乱。〕

〔钟声在继续。织女的矛盾心情形之于色，在进行激烈斗争。〕

〔灵芝及众仙女围向织女。〕

灵 芝 姐姐！——

众仙女 姐姐！——

〔织女向前注视牛郎；牛郎只是痴痴地望着她。〕

〔牛化身在一旁看望，好像在等待织女决定去留。〕

〔织女终于下定决心。〕

织 女 （唱）众姐妹速速回天上，

灵 芝 姐姐，你呢？

织 女 （唱）留在人间——

牛化身 （接唱）——配牛郎！

〔他高兴地拉着牛郎走过来。

〔众仙女又高兴又担心，只得依依不舍地与织女告别。

〔碧莲池边，又出现了一条五彩光柱，灵芝等轻盈地腾空而去。

〔织女目送众姐妹远去。天上霞光逐渐消失，只剩下数朵白云，在空中慢慢飘动。

〔月光如水，碧莲池清明似镜，又已恢复宁静，好像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牛化身向牛郎示意，要他将那件外衣送去给织女。

〔音乐起。

〔牛郎为织女披上外衣。

牛 郎 (低声向牛化身)牛大哥，不说花轿，连小车子都没有一辆，怎么办呢？

牛化身 有我呐，走吧！(他随手在地上摘了一朵紫色的喇叭花)

(唱)不用轿，不用马，

老牛送她到婆家。

摘朵喇叭花，我吹起唔哩哇。

哇哩唔、唔哩哇，

有朝一日生下胖娃娃，

叫你一声大，还叫你一声妈，

叫你大，叫你妈，

乐得牛大伯笑哈哈！

〔牛化身唱罢，哈哈大笑。

〔牛郎在一边傻笑。

〔织女含笑低头。

〔喇叭声和笑声混成一片。牛化身催他们回去。

〔织女与牛郎相亲相爱、相依相偎，跟在牛化身后面起步回家。

〔牛化身不时回头，风趣地催他们快走。

〔碧莲池慢慢消失在他们的身后。

七 归 途

〔牛化身在前面，织女、牛郎与之距离越来越大。

〔他们在一条石径上行进。

牛 郎 (唱)果然喜从天上降，
来时只影去成双。
她那里眉目含羞花带露，
我这里甜透心窝蜜拌糖。

〔牛化身回头偷眼看看他们，也为他们的幸福而感到欣慰，不忍催行。

〔天已破晓，东方微明，大地为了一层乳白色的薄雾笼罩着。

织 女 (唱)双双穿过水珠帘，
眼前又是一重天。
风吹稻花香阵阵，
难得相逢在人间。

〔织女、牛郎深情相视，双双走出山谷，穿过一片葱绿的稻田。织女为这稻花香所醉……

〔他们进入一片如火的石榴林，榴花上露珠滚滚。

牛 郎 (唱)石榴花开红艳艳，
织 女 (唱)人逢喜事花更鲜。
牛 郎 (唱)好花摘与织女戴——

〔牛郎停步摘花，织女回头看见，含情脉脉地停步等待。

〔牛郎上前，欲与织女戴上；但牛化身正好回头看见，“噗嗤”一笑，牛郎害羞，忙将花递与织女，缩手躲开。

〔织女自己把榴花戴上。

织 女 (唱)插在鬓边心里甜。

〔他们穿过榴林，继续向前。

〔牛化身走上一座石桥，向他们招手，示意快行。

〔可是，牛郎、织女却在桥上停住了。双双对水作镜。

牛 郎 (唱)清溪照出影双双，
织 女 (唱)流水潺潺话短长。

〔牛郎小心地扶着织女过桥。

牛 郎 (唱)忙扶织女小桥上——

〔牛化身又回头一笑，牛郎害羞松手，织女一闪身子，牛郎又急扶之。

织 女 (唱)吓坏了实心实意的好牛郎。

〔他们绕过一个山坡，踏上山岗。

〔天地更加开朗。一轮旭日，冉冉东升，满天彩霞灿烂。

〔远处的村落在望，炊烟四起。

〔他们望见了牛郎的新居，更加高兴。

〔山歌声随风飘来。

〔织女贪婪地欣赏这人间景色。

织 女 (唱)一轮红日照山岗，

山歌声声响四方。

〔红日渐渐升起。牛郎怕晒着织女，取下头上竹笠与她，她嫣然一笑，却把竹笠仍戴到牛郎头上。待牛郎再看织女时，她头上已裹着一条村姑的挑花头巾。

〔男女声合唱：

声声传来金鸡唱，

庆贺织女配牛郎。

〔牛郎扶着织女，慢慢地走下山岗，走向新居……

八 新 居

〔山坡上，竹林深处，有一间小巧的住屋。后面是重重叠叠的峰峦。屋子前面有个小小的空场，还有一棵老枫树。这就是织女与牛郎的新居。

〔一个四方形外框，八角形内框的大窗户，糊着透明的白窗纸，上面贴着祝贺新婚的民间剪纸——“鸳鸯戏水”与“麒麟送子”。

〔织女正坐在织机前面专心一意地织布。如今她已改换成村姑的打扮。

〔女声齐唱：

茅屋一间做洞房，

男耕女织度时光。

〔牛郎悄悄走近织女背后，放下锄头，把一朵野花插到织女头上。

〔织女发觉，回视牛郎，嫣然一笑。

〔牛郎摘下头上的斗笠，只见他额上满头是汗珠。

〔织女用锦帕为牛郎拭汗。他们并肩窗前，深情远眺……

〔春天，早晨。

〔山村里的人们，纷纷携带农具下地。

〔织女在小院门口送牛郎下地。乡邻们亲热地打着招呼走过去。那位鹤发童颜的老爷爷也在其中。有些青年人的羡慕眼光，还使织女略有羞色……

〔田野里，青年男女们在田间插秧。

〔牛郎直起腰来，望着前面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新居中，织女正在织锦。

〔村姑甲、乙跟她学织，看得出神。织女不时向她们指点。村姑们连连点头。

〔女声齐唱：

秋去冬回阳春至，

花开满树柳成行。

〔新居窗外，鲜花盛开。

〔窗上“麒麟送子”的剪纸特写。

〔炕上躺着一对雪白滚壮的一双孪生儿女。

〔织女正在给一双儿女着意打扮，穿上新衣。

〔牛郎用一根破成十字的筷子，蘸上胭脂，在两个孩子的眉心点上两朵红花。孩子显得分外神气、俊俏。

牛 郎 (得意地) 宝宝，真好看。今天过“尝新节”，更要打扮、打扮。

〔织女赞许地微笑点头。

〔牛郎也忙着为孩子更衣，但把一件小裤衩穿反了，不禁引起织女啧啧一笑，牛郎尴尬憨笑……

〔织女忙将孩子穿好。

牛 郎 我们快去吧。

〔织女伸手抱起孩子。

九 尝 新 节

〔秋日，山路间。

〔田野里，一群群的人正急急忙忙地赶路。有的挑着担，有的提着篮，扶老携幼，一路有说有笑。

〔他们相遇时，亲切地打招呼。

〔男女声合唱：

山村七月风光好，

瓜香稻熟枣子甜。

一年一度“尝新节”，

乡邻欢聚祝丰年。

〔合唱声中，一位老汉手搀着小孙孙从一处山坡上慢慢地走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位老大娘，有一小姑娘扶着老大娘，手挎竹篮，行走匆匆，气喘吁吁，老汉体贴地让她在树荫下的石块上坐下歇息。

〔另一条小道上，一对青年男女，连蹦带跳地走到老汉一家面前。

大 娘 （一把拉住女青年）哟，你这件褂子真好看呀。

村姑甲 这是织女姐姐教我织的。

大 娘 （又发现男青年身上的绣花腰带）这也就是的吧？嗯，怪不得这么好看。

男青年 （忽然指着前面）看！——

〔树林旁边小道上，有一个浑身穿得花花绿绿的妇人，背着身子正在向后面连连挥手，一边嚷道：“哎哟，你快一点好不好，真急死人！”

〔待她转过脸来，原来是牛嫂。

〔树林里走出了牛兄。他手里也挎着一只大篮子，匆匆忙忙赶上她，一同向前走来。

男青年 嘿！好一个标致的牛大嫂呀！

牛 嫂 （搔首弄姿）哪有你家新娘子标致啦！

老 汉 大嫂子，你这身上是开绸缎铺子吧？

牛 嫂 （更加得意）绸缎铺？绸缎铺有这么好货色？

〔牛兄暗暗地拉她一把，要她少说几句，牛嫂毫不理会，反而白了牛兄一眼。

老 汉 (站起身来)走吧，不要去晚了。

〔大家正要起行，村姑甲突然发现。

村姑甲 (高兴地)看，织女姐姐来了！

〔大家向前看去。

〔前面山道上，牛郎、织女抱着孩子走过来，人们从近道迎上前去。

〔他们在三岔路口相遇了，互相热情地招呼、寒暄……

〔人们围着那一双孩子，这个要亲亲，那个要抱抱。

〔牛兄抱起两个孩子，心中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随即又把孩子抱给牛郎。

〔织女正在与大娘说话。村姑甲走过去。

村姑甲 织女姐姐！——

(唱)承你日夜教织锦，

绣两个兜兜表深情。

难比姐姐心灵巧，

粗针粗线见不得人。

织 女 (连连夸赞)绣得真好！

大 娘 (对织女)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牛嫂见旁人都在和织女说话，单单冷落了自己，于是故意放大嗓门，嚷了起来。

牛 嫂 我的好侄儿、侄女呀，你伯母娘给你们带好吃的东西来了！

〔她掀开盖在篮子上的红布，露出了大包子。可笑的是挺大的篮子里只装着几个包子，显得很不相称。

老 汉 大嫂子，你这只篮子也太小了吧。

〔众窃笑。但牛嫂毫不理会，自顾取出两只包子。

牛 嫂 (唱)这包子是我亲手做，

里面包的是一肚子糖；

宝宝乖乖心肝肉，

吃了这包子，千万莫忘你伯母娘！

〔牛嫂将包子分给一对孩子，织女连连道谢。

男青年 大嫂，今天是“尝新节”，要尝新瓜、新果、新谷、新酒，你这麦面包子算哪门子新啥？——啊？（转向众人）她是从端午节一觉睡到今天才醒的吧！

〔众笑。〕

牛 嫂 新米粑粑，有我糖包子好吃？

老 汉 （语意双关地）你这包子好倒好，可就是皮太厚了！

〔众哄笑。牛嫂躲开老汉。〕

织 女 （怕牛嫂下不了台）嫂嫂……

大 娘 （抢白）牛大嫂，不要老在家里坐着，放勤快些，跟你弟媳妇学学！走吧。

〔大家重又赶路。〕

〔村头，“尝新节”就在这里进行。〕

〔大锣大鼓正在起劲地敲着。〕

〔两棵大枫树，不仅枝叶相连，而且那两棵粗壮的主干，也好像合抱一起，多姿多态。〕

〔广场中间堆放着象征丰收的稻穗和瓜果，上面都系着红布。〕

〔四周地上，铺着各式精美的竹席和坐垫，男女分别坐在两边，孩子都和妇女们在一起。〕

〔前排坐着织女、牛嫂、村姑甲、乙还有大娘。〕

〔牛郎和青年男子等每人捧着一碗酒，向坐在中间的一群白发老爷爷、老奶奶敬酒。〕

众 人 请老人家尝新吧！——

（唱）新米酒，甜又香，

百岁老人请先尝。

〔以那位鹤发童颜的老爷爷为首的六位百岁老人，笑容满面地接过酒碗。〕

老人们 （唱）今岁五谷长得好，

全凭勤劳手一双。

〔献酒后，青年们回到原坐。牛兄拉牛郎坐在身边。〕

〔老人们分酒与众人。〕

老人们 （唱）乡邻同饮新米酒，

众 人 (唱)举杯共祝寿无疆!

〔众人接过分给之酒，与老人们一饮而尽。牛郎喝了一口酒，向织女那边望望。

〔织女含笑望着牛郎，并作个手势，示意他少饮。牛郎会意点头。

〔老汉与另外几个庄稼汉，分别捧起几盘新米粑粑。

老 汉 (唱)新米粑，谁先尝？

〔众青年忙拥出牛郎，老汉也正向牛郎走来。

男青年 (指着牛郎)

(唱)他是庄稼行里的状元郎。

〔牛郎谦让，青年们拥戴他。老汉将粑交给牛郎。

〔织女和村姑等围着牛嫂，冲着她唱：

只要人勤地不懒，

一滴汗水一碗粮。

〔牛嫂向大家看看，很窘地点点头。

〔姑娘向织女夸牛郎。织女看看牛郎，见牛郎不肯先尝，反而将新粑粑送给大家尝。他一路分来，不觉走到织女面前，牛郎一抬头，刚好与织女视线相接……

〔牛郎将盘子送到织女面前。织女不好意思取粑。村姑连忙“代劳”。众笑。

〔大娘面前堆放着好多切开了的西瓜。

大 娘 (唱)大西瓜，谁先尝？

众 人 (唱)织女巧手世无双。

〔织女闻言羞让，村姑捧了两大块西瓜给织女，织女推不开，只好接过。

众 人 (唱)勤织锦帛千家暖，

广栽稻谷万户香。

〔村姑甲、乙，拿了一块西瓜喂给一双孩子吃。孩子天真地咬了口西瓜。

〔牛嫂馋涎欲滴，在旁边咽了口口水。

〔织女好心地将自己手中的西瓜递与牛嫂，牛嫂起初装腔作势不肯拿，但还是接了过去，大口咀嚼。那边牛兄看到这幅情景，心中好不自在，摇头叹息。

〔一只盘子里放着几束用红头绳捆扎的葱和芹菜。

〔白胡子老爷爷捧着这只盘子，把葱和芹菜分给一些孩子们。他最后来到织女面前，分给一双孩子一束葱和一束芹菜。牛郎也跟了过来。〕

白胡子爷爷（唱）聪（葱）明能干心灵巧，
勤（芹）劳俭朴学爹娘。

〔一双孩子眯眼笑着。〕

白胡子爷爷（唱）更喜一代胜一代，
织 女（唱）学爷爷一生都为庄稼忙。
〔织女、牛郎抱着孩子向老爷爷道谢。〕

〔鼓敲得更响，锣打得更欢。〕

〔青年男子将牛郎拖到“乐队”一边，请牛郎参加演奏。众人一致欢迎。〕

〔牛郎接过笛子吹奏起来。〕

〔织女抱着孩子笑眯眯地望着牛郎。〕

〔那一旁，牛嫂扔掉一块瓜皮，又换了块大的，张嘴就咬。〕

众 人（唱）敲锣打鼓乐一场，
尝罢新谷收割忙。
但愿年年收成好，
天下人人乐安康。

〔织女与众人齐声欢唱。〕

〔广场上热闹非凡，大家开怀畅饮，尽情欢笑；一群姑娘们来到广场中央，她们跳起舞来了。〕

〔锣鼓还在响……〕

〔太阳已经落入西山，晚霞把层林尽染，使那金黄的田野更镀上一层鲜艳的色彩，熟透的庄稼沉醉在晚霞之中……〕

十 新 居

〔织女与牛郎抱着孩子回家来，刚走到家门外，只见瓜棚下老牛方才睡醒，它的身边放着一个大南瓜。〕

〔老牛看到他们回来，高兴地站了起来，转眼之间又变了人形——牛化身。他笑呵呵地走过来。〕

织 女 乖宝宝，快给牛大伯行个礼。

〔孩子们用小手向牛化身打拱。〕

牛化身 嗯，真乖。

牛 郎 (捧着一包新米粑粑)牛大哥！这是带给你的。

牛化身 好，让我也来尝尝新！（弯腰抱起了大南瓜）

(唱)一粒籽，种地下，

牵起藤蔓开了花。

结上一二三四五……

数不完的大南瓜。

〔牛化身把南瓜交给牛郎，然后抱起两个宝宝。〕

牛化身 (唱)乖乖宝宝快长大，

壮壮实实赛南瓜。

〔牛化身爽朗地哈哈大笑；引得牛郎、织女也欢笑起来……〕

〔一盏油灯，爆出灯花。〕

〔织女正在灯下织麻。她停下手，挑亮了灯，回头望望炕上并头睡着一双小儿女，他们穿着村姑甲送的绣花兜兜，光着小屁股，越发显得可爱。她想去亲亲，又怕弄醒了他们，便给他们理理花兜，盖好锦被。〕

〔炕上另一头睡着沉入梦乡的牛郎，他翻了个身，好像在睡梦中含糊叫声织女……〕

〔织女嫣然一笑。大约为了怕惊醒牛郎与孩子，便带上织麻用具，吹熄了灯，走到院子里去。〕

〔她的手在灵巧地织麻，她的眼睛在欣赏着这宁静、清爽、丰硕的月夜景色：〔碧蓝碧蓝的高空，镶着一弯新月和万点金星，纤云弄巧，似在那星月之间嬉戏欢舞……〕

〔月色柔如水，薄雾轻似纱。远山如黛，近水似绸；翠竹亭亭，林木深深。〕

〔风是那么轻，夜是那么静。但在恬静之中却孕育着生命的活力，显示出丰收的盛景。〕

〔田野里，熟透的庄稼似金毡铺地。〕

〔泼刺刺，银鱼戏水；亮晶晶，流萤穿花；秋虫唧唧；金瓜银果，要把架儿压塌。〕

〔织女完全为这充满活力的秋夜美景所陶醉了。她想起了日间的狂欢情景，想到自己美满的日月，她那被幸福的欢情冲激着的心呀，早已掀起波澜，忍不住踏月而歌了。

织 女 (唱)架上累累悬瓜果，
风吹稻海荡金波。
夜静犹闻人笑语，
到底人间欢乐多。

〔随着山下远远传来一些轻微的笑语声，织女望去：

〔山坡下，一户人家有灯光透出，隐约可见那位老大娘在纺纱；

〔向另一家窗户望去，可以看见村姑甲在灯下织布，青年男子在一旁修理农具。

〔织女越发动情，忽然化作仙女，翩翩起舞。

织 女 (唱)我问天上弯弯月，
谁能好过我牛郎哥？

〔她舞至大枫树前。

织 女 (唱)我问篱边老枫树，
几曾见似我娇儿花两朵？

〔织女舞至溪边。

织 女 (唱)再问欢唱清溪水，
谁能和我赛喜歌？

〔看天上，云弄巧，星眨眼，织女又不禁怀念起天上姊妹们。

织 女 灵芝，姐妹们，你们快来吧！

(唱)闻一闻瓜香心也醉，
尝一尝新果甜透心窝，
听一听乡亲们嘘寒问暖知心语，
看一看画中人影舞婆娑。
休要愁眉长锁，莫把时光错过，
到人间，巧手同绣好山河！

〔织女旋转着欢舞，及至门前，突见牛郎正站在门口惊喜地望着她。

〔织女顿时停步。并又由仙女变成了村姑，略带羞涩地走向牛郎。

牛 郎 你? ……

织 女 我……(一笑、不言)

〔牛郎、织女携手进屋、掩上门。〕

〔稍停。突然天际刮来一阵凉风，吹落几片枫叶，飘飘落下……〕

十一 惊 别

〔天庭。〕

〔空洞阴森的王母宝殿。〕

〔王母高踞宝座，震怒异常。〕

〔下面跪着灵芝等八名仙女，一个个胆战心惊。〕

〔连两班分列的天将和值日功曹，也都神色惊惧。〕

王 母 哼！我去西天一回，竟然出了这等事情！

〔众皆低头垂手。〕

王 母 (向灵芝等)织女不守天规，实实可恼；你等竟敢与她同谋，
哼哼哼……

〔王母的冷笑声，在天庭回响，令人毛骨悚然。〕

〔牛郎新居。〕

〔织女正在“织机”边笑嘻嘻地指点两个村姑学织锦。〕

〔村姑乙坐在织机上织锦，织女与村姑甲坐在一旁观看。她们互相交换着赞许的眼光。〕

〔忽然，村姑乙弄错了什么，忙乱叫着：“织女姐姐！……”村姑甲忙以“嘘”声制止。原来，竹床里两个小宝宝正在甜睡。村姑乙稚气地伸了伸舌头……〕

〔突然，晴朗的天空昏暗下来。〕

〔织女回头看天，脸色骤变。〕

〔“吱”地一声，院门无人自开。院中鸡群惊飞。〕

〔织女更加惊异。而村姑们却并未知觉。〕

〔织女欲开房门，但“吱”地一声，房门又无人自开了。〕

〔此时，几乎暗如黑夜了。

〔村姑们这才感到非常惊疑。

〔织女点亮油灯。持灯向院中走去。她正在门外茫然四顾，突然……

〔身高数丈的功曹与两名天将，出现在织女面前！

〔织女大惊失色！

织 女 啊！你？——

功 曹 织女接旨！……

〔田间。

〔牛郎正在把许多瓜果篮子装到老牛背上。乡邻们也在忙着各种庄稼活。

〔突然，老牛惊叫一声，引颈远望。

〔牛郎吃惊，随之前望。

〔远处：新居四周有一团黑云包裹；其他地方，天气依然晴好。

〔老牛一下子蹦了起来，甩脱背上的瓜果篮，向前奔去。

牛 郎 (惊呼)牛大哥！——

〔牛郎随之奔跑。

〔他们穿过山坡、树林、田野……

〔瓜果满地乱滚……

〔一路上，人们惊异不解……

〔牛郎新居，一片静寂。

〔天色复明，只是屋子前后有一片云雾还未消散干净。

〔牛郎随着牛化身气喘吁吁地奔回家来……他们猛然收住脚步，只见室内空空洞洞的，纱幔在微微飘动。

〔牛郎一直奔到炕边，只见一双孩子睡得正甜。

〔牛郎寻找织女，但见“织机”空空，只在一角上挂着织女方才穿着的那一套红色的村姑服。

牛 郎 (惊呼)织女！——

〔牛郎狂呼奔出门。

〔门外，牛化身悲愤地仰视着天空。牛郎一下子冲到他面前。

牛 郎 (一把抱住牛化身)牛大哥，织女到哪里去了？

牛化身 织女她……她被王母拿回天庭去了！

牛 郎 啊！——

(唱)王母狠心拿织女，
活活拆散好夫妻！
恨我肋下无双翅，
恨不能乘风破云飞！

〔牛郎悲痛欲绝，仰天长呼。

牛化身 (唱)恨王母无情又无义，

穷追苦逼把人欺。
牛郎悲痛无良计，
忍看他一家人各东西！
来，来，来！

取我金牛头上角，

速奔天官寻你妻！

牛 郎 不，牛大哥，我不能动你的角！

牛化身 事到如今，顾不得许多。来吧！

〔牛化身伸角向前；牛郎欲取又止，连连后退……

〔牛化身只得自己走到大树旁，毅然以角触树，只听“咣”的一响。

〔牛郎闻声急回顾，心痛……

〔牛化身捧着一双金牛角，送到牛郎面前。

牛化身 好兄弟，快去吧！

牛 郎 (无限感激)牛大哥！

〔牛化身把双角联在一起，然后放到地上。

〔金角忽然发出光芒，逐渐变大，成了一只两头翘起的小船。

〔牛郎正欲乘角上天。忽然里面传来儿女啼哭声，他连忙奔入屋内。

〔乡邻们从四面八方奔来，他们一个个神态慌张，村姑甲、乙，跑在最前面。

〔牛郎已经将一双儿女放到箩筐里，匆忙中抓起一根长柄水瓢作扁担。挑起儿女，登上牛角船。

〔牛化身催牛郎起飞。牛角船离地。

〔牛化身向牛郎告别。

〔牛郎乘着牛角船，腾空而去。〕

〔奔跑的乡亲们，惊异地发现天上牛角船，停步仰视……〕

十二 南 天 门

〔天空中，云海如涛。〕

〔似乎是各在天之一角，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呼喊：〕

〔牛郎叫声：“织女！——”〕

〔织女叫声：“牛郎！——”〕

〔只闻叫声，不听回应。〕

〔值日功曹与天将，押着织女在云雾中忽隐忽现。〕

〔织女已恢复仙女装束。长袖轻衫在风中飞舞，她不时挣扎回头。〕

织 女 (唱) 回头不见亲人面，

点点血泪洒人间！

〔天将与功曹强行押解织女，继续往上空升腾。〕

〔牛郎挑着一双儿女，乘角飞升，在云海飘荡浮沉……〕

牛 郎 织女！——织女！——

(唱) 叫断肝肠妻不应，

茫茫无路上青天！

〔牛郎在云层中彷徨、寻找、呼喊……〕

〔织女在押解中继续飞升。〕

〔织女仿佛听到微弱的牛郎呼唤声。〕

织 女 牛郎！——

〔织女举起手中的金梭，金梭忽地发出闪光。〕

〔牛郎发现上空远远地有闪闪金光，便向光亮处飞腾而去。〕

〔云海深处，隐约出现了巍峨的南天门。〕

〔值日功曹与天将，押解织女向南天门飞腾。〕

〔南天门洞开。〕

〔织女被押解到天门。又闻牛郎呼喊，心痛如绞。挣扎回头，似见牛郎挑着一双儿女，在云涛中寻找。她要扑回，但被天将推进天门！〕

织 女 (唱)天门隔断来时路，

〔织女心机一动，忙将金梭向天门外抛去。金梭连着一根无尽的银丝，闪闪发光，穿云而下……〕

〔天门渐渐沉重地合拢、合拢……〕

〔牛郎在风云中搏斗。〕

牛 郎 (唱)追不到我妻誓不还！

〔牛郎惊喜地看着银线，循线飞升。〕

〔天门就要合拢。〕

〔牛郎奋不顾身，挑担奔入。〕

〔天门关起，断了银线，牛角船也被阻隔在天门之外。〕

〔绝望中的织女，突见牛郎奔入天门，便不顾一切地挣脱天将，奔扑过来！〕

〔牛郎也飞奔过去。〕

〔夫妻悲痛相见。〕

牛 郎 织女！——

织 女 牛郎！——

牛 郎 (唱)多亏你抛下引路线，

织 女 那不是线，是我织女啊——

(唱)抽出的心丝万里牵！

〔箩筐里，二子张臂呼母。织女抱起儿女，含泪亲吻。啼哭的孩子，见到母亲便笑了，而母亲却更加心酸……〕

织 女 (唱)别时娇儿梦正甜，

只留泪水未留言。

牛 郎 (唱)穿云破雾重相见，

夫妻速速转家园！

〔他拉起织女就要往回跑。织女悲痛地连连摇头。〕

织 女 (唱)你不见云山处处刀光闪，

天门恰似牢门关！

〔牛郎环视森严、恐怖的四周，但仍然奔上几步。〕

牛 郎 不管怎样，你要随我回去！——

(唱)一双娇儿待哺乳，

瓜果待摘长满园；

村姑等你教织锦，

乡邻们全都眼望穿！

织 女 (无限深情地)

(唱)三年恩情浓似酒，

乡中人好水也甜。

我只说永作春蚕把丝吐尽，

终生偕老在人间。

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

再要回头难上难！

〔织女悲痛地为牛郎整整衣衫……〕

〔织女又抱起双子，滚滚热泪洒在儿女的笑脸上。〕

〔这一切，都如针如刺，戳在牛郎心上！〕

牛 郎 (唱)生生死死人间去！——

〔他挑起箩筐，拉着织女，就要闯出天门去。天将分头拦阻，两人难解难分。〕

〔就在此刻，空中响起了沉重、恐怖之钟鼓声。〕

〔天将们闻声，更显出杀气肃然。〕

〔牛郎、织女惊恐回头。〕

〔音乐愈响。风云滚滚。天色渐暗。〕

〔云雾中，功曹引王母怒冲冲而来，身后有许多仙女、天将护驾。〕

(合唱)恩爱夫妻难团圆！

十三 银 河

〔王母怒容满面。

〔织女向王母跪下施礼。

〔牛郎被两名天将拦住，只能在一边焦急张望。

王 母 哼！——

〔唱〕在天庭已犯下难容罪，

偏又敢私结姻缘偷下凡。

淫邪蒙蔽你真心窍，

今日里叫你美梦化云烟。

〔织女闻言猛惊，抬头欲言。忽然听得儿女啼哭，急回头，只见——

〔牛郎挑着箩筐，左冲右闯，冲不出天将阻拦；

〔一双小女儿，啼哭喊叫……

〔织女起身，奔到牛郎面前。天将用兵器将二人隔开。

织 女 〔唱〕娇儿呼唤娘心碎，

云也落泪风也悲。（返身对王母）

求王母栽花莫栽刺，

打开金笼放鸟飞！

王 母 〔冷笑〕嘿嘿嘿！……

〔牛郎奔至王母前。

牛 郎 〔唱〕我与织女成婚配，

相亲相爱已三年。

勤耕苦织成何罪，

为什么拆散我一家人不团圆？！

〔王母脸若冰霜，不理不睬。

〔牛郎、织女似哀求？似抗争？相对而唱。

织 女 〔唱〕在天庭，磨损容颜磨碎心，

牛 郎 〔唱〕到人间，乡邻欢聚喜盈盈；

织 女 (唱)在天庭,金梭只把愁云织,
牛 郎 (唱)到人间,织的是万紫千红四季春!

〔王母咬牙暗恨,勃然变色。〕

王 母 (唱)泄露天机作叛逆,
还把金梭抛人间;
一派胡言心不死,
大难临头后悔迟!

〔天将冲散牛郎、织女。〕

〔织女虽知已完全绝望,但却反而变得沉着起来,知道苦苦哀求已无用,便站起来向牛郎慢慢走去……〕

〔四天将急上前,将她团团围住,“咣”的一声,架起“刀门”。〕

〔织女头顶上天将兵器交架在一起,寒光闪闪。〕

织 女 (镇定而坚强地抬头望着刀)

(唱)纵然把我剁成泥,

心与人间不分离!

〔织女把眼光迅速转向牛郎。〕

织 女 (唱)纵然把我化成灰,

织女还是牛郎妻!

人间天上拆不散,

天上人间比翼飞!

〔织女、牛郎终于不顾一切地拼命摆脱了天将的看守,奔到一处,互相抱持不放,似乎是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分开!〕

十四 银 河

王母大怒。群仙威慑。

〔王母慢慢地伸手从头上取下一根金钗。天色骤暗,狂风大作。金钗在黑暗中发出万道光芒。〕

〔织女、牛郎惊视,不知王母生何毒计。〕

〔王母终于高高举起金钗,猛力地在空中一划。〕

〔但听一声巨响，牛郎、织女之间的脚下，忽然裂开一条天河！好像有无数闪闪发亮的小星星聚在河中，掀起滚滚“波涛”，把织女、牛郎冲开了，分在大河两岸！

〔“波涛”汹涌，犹如倒海翻江。

〔织女被“银河”之“水”冲得乱转。

〔牛郎挑着一双儿女，沿岸连声呼唤。

〔银河之“水”在奔流，在翻腾。织女被冲得头昏目眩，晕倒在岸边。

〔王母得意地冷笑几声，拨转云头径自回天庭去了。

〔众仙随去。只剩下滚滚的波涛。

十五 鹊 桥

〔织女悠悠醒转，睁开双眼。

〔牛郎忽见水瓢，眼睛一亮，挽袖举瓢，猛力戽水，戽呀戽呀，无数闪亮的小星星，洒满了天空。

〔织女隔河相望，见牛郎拼命地戽“水”，感动泪下。

〔忽然，远远传来喳喳的喜鹊叫声，织女抬起头来眺望。

〔远处飞来了无数喜鹊，它们在银河上空，环绕飞鸣。

〔牛郎仰望天空。织女沿着河岸走向牛郎所在的对岸。

〔一只五彩羽毛的大喜鹊，叫了两声，然后向河心冲去。后面大群喜鹊随之飞去。

〔喜鹊在浪花中穿飞。

〔织女向空中喜鹊召唤。大喜鹊从空而降，拍翅飞向织女。

〔织女取出银丝，举在手中。大喜鹊高兴地衔着银丝向对岸飞去。

〔牛郎在河岸接住了银丝的另一头。

〔银丝横跨在银河上，无数喜鹊纷纷飞到银丝上去。

〔喜鹊抖落身上的五色羽毛，羽毛漫天飞舞，彩色缤纷。

〔五彩羽毛飘落在闪闪发亮的银丝上面，聚积起来，交织起来。

〔织女面现喜色。牛郎惊奇不已。

〔喜鹊在不断的飞旋，羽毛在不断的纷飞。

〔牛郎把一双儿女抱在怀里，隔岸看到织女那喜悦、期待的神情，他也感到

有什么希望在眼前，因而，也面带喜色观看喜鹊们在创造的奇迹。

〔银河在奔腾，风急浪高，猛力冲击着彩羽银丝；但银丝羽毛却粘而不散……

〔果然，神奇美妙的五彩羽毛，真的搭起了一座跨越银河的彩虹桥！它似架在天空，又似漂在水上；它既是那样轻盈，似可飞起，又是那样结实，恶浪狂涛都不可摧！

〔喜鹊在四下里飞旋、欢叫。

〔织女兴奋地向桥头走来，她的眼眶里饱含着热泪。她逐渐加快步伐，直至奔跑起来……

〔牛郎将一双儿女抱得紧紧的，快步奔向桥的这一头，也是越走越快。

〔天色已逐渐转为开朗、清明；风涛也已静息；彩羽鹊桥横跨在银河之上。

〔织女、牛郎分别从桥两边向桥中央兴冲冲地走去。

〔合唱起：

百战惊涛架彩虹，
千波万折又相逢。
长天雨过蓝如玉，
笑看鲜花并蒂红！

〔牛郎与织女，终于在鹊桥中央悲喜交集地相会了。

〔织女抱过儿女，连连亲吻；孩子们笑得那样逗人喜爱。

〔牛郎深情地望着织女。

〔织女慢慢地抬起头来，望着牛郎，不知是喜是悲，又涌出了一眶热泪。

〔一家人相视无言，但却那么亲热地依偎着……

〔彩羽鹊桥，逐渐化为一道彩虹，横跨银河之上。

〔天空中，一弯新月，万点金星。

〔合唱止。全剧终。

（1963年6月定稿于合肥）

附录四：

牛郎织女

古时候有个小伙子，爹妈都死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嫂子待他很不好，叫他吃剩饭，穿破衣裳，夜里在牛棚里睡。牛棚里没床铺，他就睡在干草上。他每天放牛，那头牛跟他很亲密，用温和的眼睛看着他，有时候还伸出舌头舔舔他的手。哥哥嫂子见着他总是爱搭不理的，仿佛他一在眼前，就浑身不舒服。两下一比较，他也乐得跟牛一块儿出去，一块儿睡。

他没名字，人家见他放牛，就叫他牛郎。

牛郎照看那头牛挺周到。一来是牛跟他亲热，二来呢，他想，牛那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不好好照看它，怎么对得起它呢？他老是挑最好的草地，让牛吃又肥又嫩的青草；就是牛吃的干草，也筛得一点儿土也没有。夏天天气热，他让牛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冷，就让牛在山坡上晒太阳。他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把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夏天，他一把蒲扇不离手，把成群乱转的牛虻全赶跑了。

牛郎随口哼几支小曲儿，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头闭闭眼，好像听得挺有味儿。牛郎心里想什么，嘴就说出来了，没人听他的，可是牛咧开嘴，笑嘻嘻的，好像明白他的意思。他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事告诉牛，有时候还跟它商量一些事。牛好像全能了解，虽然没说话，可是眉开眼笑的，他也就满意了。自然，有时候他也觉得美中不足，要是牛能说话，一五一十地都说出来，那该多好呢。

一年一年过去，牛郎渐渐长大了。哥哥嫂子给他的活越来越

多。挑水、推磨，费力的活都归他。待他可并不比先前好，吃的还是剩饭，穿的还是破衣裳，睡的地方也还是没墙没壁的牛棚。这还不算，还把他看成眼中钉。

什么缘故呢？

哥哥嫂子想独占父亲留下的家产，看看牛郎长大了，要是他提出分家，怎么办？哥哥想，牛郎从小捏在自己的手心里，干脆说不分给他，谅他也不敢说什么，可是左右邻居不免说闲话，独吞家产的恶名声传出去，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恨爹妈多生了个牛郎。

一天，哥哥把牛郎叫到跟前，装做很亲热的样子说：“你如今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老人家留下一点儿家产，咱们分了吧。一头牛，一辆车，都归你，别的归我。”

嫂子在旁边说：“我们挑顶有用的东西给你，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好歹，赶紧离开这儿，去成家立业。天还早，能走就走吧。”

牛郎听哥哥嫂子这么说，想了想说：“好，我这就走！”他想哥哥嫂子既然扔开他像泼出去的水，他又何必恋恋不舍呢？那辆车不希罕，幸亏那头老牛归了他，亲密的伙伴还在一块儿，离开家不离家有什么关系？

他就牵着老牛，拉着破车，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走出村子，走过树林，走到山坡下。以后，他白天上山打柴，柴装满一车，就让老牛拉着，到市上去换粮食。夜晚就让老牛在车旁边休息，自己睡在车上。过些日子，他在山前边盖了间草房，又在草房旁边开一块地，种些庄稼，这就算安了家。

一天晚上，他走进草房，忽然听见一声叫：“牛郎！”自从离开村子，他还没听见有人唤自己。是谁叫他呢？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牛，嘴一张一合的，正在说话。

老牛真会说话了！

牛郎并不觉得怎么奇怪，像是听惯了它说话似的，就转过身子去听。

老牛说：“明天黄昏时候，你得翻过右边那座山。山那边有片树林，树林前边有个湖，那时候有些仙女会在湖里洗澡。她们的衣裳放在草地上。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着。去跟你要衣裳的那个仙女，就是你的妻子。这个好机会你可别错过了。”

“知道了。”牛郎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黄昏时候，牛郎翻过右边的那座山，穿过树林，走到湖边。湖面映着晚霞的余光，蓝紫色的波纹晃晃荡荡。他听见有女子的笑声，顺着声音看，果然有好些个仙女在湖里洗澡。他沿着湖边走，没几步，就看见草地上放着一堆衣裳，花花绿绿的，件件都那么漂亮。里头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纱衣，他就拿起来，转身走进树林。

他静静地听着，一会儿，就听见仙女们上岸的声音，听见一个说：“不早了，赶紧回去吧！咱们偷偷地到人间来，要是老人家知道了，不知道要怎么罚咱们呢！”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一个说：“哎呀！我的衣裳哪儿去了？谁瞧见我的衣裳啦？”

牛郎听到这儿，从树林里走出来，双手托着纱衣，说：“姑娘，别着急，你的衣裳在这儿。”

姑娘穿上衣裳，一边梳她的长长的黑头发，一边跟牛郎谈话。牛郎把自己小时候怎么样，长大了怎么样，哥哥怎么样跟他分家，他怎么跟老牛一块儿过日子，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姑娘听得出了神，又同情他，又爱惜他，就把自己的情形也告诉了他。

原来她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得一手好彩锦，名字叫织女。天天早晨和傍晚，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那就是灿烂的彩霞，什么东西也没它美丽。王母娘娘需要的彩锦多，就叫织女成天成夜地织，一会儿也不许休息。织女身子老在机房^①里，手老在梭^②上，劳累不用说，自由也没有，等于关在监狱里，实在难

① 机房：放织布机的房子。

② 梭（suo）：织布时候牵引纬线（横线）的工具。

受。就说自己织的彩锦，挂在天空那么好看，总该好好地欣赏欣赏吧，可是王母娘娘说织锦要紧，也不放她出去看一会儿。在云霞满天的时候，织女只能隔着小窗户望一眼，小窗户里望见的能有多大呢？她常常想，人人说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呢？没有自由，又看不见什么。她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去，哪怕是一天半天呢，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她把这个想法跟别的仙女说了。别的仙女也都说在王母娘娘跟前确实闷得慌，应该到人间去玩一会儿，只是要做得十分严密，要不，老人家知道了，可了不得。今天下午，王母娘娘喝千年酿的葡萄酒，酒味儿好，多喝了点儿，靠在宝座上直打瞌睡，看样子不见得马上就醒，仙女们见机会难得，就你拉我我拉你地溜出来，一齐飞到人间。她们飞到湖边，看见湖水清得可爱，就跳下去洗澡。织女关在机房里太久了，能够在湖水里无拘无束地游泳，心里真痛快，想多玩一会儿，没想到就落在了后边。

牛郎听完织女的话，就说：“姑娘，既然天上没什么好，你就不用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两个结婚，一块儿在人间过一辈子吧。”

织女想了想，说：“你说得也对，咱们结婚，一块儿过日子吧。”

他们俩手拉着手，穿过树林，回到草房。牛郎把老牛指给织女看，说它就是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伙伴儿。织女拍拍老牛的脖子，用腮帮挨挨它的耳朵。老牛眉开眼笑地朝她看，仿佛说：“正是这个新娘子。”

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地里的活。两个人你勤我俭，不怕劳累，日子过得挺美满。转眼间两三个年头过去，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晚上得空，织女就指着星星，给孩子讲些天上的故事。天上虽然富丽堂皇，可是没有自由，她不喜欢。她喜欢人间的生活。跟牛郎一块儿干活，她喜欢；逗着两个孩子玩，她喜欢；看门前小溪的水欢畅地流过去，她喜欢；听晓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她喜

欢。两个孩子听她这么说，就偎在她怀里，叫一声妈妈，回过头来又叫一声爸爸。她乐极了，可是有时候也发愁。愁什么呢？她没告诉牛郎。她是怕外祖母知道她在这儿会来找她。

一天，牛郎去喂牛，那头衰老的牛又说话了，眼眶里满是眼泪。它说：“我不能帮你们下地干活了！咱们要分手了！我死了，你把我的皮剥下来留着。碰见什么紧急事，你就披上我的皮……”老牛没说完就死了。牛郎听老牛的话，忍着悲痛剥下牛皮，藏了起来。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把老牛的尸骨埋在草房后边的山坡上。

再说天上，仙女们溜到人间洗澡的事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了。王母娘娘把她们关在黑屋子里，要等她们不再有贪玩的心才能放出来。她尤其恨织女，竟敢留在人间不回来，简直是有意败坏她的门风，损害她的尊严。她发誓要把织女捉回来，哪怕她藏在泰山底下的石缝里，大海中的珊瑚礁上，也一定要抓住她，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王母娘娘派了好些天兵天将到人间察访，察访了好久，才知道织女在牛郎家里，跟牛郎做了夫妻。一天，她亲自到牛郎家里，可巧牛郎在地里干活，她就一把抓住织女往外走。织女的男孩见那老太婆怒气冲冲地拉着妈妈走，就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裳。王母娘娘狠狠地一推，孩子倒了，她就带着织女一齐飞起来。织女心里恨极了，望着两个可爱的儿女，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喊了一句“快去找爸爸！”

牛郎跟着男孩赶回家，只见梭放在织了半截的布匹上，灶上的饭正冒热气，女孩坐在门前哭。他决定上天去追，把织女救回来。可是怎么能上天呢？他忽然想起老牛临死说的话，这不正是紧急事吗？他赶紧披上牛皮，找两个筐，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挑起来就往外跑。一出屋门，他就飞起来了，耳朵旁边风呼呼地直响。飞了一会儿，望见妻子和老太婆了，他就喊“我来了”，两个孩子也连声叫妈妈。越飞越近，眼看要赶上了，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儿^①往

① 玉簪(zan)儿：从前妇女挽头发用的一种玉做的首饰。

背一画，糟了，牛郎的前边忽然现出一条天河。天河很宽，波浪很大，牛郎飞不过去了。

从此以后，牛郎在天河的这边，织女在天河的那边，只能远远地望着，不能住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成了天河两边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织女受了很厉害的惩罚，可是不死心，一定要跟牛郎一块儿过日子。日久天长，王母娘娘也拗不过她，就允许她每年七月七日跟牛郎会一次面。

每年的七月七日，成群的喜鹊飞集天河，在上边搭起一座鹊桥，让牛郎和织女在桥上会面。就因为这件事，所以人们说，每逢那一天，空中很少看见喜鹊，它们都往天河那儿搭桥去了。还有人说，那天夜里，要是在葡萄架下边静静地听着，还可以听见牛郎织女在桥上亲亲密密地说话呢。

（转录《神话传说故事选》第13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附录五：

牛郎与织女

很久以来，人们就流传着七月七日那天，牛郎和织女经过架在银河水上的乌鹊桥相会的故事。所谓乌鹊桥，说的是由地上的乌鸦和喜鹊，主要是喜鹊飞上天，为牛郎和织女的相逢，在银河水面上架桥。据说每逢到这一天，地上就看不见喜鹊。至于喜鹊的头所以变成白色，是因为牛郎和织女过河不断踩踏的缘故。因此，人们把喜鹊看作吉祥的鸟。

如果这天早晨下雨的话，据说那是牛郎和织女面对横着的滔滔银河水无法渡过而伤心哭泣的泪水；中午下雨，是过乌鹊桥相会时所流的喜悦的眼泪；晚间下的雨，则是分别时的眼泪。

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地上的事情，而是发生在天上。每逢晴朗的夜晚，仰望天空，就能看见像金粒撒在黑幕上的闪烁的群星中，横着一条自南而北、白云似的银河水。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天上有个活儿干得好，特别是牛喂得好的小伙子，天界上管他叫牛郎。牛郎的邻近住着一个不但布织得好，手艺精巧，而且心眼善良，外貌秀丽的姑娘，大家都管她叫织女。牛郎与织女从小产生了情谊。长大以后，这感情就更加深了，私下里订下了百年盟约。

俗话说：“话语无足行千里。”牛郎和织女之间的私情，七嘴八舌地传到了玉皇大帝的耳里。玉帝知道后，勃然大怒，骂道：“男女七岁不同席。他俩已长大成人，怎能如此放肆！”于是，下旨把他们俩分开在银河东西两边，只允许每年的七月七日那天相会一次。

玉帝的圣旨是无法抗拒的。牛郎和织女难过得扯心揪肝，流着惜别的泪水各自住在银河的东西两岸。

远远撇在东岸的牛郎，怀着祝愿织女健康和幸福的心情，日夜饲养着耕牛，屈指等待着相会的那一天；织女在西岸也祈祷着牛郎的健康和幸福，日夜织着麻，等着七月七日的到来。

岁月就像银河水那样不息地流着，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牛郎和织女各自从东西两岸朝着银河水走来。这一天，阳光四射，天空显得十分美丽，就像是在为他们相会祝福一样。飘浮在银河上的晨雾消散了，牛郎和织女刚刚相见就亲热地呼唤着：“牛郎——”“织女——”。遗憾的是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水。一年才能见到这么一次，这期间，有多少思念的话儿和心酸的事儿，要向心上人倾吐。而银河水却是那样无情，仍是滔滔不息地流着。

站在岸边的牛郎和织女无法渡过这又宽又深的银河，相互流着泪。牛郎和织女流下的泪水在地上成了瓢泼大雨。山洪暴发了，吞没了田地和房屋。喜鹊听说这种事，为了帮助牛郎和织女相会，也为了让暴雨停息下来，于是一群一群地飞上九重天，它们用翅膀搭起了一座桥。牛郎和织女在喜鹊桥上，悲喜交加地相会了。

多亏喜鹊帮助，牛郎和织女相会了，地上的水灾也免除了。从那时起，七月七日那天，喜鹊都飞上九重天来搭桥。因此，这一天在地上是看不见喜鹊的。

搜集时间：1962 年

搜集地点：尚志县

整 理：吉 云

翻 译：陈雪鸿

（转选自《朝鲜族民间故事选》）

附录六：

天牛郎配夫妻

从前有家人家，弟兄俩，哥哥有老婆了，弟弟还没老婆。弟弟整天干活，早起喝酸粥，晌午吃酸捞饭^①；他一不在，他哥嫂净吃好的。

这天，弟弟耕地耕到半前晌了，老牛给他说了话啦：

“牛郎，你不回家吃好的去？”

“嘿，我这样早回去，人家骂呀！”

“哎，你想回就回吧。”

“怎回呢？”

老牛说：“那不是，南地顶头有块大石头，咱们耕地耕到那里，把铧子打了，就齐回呗。”

说话就耕到大石头跟前了。老牛一跑，牛郎往前一跟又往后一拽，“嘣”的一声把个铧子撞烂了。这就回呀。

他嫂子锅里刚煮上扁食，转眼见他回来了，慌忙喊道：

“兄弟，快来吃吧，我正想打发人叫你去呢！”

他哥问：“你𧈧^②早回来做什？”

他说：“把铧子打啦。”

他哥没吭声。他就饱饱吃了一顿。

① 酸粥、酸捞饭，都是糜子米发酵以后煮成的，有酸味，内蒙一带的人喜食。

② 𧈧，nóng，记音，意思是这样。

第二天他又耕地去了。快晌午啦，老牛说：

“牛郎，晌午人家吃包子哩。”

“今个我不回去了。”

“不怕，回吧！”

“怎回呢？”

老牛说：“那不是，地北头有块大石头，咱们耕地耕到那里，把犁打了，就齐回呗。”

说话就耕到大石头跟前了，老牛一跑，牛郎往前一跟又往后一拽，“嘭”的一声把个犁打了。这就又回呀。

他嫂瞭见他回来了，就骂：

“没头鬼来的，今个又回来吃啦！”

他哥问：“你咋早回来做甚？”

他说：“我把犁打啦。”

他哥气的“哼”一声，说：

“就像这样，昨个坏铧，今个坏犁，你就甬耕地啦！明个另^①吧。”

这不是包子蒸好端上来啦，牛郎没吭声，又饱饱吃了一顿。

第三天他又耕地去了。快晌午啦，老牛说：

“牛郎，今个人家吃油糕哩，你不回家吃去？”

牛郎说：“今个我不早回了，昨个人家就要往外另我呀！”

“不怕，”老牛说，“回吧，你回去人家要往外另你，不回人家也要往外另你。”

“怎回去呢？”

“走，咱们到南面大石头上扯犁辕去！”

说话又来到大石头跟前了，老牛一跑，牛郎往前一跟又往后一退，“咯噔”一声，把犁辕扯了。

① 另，内蒙方言，分家另过的意思。

老牛安顿牛郎：

“你割上些葛儿蔓^①抱着，回家丢到我跟前，我不吃；你吃罢饭出来就望着我说：

老牛不吃那葛儿蔓，
我也不吃那酸捞饭；
老牛爱吃那芦根草，
我也爱吃那油糕。

你哥嫂要往外另你，你旁的不要要，就要上我和烂车、疙瘩绳。”

他嫂瞭见他回来了，气的就骂：

“没头鬼来的，又回来啦！他怎知道的？”

他哥见他携回个烂犁辕来，气的没开腔。

人家油糕炸熟不是放到炕上啦，牛郎没说话，只管吃，他嫂子恼得没吭一声。

牛郎吃过去院里了，他站在老牛跟前说：

“老牛不吃那葛儿蔓，
我也不吃那酸捞饭；
老牛爱吃那芦根草，
我也爱吃那油糕。”

她嫂跟上就骂：

“没头鬼来的，说可会说咧，不坏家伙的事就没你啦！”

他哥跳下炕来就往外走，去寻人另他呀。

这当口，他嫂问他：

“兄弟，你分家分什？”

“我旁的不要，就要老牛、破车、疙瘩绳。”

“咳，你不拿上些吃米？”

“不要啦。”

① 葛儿蔓，草名。也叫野牵牛、酒盅盅花、打碗碗花。

牛郎没等他哥回来，就吼老牛：

“咱们走吧！”

说话把车一套，这就走呀。走出村口了，牛郎问：

“咱朝哪走呀？”

老牛说：“端端的朝南走吧。”

这就一条大路正正的朝南走了。

走了很久了。这天天黑，赶到个老山沟口，沟前有道透清透亮的活水。老牛跟牛郎说：

“这里要水有水哩，要草有草哩，你把我放开吧。”又说，“那边有块大青石板，你坐了歇歇去吧！”

老牛“咯漫漫、咯漫漫”^①的吃上青草朝后沟走了。牛郎呢，在石上越坐越饿了，他说：

“老牛啊，你水有咧，草有咧，不饿不炕^②了，我说拿上些米吧，你不叫拿，我饿着啦！”

他刚说完，老牛“一咯拐、一咯拐”^③的驾后沟来了，说：

“你饿了吧？山拐后有卖吃的，你吃去吧；吃了记我的帐。”

他走去一看，想吃什么也有哩，他就美美吃了一顿。吃过人家问他：

“记上谁呀？”

他说：“记上老牛。”

他回来了不是！？老牛问他：

“你吃好啦？”

“哎，吃好啦。”

老牛说：“明天七月七了，南天门开呀，王母娘娘的外孙女要来这里洗衣裳哩。你在这里打西往东数，看准末梢第七个，那就是织

① 咯漫漫，记音，原讲述者主要借以表达老牛一面吃草一面行走的节奏与音响。

② 炕，内蒙方言，干渴的意思。

③ 一咯拐，记音，形容老牛走路的样子笨重、缓慢。

女。你将她晒的衣裳偷偷拿了，不要给还她；还衣裳的时候，你吼三声老牛，我就来啦。”

牛郎一黑夜没睡觉，紧等着哩。他定神看，南天门“哗啦、哗啦”的开了，打里飞出来一群鸽子，白白的，飞到沟外这条河边就落下了，落下来一个个变成了活美女，都坐在水边石上洗衣裳了。牛郎把末梢第七个女子看下，就趁空把她晒的衣裳偷来了。

织女找他要衣裳哩：

“你给俺的衣裳，给俺的衣裳！俺的衣裳你拿去怎着？”

牛郎反正不给。

那些女子洗的衣裳都晒干了，人家提溜上要回呀，一起说：

“七妹子，你回不回？七妹子，快回吧！”

织女说：“我的衣裳也没啦，还能回嘞？”

六个女子都变成白鸽飞走了，快飞到南天门啦，又回转身来叫：

“七妹子，快回呀！南天门要关啦，你快回呀！”

这会从门里出来个红脸大汉，喊着：

“南天门要关啦，要回来的快回！”

织女说：“我不回去了，你关吧！”

人家这就“哗啦、哗啦”的把门关上了。

牛郎在青石板上坐着哩，织女也过来了，给他说：

“我和你配夫妻呀，给我衣裳吧！”

牛郎还是不给。

织女说：“迎着这满天星星坐着怪凉的，咱们盖上个房吧！”

牛郎说：“木头也不见一条，怎盖？就这样坐着吧！”

“你别操心，快往边上坐坐，圪挤住眼。”

织女从荷包里掏出个花手巾来，一往开铺，在上头轻轻吹了口气，眼前就出现了一间利净房子。她说：

“你睁眼瞧瞧吧！”

牛郎一看，喜的直拍手。他们这就进房里去住呀。

说话这就有日子啦。他们养下个女子，已六岁了；又养下个小子，已三岁了。

有一天，织女说：

“孩子也大啦，你把那衣裳压在石板底下会沤烂的，快拿出来还我吧！”

牛郎想：“可不是，孩子这样大了，也该还她啦。……”这就把衣裳取出还她了。

这天半夜里，织女爬起来走了，把娃娃扔给男人啦。牛郎冷醒了，睁眼一看，满满一天星星；伸手一摸，凉石头上潮阴阴的，老婆没啦。小娃娃哭着要奶吃呢。他这才想起：“老牛交代我，给还衣裳的时候，要吼他三声，唉！我怎忘的？”

定眼看，老牛来了，跟他说：

“看，走啦不！我说过的话你不在意嘛！”

“嗯，一时我倒把你忘啦！”

老牛说：“现在你把我杀了吧。”

“听说的！你是我恩人，我舍得杀你嘞？”

“哎，没说的，杀了吧！杀了你背上些柴禾，把我的骨头烧了，把我的皮披上，再编两个箩头，一头担女子，一头担小子，然后圪挤上眼，上南天门寻你老婆去。南天门有金狮把大门哩，它扑起来要吃你的时候，你就说：‘呔！你不敢，我是你七姑爷，这不是穿红兜兜的娃娃。’金狮就会卧下了。一进二门，银狮扑起来要吃你的时候，你就说：‘呔！你不敢，我是你七姑爷，这不是穿红兜兜的娃娃。’银狮也就卧下了。一进三门，鬼吡牙举起狼牙锤就要打你，你说：‘呔！你不敢，我是你七姑爷，这不是穿红兜兜的娃娃。’他也就不打了。这时候你外母娘^①会出来迎接你。你进了他们家，会看到七个大闺女

① 外母娘，内蒙方言，即岳母。

都在炕上坐着哩，你一下认不得哪是自己的老婆，你就放开娃娃，看小娃娃奔向哪个，吃哪个的奶，她就是你老婆。……”

牛郎就像这样，披上牛皮，进了天门，认下自己的老婆了。

他外母娘另找了一间小房，安顿他们夫妻俩住下了。

住了一餐^①，外父见不得女婿；老汉要和女婿赌输赢，见高低。

这日，织女和牛郎说：

“明天我大和你赌输赢，他藏了叫你寻，当心寻吧！你先把全院都寻遍，末后再去南墙根底，你会看到有只臭虫钉在墙上，那就是他。”

二天一早，老汉在院里叫了：

“女婿，咱俩耍吧？”

牛郎说：“你老啦，我年轻，咱俩还要嘞？”

“不怕！”老汉说，“我藏了你寻，寻见我免你浑身无罪，寻不见我就吃你。你先回吧。”

老汉随即变了只臭虫，趴在南墙角下了。

牛郎这就寻呀。满院院哪里也寻到了，哪里也没寻见；末后看到南墙根底有只臭虫，他上前捏住说：

“老丈人，是你不是你？不是你我就一指头掐碎了！咦，好臭呀好臭！”

老汉慌忙喊叫：

“是我，是我，快不要掐了！哎哟，把我的两根猴辫辫也扯完啦。”

牛郎问：“你不吃我了吧？”

“不啦，你回去吧！”

牛郎回去了。织女跟他说：

“明天我大又和你藏谜谜呀。他会变个大红果子，藏到我妈衣柜里，你好好寻吧！”

① 一餐，记音，即一段时间、一些时候。

二天一早，老汉又来叫了：

“女婿，咱们耍呀，我藏了你寻。”

牛郎答应一声，这就开始寻呀。房前房后、草窟里……都寻遍了，都没寻见。末后来到外母娘房里，一揭柜盖，见红包袱上有个大红果子，他一把抓起说：

“老丈人，是你不是你？不是你我一口吃了！好香呀好香！”

老汉慌忙喊叫：“是我，是我，快放手吧！哎哟，又把我的胡子拔光啦！”

牛郎问：“你不吃我了吧？”

“咳，不啦，你快回吧！”

牛郎回去了。织女跟他说：

“明天我大叫你藏呀。”

“嘿，我笨个大人还能藏住喽？”

“不怕，我教你变。”

二天早起，老汉又来叫了：

“女婿，咱们耍吧，你藏了我寻。”

“好吧。”牛郎说。

牛郎蹲到地下一打滚，变了个扎花针，他老婆跳下炕来，伸手捡起，用它扎花去了。

织女说：“大，你寻吧，他藏啦。”

老汉绕来绕去，屋里屋外都寻遍了，哪里也没寻见。他回去跟老伴说：

“我降不住人家：人家能找见我，我寻不见人家。”

这边织女把扎花针往地下一甩，牛郎“腾”的声站起来了。

织女跟牛郎说：

“明个我大要和你跑崩子^①，你跑，他断。”

① 跑崩子，意即赛跑。

“他还能断上我喽？”

“哎呀，可别大意，他比你跑得快嘞！你快去我大粮房里，那边有红籽籽，你挖上一升，要满满的；把那红筷子也拿上一把子；我头上有个金簪，你再把它拿上。明天跑开了，等我吼你：‘朝前划，朝前划！’你就拿簪子朝前一划，记住，可别往后划呀！……”

二天一早，老汉又来叫了：

“女婿，今个咱俩跑崩子，你跑，我断；断上我就吃你，断不上免你无罪。”

牛郎答应一声，这就开始跑呀。女婿头前跑，他外父后头断；他媳妇和他外母娘引上娃娃也在后头断嘞。

牛郎跑着跑着，扔一双筷子，扔两颗红籽；跑着跑着，扔一双筷子，扔两颗红籽。他外父在后头捡嘞不是？老汉就捡就跑，就跑就捡，还喊着：

“看这女婿，临死啦还偷我的东西咧！”

牛郎把红籽籽扔完了，筷子也扔完了。织女看着她大快揪住丈夫了，就急的在后头喊：

“你快划！你快划！”

外母娘也跟上直喊：

“你快划！你快划！”

牛郎稍一回头，见他外父紧紧的跟在背后，就慌忙取出金簪，顺手朝后一划；这一划呵，即刻现出一道天河，将他们夫妻隔开了。牛郎在天河这厢，他媳妇在天河那厢；那边老婆娃娃哭哩，他外母娘也哭哩；他自个站在河这边哭哩。

他外母娘引上闺女和小娃回去了，他外父也回去了。牛郎就在河这边住下啦。从这以后，每到七月七那天，老婆汉子才能见面。

一到七月七早上，地上的雀儿净飞走了，牛郎他外母娘将花鹊、野鹊、白灵子毛、胡燕燕毛……一个头上揪一撮撮，这就搭过河桥呀。

每到七月七晚上，咱们操心看吧，天河上长长的搭上一道，那就是天牛郎会织女的桥嘛。这夜更深人静时候，谁要躲在葡萄架底下，还能听见他们说话呢。织女老抱怨她男人：

“我安顿你往前划嘛，你偏往后划，天河把咱俩隔开啦不！”

“嗨，”牛郎说，“我见你大快揪住我了，心里一慌，倒把你的话忘啦。”

一年三百六十天，牛郎用的三百六十口锅，三百六十只碗，织女都帮他洗净垒在那里；还帮他把衣裳拆洗了，缝补好；到七月十六那天，织女就又难过着回到她妈那里去了。

内蒙乌拉特前旗秦地女讲述 孙剑冰

（采录自《民间文学》1957年第6期）

附录七：

蚕姑娘和牛大哥

据说，蚕宝宝和老黄牛原本是天上玉宫里的两个仙人。蚕宝宝是女的，所以人家叫她蚕姑娘。她生得秀里秀气，雪白的皮肤，一双手灵巧极了。每天清早，蚕姑娘坐在云堆里，把彩霞和天地的灵气一起吸到肚子里去，一会儿，张开了她的小嘴，“呼——呼——”，吐出了千丝万缕，再经过她那双手一番梳理，就成了一缕缕闪闪发光的五彩丝线。天上的织女仙子，就是用蚕姑娘做的丝来织成漂亮的绫罗绸缎，供玉帝和娘娘、仙女们四时做衣裳的。

老黄牛呢，生得胖胖壮壮，力大无比。照理，他在玉宫里的职司是耕种垦植；但是神仙是不吃五谷的，因此，牛大哥没啥事好做，一天到晚，喝饱了用王母娘娘的蟠桃酿成的蜜酒，就躺在云堆里晒太阳，连走起路来也是慢吞吞的。所以人家给他起了个“懒牛哥”的绰号。

那时候，人间的百姓还不懂得耕种五谷、织布穿衣；人们吃不到香喷喷的白米饭，更不要说穿绸着缎了。蚕姑娘知道人间百姓勤勤俭俭，生活却这样苦。她灵机一动，就想下凡去帮助百姓吃得饱，穿得好，生活过得好一点。

有一次，她问老黄牛：

“牛大哥，你喜欢喝老酒。天上的美酒你已经喝足了，你可晓得还有比蟠桃酒更好吃的美酒吗？”

提起酒，牛大哥乐得从云堆里跳起来，兴奋地说：

“姑娘，你说啥个酒能比蟠桃美酒更好吃呢？”

“牛大哥，我说的酒呀，玉宫里可找不到。它的味道，比蟠桃酒还强十倍呢！”

“真的吗？姑娘，告诉我，我们马上取来尝尝！”牛大哥唾沫也淌下来了。

“哪有这样轻易就到嘴边的事！这种酒，只有人间才有。”蚕姑娘指指地面，暗示要下凡去。

只要有好酒吃，牛大哥什么也顾不得。可是一提到下凡，就有些害怕。他问蚕姑娘：“万一被玉帝知道了，怎么办呢？”

蚕姑娘看到牛大哥身强力壮，粗里粗气的，胆子却这么小，暗暗好笑，就安慰他说：

“别怕，别怕，到了人间，我会用丝缕造成房子，躲在里面。有我保护你，谁也认不出我们。”

蚕姑娘这番话，说得牛大哥心里痒痒的。他又问蚕姑娘：

“那我们怎样下去呢？”

“你就骑在我身上吧，我驮着你走。乘今天深夜，我们就离开玉宫。”

“哎呀！我身体这样重，你这样瘦弱，不怕把你踏死？”

“牛大哥，你别小看我。我吐的丝尽管这样细，狂风暴雨也不能把它吹断。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安安稳稳驮到下界去！”

当晚，蚕姑娘驮着牛大哥，驾起五色祥云，直向人间飞去。一路上，牛大哥笨重的身体压得蚕姑娘透不过气来。可是，为了替人间造福，蚕姑娘咬紧牙关，忍住疼痛，把牛大哥送到了地面。直到现在，蚕宝宝头上还留下四个黑点，据说，那就是当初被牛大哥踏出来的脚印。

牛大哥来到了人间，一看，地面上尽是荒山野草，哪里有什么美酒。蚕姑娘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条小虫，躲到桑叶丛中不见了。牛大哥奔走了一天，到处找不到食物，心里火冒，肚子饿得吼叫起

来,反而引来了人群,将他擒住。从此,他被人们强迫开垦田地,种植五谷。牛大哥心里真不高兴,时常唉声叹气,有时还要吃鞭子。但是过了许多年,牛的懒毛病却被治好了。

蚕姑娘和牛大哥私奔人间的事,被玉帝知道以后,大为震怒,他便命令雷公雨师大施威风,想迫害他们。所以直到现在,蚕宝宝是不吃有雨露的桑叶的。牛呢,最怕听雷响,也不敢对天空张望。如果牛躺下来双眼朝天,就是死期近了。

口 述:方如章

搜集整理:杨彦衡

附录八：

织女传技七月七

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早在民间流传。传说天上的织女是玉皇的孙女儿，她有一双能织五彩云锦的巧手，丝绸之乡的妇女把她奉为杼神。每逢七夕，妇女们便虔诚地用香汤沐浴洗头，晚上设鲜果祭杼，祈求织女传授机杼之巧。七月七洗头叫做“洗巧头”；祭祀的鲜果叫做“巧果”。巧果必须在露天祭放一晚上，承受了天上甘露才可吃。据说洗了“巧头”，吃了“巧果”后，人就会变得聪明，能得机杼之巧，织得百样锦缎。

七夕乞巧的由来，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镇上有一个名叫善花的姑娘。她是机户世家之女，父母早故，伴随年迈的祖母和一个痴呆的弟弟过活。虽然善花有一双织绸的巧手。但因家境贫寒，缺机少本，只能靠帮工代织，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生活。善花一心扑在机杼上，成了镇上数一数二的织绸巧手。但她并不满足，常在空闲时眺望天上的云霞，心想：我要是能有织女那样的本领就好了。

有一年七月初七那天，善花用积攒下来的钱，买回了十多种时令鲜果，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用各色鲜果加工搭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图。傍晚，她把果图放在天井里的祭台上，点燃了一炷香，默默地祈祷：织女神啊，庇佑我织得好绸，早日挣得一台自己的织机，攒下钱来为弟弟治病。善花祷告完毕，因连日辛劳，十分疲倦，便倚着祭台睡着了。朦胧中，她看见祭台上的织女活动起

来，袅袅婷婷地从鹊桥上走了下来，亲亲热热地拉着善花姑娘的手说：“善花妹妹呀，上天赐给你一双勤劳的双手，让姐姐来帮你实现自己的心愿吧！”说着，织女用手一指，一台精巧的织机，出现在面前。接着，她又把手中的一支梭子递给善花，手把手地教善花织那些只有天上才有的花样。不知不觉地东方发白天快亮了，姐妹俩情深意笃，依依惜别。

突然“咣当”一声，把善花从梦中惊醒，原来是她那痴呆的弟弟，早晨起床后从祭盘里抓果子吃，把盘子打翻在地。他见姐姐被惊醒，才急忙溜走了。善花人虽然醒了，但一颗心还沉浸在梦中。她想：梦中的一切要是真的该多好啊！一边想，一边起身走进屋里去准备早饭。她踏进屋里一看，不觉惊呆了，只见一台簇簇新的绸机，安放在原先空荡荡的屋子里，织机上一支油光锃亮的梭子正连着锦丝和一匹刚织成的绸缎。仔细一看，这匹锦缎上的十多个花样，分明是刚才梦中见到过的。

善花虔诚祈祷，感动织女下凡传艺的事，很快传遍了全镇，人们纷纷前来道喜。善花热情地接待她们，还毫无保留地把织女传授的机杼之巧全数教给姐妹们。更令人惊奇的是，善花的弟弟自从吃了祭果后，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痴病竟不治而愈，变得聪明，后来也成了一名巧机司。由于织女下界传技，镇上的织绸业更加兴旺起来。七月七日用鲜果祭祀杼神，也就成了绸乡的一种风俗。

（张松林）

（转引自《京杭运河之光》85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附录九：

牛郎织女后代的传说

银妹送礼

牛郎和织女到天庭后，熬过七年。这七年，牛郎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两个孩子——银妹和金哥。

一家四口，被天河隔在两下，每年七月初七，夫妻、母子才得到团聚。每次见面，金哥拉着娘的衣襟跺着脚地哭，哭得牛郎直流泪；银妹扑在娘怀里浑身抖动地抽泣，抽泣得织女咽疙瘩。

这一年的七月七，全家又得到了团圆。织女对牛郎说：“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得教他们学会一二件本事。银妹这孩子十指尖尖能织锦，满口米牙能跳丝，她五姨给她做了一架小织锦机，叫她学织锦吧！”说完，把织锦机和白纱送给牛郎。

牛郎带着银妹和金哥回来后，依照织女教的方法教银妹。别看银妹年纪小，可她心灵手巧，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她织出的锦，平板光滑无跳丝，洁白如银有花鸟。

一天，银妹对牛郎说：“爹，喜鹊大姐姐们每年从人间飞到天庭，搭上鹊桥，使咱全家团圆，这份恩情无法报答，我想织一些锦带，作为礼物送给她们！”

“好！好！”牛郎说。

银妹摆好机子，理好丝，便开始织锦带。银妹算了一下账：每年

来搭鹊桥的喜鹊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每只要织一条。

她织呀织，困极了，趴在机子上打个盹。太阳为了叫小银妹休息一下，在一天之内，只给照亮半天，那半天躲起来。月亮看小银妹摸着黑织，就心疼得不得了，只好出来给她照亮，但她也心疼银妹累着，每当银妹趴在机子上睡着时，她便露出半个脸，银妹醒来时，她就露整个脸。

银妹眼熬红了，身子瘦了。七月初六的中午，她织出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条锦带。

第二天的早上，喜鹊都飞来了。牛郎把银妹织的锦带分给喜鹊，大家看到这洁白的锦带，高兴得直搦翅膀。它们围在脖子上，一展翅，便被风刮飞了。银妹便紧紧地帮它们围好，打上了死结。

织女和牛郎见面后，喜鹊便飞回去了。围在脖子上的锦带打了死结，怎么也解不下来，慢慢地就长在身上，所以从那以后，喜鹊的脖子是白的。

金哥学艺

银妹学会了织锦，牛郎对金哥说：“孩子，你也到外边学点本领去，明年七月七，见到你娘，也叫她高兴高兴！”

“好！爹爹，我就走。”

牛郎拉着金哥的手，嘱咐一番，然后才让他上路。

金哥到外面去，学什么，他也不知道，顺着银河岸一直朝前走。那河岸有花有草，有虫有鸟。小鸟在叽喳地叫，小虫在吱吱地唱，小兔儿到处跑跑跳跳，花蝴蝶边飞边舞。这一些，金哥学不来。

金哥走着，走着，看到一位白胡子老头，坐在河岸边，手里拿着一条长竹竿，就问：“老公公，您在干啥？”

那老头回头一看，放下竹竿说：“你是谁家的小孩，跑到这里干啥？”

“爹爹牛郎叫我出来学本事！”

“哈哈！”老头笑了：“原来是玉皇老儿的外孙，快叫我外公！”

“外公，您是谁？”

“我叫姜子牙，我可认识织女。”

“外公，你坐在这里做啥？”

“钓鱼！”他把竹竿抬起来，那竹竿上有条线，线上有一根针，针上穿一条蚯蚓。

“外公，您钓的鱼呢？”

“傻孩子，我坐在这里是修身养性，三千五百年才能钓上一条鱼来。你要学本领，就跟我学钓鱼吧！我收你为徒。学会了钓鱼，就算你出师了！”

“好！”

从此以后，金哥便和姜子牙学起了钓鱼。

一天、二天……多天过去了。在针上穿一条蚯蚓，每天蚯蚓被鱼吃掉几十条，就是钓不上来鱼。

一天，姜子牙对金哥说：“你在这里，我去找太上老君喝酒。你学钓鱼可要多长心眼！”说完，便走了。

“这三千五百年才能钓到一条鱼，我这个本事真难学。”唉！师太公说要多长个心眼……金哥想到这里，提起鱼竿，把针拿在手里，心想：如把这针弯个钩，挂上蚯蚓不就能钓到鱼了吗？他拿起针，插在石头缝里别成弯钩，挂上蚯蚓，投到水里。

不一会，鱼便挂上了，他用力一甩，一个大虾被摔在岸边的石头上。由于用力过猛，把虾的腰摔伤了。

他又把钩放到水里，鱼又上钩了。这次他怎么也甩不动，就用力拽，费了好大劲才拽上来。一看，是个大乌龟，把个乌龟头从肚子里拽了出来。

刚钓出乌龟，姜子牙回来了，高兴地说：“你人小心眼多！好了，你出师了，回去告诉你爹，就说跟师太公学会了钓鱼的本领！”

虾的腰所以是弯的，是金哥给摔的。

乌龟的头能伸出来，是金哥给拽的。

金哥与黄牛

一天晚上，金哥爷儿仨吃过晚饭，牛郎说：“天上的黄牛到处皆是，下界唯一的一头黄牛还驮着咱爷儿三个飞上了天庭。下界有了牛，百姓耕种省多少力气。可惜天上的牛不愿到下界去！”牛郎说的无心，金哥听的有意，他决心给下界弄一头牛去。

一天，金哥给姜子牙说要到下界去看看，南天门的黑大汉不让去。姜子牙听后，从腰里摸出一块小金牌递给金哥说：“这是‘准行牌’，拿着这个，谁也不敢拦你了！”

金哥找到一头黄牛说：“黄牛，我有‘准行牌’，咱出南天门看看下界是啥样子！”黄牛驮着金哥飞到了人间。

黄牛不愿意留下来给人们耕种，吃饱了草，喝足了水，又驮着金哥飞回了天庭。

怎么能叫黄牛留在下界呢？金哥决定再去找姜子牙。

姜子牙说：“这好办！牛怕牵鼻子，你找个葛条把牛鼻子穿过去，用手拽住葛条，然后……”姜子牙的话还没说完，金哥便跑走了，他边跑边说：“多谢师太公，俺知道了！”

金哥如法骑到牛背上。黄牛被金哥拽住了牛鼻子疼得直打颤，只好乖乖地跟他向下界飞去。

到了下界，他骑在牛背上，把葛条拴在树上。哪知刚拴好，黄牛咯崩一口，把葛条咬断了，四蹄一跺，腾云而起，驮着金哥又飞上了天庭。

到了天庭以后，他拽着黄牛鼻子，把这事和爹一说，爷儿两个找了一把小锤，把牛的上牙全砸掉了。正在砸牛的下牙时，姜子牙走了过来，对金哥说：“你这孩子，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就跑了，你把

它的牙砸了，它怎么吃东西？我这有一把小斧头，到了下界，你把黄牛的四个蹄子都劈成两瓣，它就不会飞了。然后你坐在斧头上，再回到天庭。”

金哥按姜子牙的话去做了，下界从此有了黄牛。所以黄牛没有上牙，蹄子都是两半的。

讲述者：张元启 搜集者：张士伦

（转录自《徐州民间文学集成》上集第16页）